感言集

吳志森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工作三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在港台《自由風》被噤聲、仍在《頭條新聞》搞鬼，在《明報》、《蘋果》寫文章。近年愛上拍鳥蹤聽鳥鳴，洗滌心靈，止痛療傷。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546236

次文化堂

普及文化叢書 288

掛住太后

作者／吳志森

感言集 7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㉘

感言集❼掛住太后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 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4年7月初版
書　　號：SCB 619
ISBN：978-962-992-357-0
定　　價：HK$88

© 二〇一四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孩子問

《孩子問：誰還未覺醒》網上熱播，原曲是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台灣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也以此作為主題曲，填上台灣話，歌名叫《你敢無聽到阮唱歌》，萬人齊唱，氣勢磅礴，激動人心。

《孤星淚》的原曲編排是進行曲，敲響了革命的戰鼓，使人熱血沸騰。這首《孩子問》，我聽了幾遍，如果不是冷血動物，還僅存丁點血性和理想，都會熱淚盈眶。

香港改寫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作為社運歌曲，不是第一次，金佩瑋的《人民之歌》，在不少社運場合都唱過。但《孩子問》的感覺，卻與別不同，甚至比原曲有更大感染力。音樂人周博賢對此讚賞不已，認為曲和詞，迄今為止改編得最好。

聞說，這首歌是為佔中運動而作。佔中負責人透露，香港職業歌手都不肯唱。台灣藝人為公義發聲，立場鮮明。香港藝人從來都怕與政治沾上邊，避之惟恐不及。但

他應該知道，當今世代，你不搞政治，避無可避，政治都會來搞你。

這首《孩子問：誰還未覺醒》，製作認真和水平之高，絕非一般業餘之作，但將整個視頻由頭到尾看一遍，竟然找不到編曲填詞者的名字，拍攝剪接何許人也，也付諸闕如，任何一個製作人員的名字都沒有。難道是怕秋後算帳？香港演藝界怕政治，幕前如是，幕後還不是一樣？

相信不少讀者都在網上聽過看過《孩子問》，但還是要把歌詞抄出來，在這裏作個紀錄：

試問誰還未發聲
都捨我其誰衛我城
天生有權還有心可作主
誰要認命噤聲
試問誰能未覺醒
聽真那自由在奏鳴

激起再難違背的那份良知和應

為何美夢仍是個夢　還想等恩賜泡影

為這黑與白這非與是　真與偽來做證

為這世代有未來　要及時擦亮眼睛

唱到這裏，以下這幾句歌詞，特別觸動了我：

無人有權沉默　看着萬家燈火變了色

問我心再用我手　去為選我命途力拼

人既是人　有責任有自由決定遠景

孩子說：「為這黑與白這非與是／真與偽來做證／為這世代有未來／要及時擦亮眼睛」，作為父母，還可迴避嗎？

這把稚嫩的童聲，一字一句，是提醒，是詰問，也是期許。令你無法裝睡，也無法迴避，除非良知泯滅。

＊　＊　＊

時間飛快，這是我第七本「感言集」，也是《明報》

「三言堂」過去一年的結集。

以往六本感言集，都用了兩個女兒的畫作做封面，今年改了風格，由我親自粉墨登場。一來是女兒都大了，功課太忙，學畫的興趣開始轉淡，再找不到適合的作品做書的封面。二來，我認為這個太后的「大膽」造型，不應浪費，這是我人生的重要組成部份，應該留個紀錄。趕客應該是肯定的，對不起了，彭老闆！

我在港台《頭條新聞》的太后，已經停了好一段時間，太后與小豪子，已變為唐三藏和孫悟空的「西環遊記」。但在街上遇到忠實觀眾，還是太后前太后後的熱情打招呼，可見形象之深入民心，無法磨滅。

別問太后會不會復活何時復活？我根本不知道，也無法揣測香港電台高層的意思。如果大家真的掛住太后，不妨買這本書留個紀念，希望封面不致太嚇人。

目錄

自序——孩子問 2
移民台灣？ 4
移民的理由 6
馬上移民 8
港奸 10
成立港奸委員會 12
中伏 14
車公等收律師信 16
中伏解讀 18
還淨心一個公道 20
《低俗喜劇》 22
何罪之有 24
新主體性 26
大國崛起的邏輯 28
強國人能不羞愧嗎？ 30
墮落與悲哀 32
鄉愿和沉默 34
「愛字頭」與港台烽煙 36
初選／預選／篩選 38
合訂本 40
國母 42
未見真章 44
良心餵狗 46
公關災難 48
香港人的底線 50
文明社會的底線 52
「愛字頭」鬧場 54
極左遺傳 56
一分錢也不會捐 58
三公消費 60
挑撥民族感情 62
上次那筆帳呢？

64 深惡痛絕
66 四箭齊發
68 廉署舊人
70 還有甚麼可以學？
72 貪腐文化
74 賊竇
76 雞鳴狗盜
78 看不明白
80 「大中華膠」
82 「告別中國」
84 冷血
86 餌誘拍蝶
88 不擇手段
90 異化
92 好使好用
94 不能隻手遮天
96 不甘後人
98 維穩騷
100 冇家教
102 老幹部文革恐懼症候群
104 萬能key
106 另類洗腦
108 電子書
110 帶一櫃書去旅行
112 中文電子書
114 紅色出版
116 內地出書
118 出書夢
120 自資出版
122 長途旅行
124 規劃行程
126 意料之外

128 愛沙尼亞
130 愛沙尼亞婆婆
132 面對自己的歷史
134 郵輪假期
136 帶米去旅行
138 諾貝爾和平獎
140 和平獎與香港人
142 卑爾根
144 大學生
146 倫敦單車
148 倫敦地鐵
150 手機寫稿
152 再寫倫敦地鐵
154 排隊
156 胸部緊貼着陌生人的背脊
158 讓座
160 搶位
162 自貿區
164 法治與自貿區
166 社區驗毒
168 驗毒的迷思
170 驗毒與警權
172 王維基的盲點
174 《紙牌屋》的啟示
176 不搞政治
178 我是左膠
180 五毛與左膠
182 一抓就靈
184 誰是台灣人？
186 新台灣人
188 港人優先
190 論述盲點

192 油喉開咪
194 頂得幾耐得幾耐
196 扼着喉嚨
198 惱羞成怒
200 今日吾軀他朝君體
202 拐B與極右
204 極右弄虛作假
206 鳥為食亡
208 求偶
210 翠鳥調情
212 掛住太后
214 太后掛了
216 太后之死
218 生態攝影破壞生態
220 踐踏生態
222 歷史留名
224 這麼好騙？
226 終於輪到《明報》了
228 寸土必爭
230 開天窗
232 滅聲封我筆　不屈人自明
233 新聞自由只是老闆的自由？
235 請不要傷害讀者的感情
237 戀童癖教幼稚園

掛住太后

移民台灣？

政局紛擾。朋友聚會，談到移民。他們有些九七前已連根拔起，遠赴他邦，基於不同原因，無法落地生根，唱了人家的國歌後，又毅然把根再拔一次，賣屋賣車，舉家回流。

再談移民，他們的心中，可能有點點陰影。實踐證明，自己和家人都難以適應那裏的生活，再走一次，折騰再三，一把年紀，受得了嗎？

朋友談到，再走，應該移民到哪裏去？異口同聲，都說台灣。近年，台灣對香港人有特別吸引力，認識一些朋友，有事沒事，周末飛去台灣度假幾天，不限台北，愈走愈南，足迹遍及整個台灣，一去再去，百去不厭。

他們搜集齊備資料，具體到移民需要多少個百萬台幣，如何買屋買地，就可取得移民資格。然後又扯到哪裏最宜居，台北繁華方便，但略嫌吵亂，有人說花蓮最美，有人說台南樸拙。

為甚麼是台灣？都說有人情味，台灣人都熱情禮貌，還有小店可以逛逛，地產

霸權沒有那麼肆虐，還是一個可以追尋夢想的地方。

工作和旅遊，到過台灣已數不清多少次，對台灣，確實都有朋友說的那種觀感。但有一種說法叫「距離美」，離得愈遠，想像空間愈大，美好的感覺就愈豐富。當距離消失，朝夕相對，幻想成為現實，不用雞蛋挑骨頭，缺點也近在眼前。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朋友說得那麼好。當我告訴他們，台灣跟香港一樣，大陸的影響每天在增強。台灣的朋友說，除了經濟影響力，政治的手也愈伸愈長，二零一二年的總統選舉，大陸透過台商財團和媒體，操弄選情，情況驚人。

這些劣迹，到台灣旅行的港人，一般是看不見的。但如果說不少旅遊景點都被強國人淹沒，港人大都會有強烈的感覺。今天去台灣，千萬不要去如阿里山、日月潭這些地方，理由不說自明。

還有最新的情況是，中華民國護照可以免簽證進入美國，已受到強國人垂涎。他們有錢有勢，移民台灣易過借火。強國人雖然只把台灣當作移居西方的跳板，但當人潮湧至，炒地炒樓會成為必然，最後會令台灣爛到甚麼程度，難以估計，屆時，台灣又是否我們想得這麼宜居？

把這個預測說出來，朋友移民台灣的夢想，都冷了下來。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移民的理由

香港會否出現新一波移民潮，我沒有水晶球，無法準確預測。朋友見面，愈來愈多人談移民，倒是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要離開一個土生土長、長期居住的地方，絕不容易。原因不外乎：別的地方更好，更有發展機會，選擇連根拔起，放手一博。又或這個地方愈來愈差，實在呆不下去，不得不尋找出路，另謀發展。當然還有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的理由，包括個人、家庭、事業等等，無法一一列舉。

總之，移民不移民，是個人和家庭的決定，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外人無容置喙。

但如果移民不是個別的決定，不是個別家庭的現象，而是集體行為，發展成為移民潮，就另當別論，這個地方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就值得研究了。

為甚麼要移民？要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最近，我聽到起碼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是：香港太紛亂了，每天爭拗不絕，政府寸步難行，甚麼事情都做不了，發展停滯，給鄰近國家和地區都趕過了。

更嚴重的是，人們愈來愈無法包容不同意見，非友即敵，無論是議會還是傳媒，愈來愈粗暴，新聞只有意見而不講事實，更經常逼人表態，這跟文化大革命有何分別？躲得遠遠，圖個耳根清靜，不是更好的選擇嗎？

驟聽，這種講法表證成立，言之成理。紛擾不絕，吵鬧不停，置身其中，頭痛欲裂，身心都會受到影響，試問，誰願意在這種環境下過活？為了避開這愈趨紛擾的世局，只有移民他鄉，再作發展。

先不說我是否同意這種分析，類似觀點，十幾年前已經聽過，不是在香港，而是台灣。台灣解嚴，開放黨禁報禁，政黨和媒體林立，整天吵鬧，無日無之，人人都只講立場不問是非，民粹當道，容不下理性討論空間。

甚至有知識分子慨嘆，不到台灣，不知文革還未結束。就是這句話，使大陸的宣傳部門恍如執到寶，以此告誡大陸同胞，民主不是好東西，會變成文革，看看台灣就知道了。

其時，有台灣知識分子在報上撰文，詰問對這種慨嘆今不如昔的論點：如果嫌今天的台灣紛亂困擾，回到兩蔣統治的威權時代，沒有任何雜音，一切都由國民黨說了算，你們願意嗎？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馬上移民

台灣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政治，出現政黨輪替，百年老店國民黨第一次失去政權，選了個以貪腐為己任的第一家庭，以兩顆子彈騙術連任，日日示威，紛擾不絕，百萬紅衫軍圍倒扁，政局動盪，使人心憂。不少人懷念兩蔣時代，希望回到政治穩定的老好日子。

這些人是否真的想回到從前？或許可以用年前看過的一個民進黨競選廣告來回應：一幫年輕人，戴着耳機，神情輕鬆，在街頭扭動身體，聽他們熱愛的音樂。旁白大意這樣說：不是很多年之前，他們的 iPod 裏載有甚麼歌、聽甚麼音樂、看甚麼書，都有嚴格限制，不經意說了些犯禁的、批評領袖的說話，有可能突然失蹤。自由並非必然，如果不時刻警覺，挺身捍衞，今天享有的自由，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如果認真地問那些懷念 those good old days 的台灣威權時代的擁護者，你們真的想回到那軍警特橫行、萬馬齊瘖、動輒得咎的兩蔣年代嗎？絕大絕大部份台灣人都會「耍手擰頭」，齊聲說不，同意的，絕少絕少。

說回香港今天的狀況，政治太紛亂了，每天爭拗不絕，政府寸步難行，甚麼事情都做不了，發展停滯，給鄰近國家和地區都趕過了。於是有人說，因為這樣，選擇移民離開，不再在這紛擾的香港生活下去。

我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對他們的理據，絕對無法苟同。試想想，明早一覺醒來，港人不再上街示威了。電台報紙即使罵政府，都罵得非常溫和理性，持平客觀。泛民全部變了建制派，不會只批評，還對政府提出建言。香港也再沒有人「濫用」司法覆核。法官判案，會充分考慮民情，百分百尊重民意。政府決策快如閃電，說到就做。

香港不再紛擾，表面看起來相當和諧。如果真的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你認為會是無緣無故的嗎？最可能的原因是，二十三條已經霸王硬上弓立法了。異見上街示威等同顛覆，批評聲音就是煽動，還敢持着港英米字旗上街嗎？這就是分裂的罪證。這種萬馬齊瘖、政治壓抑的氛圍，你還願意在這裏呆下去嗎？

如果香港沒有紛擾，不再爭拗，沒有人提出激烈極端的不同意見，示威抗議完全平息，我會馬上移民。

二〇一三年二月三日

港奸

新年流流，朋友告知，我已被列入「港奸」名單，又或準確點說，是「準港奸」名單。

無法找到「港奸」官方網頁，更不知是否真的有官方網頁，闊佬懶理，不去核實。記得「港奸」名單都有幾張，但記不起是一人一票海選？是小圈子選舉產生？還是只有幾個人興之所至，隨意加減，像法官判案，不理群眾情緒和世俗意見，關起門來，純粹圖個自己爽。

記憶之中，網上流傳的其中一份「港奸」名單，與內地極左網站「烏有之鄉」的「西奴」名單，竟然有驚人重疊。

「西奴」，西方之奴隸也。主張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知識分子，內地左派恨之入骨，指控他們是帝國主義代言人，勾結外國勢力，顛覆社會主義祖國，甘作西方奴隸，無論是內地還是來自香港，稍為有此傾向者，極左派統統打為「西奴」，一個也不得漏網。

內地極左網頁，更仿傚文化大革命，在「西奴」的照片上打個大叉叉，有些更

進一步，用電腦技術，把「西奴」的頭顱套上繩索，判處縊首死刑。

在本地網頁流傳的港奸名單，有幾個人物與「西奴」名單重疊。做港奸的同時，又是一個要打大叉叉的「西奴」，確實有些難度。內地極左派與本地極右派的想法終於走在一起，他們的意識形態可有相同？有沒有人可從理論的高度，論述一下這個情況？

承蒙錯愛，突然被打為「港奸」，是否真有其事，只是聽人家說，至今仍是一片模糊，無法證實。不過倒無所謂，「港奸」就「港奸」吧，趕忙對號入座，雖然賣不到錢，好好醜醜都是一個名號。

為何我會變為「港奸」？說來話長。話說某天在烽煙節目，談到搶購奶粉風波。我對拿着尺在旺角抓獲涉嫌「水貨賊」、量度行李尺寸的輔助執法行為，不知好歹說出了個人意見，向理論大師提了幾個不該提的問題，與聽眾展開了坦率而熱烈的討論。可能是我的認知不足，理論水平不夠，本土利益的立場不夠堅定不夠鮮明，惹得理論大師不滿而 cut 線，也引來群情洶湧。

節目聲檔，在網上廣泛流傳，點擊率當然奇高，更引起主流媒體注視，跟進採訪。是否就是如此這般，就進入了「港奸」名單？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成立港奸委員會

閒時上網，看看面書，有娛樂性，可長見識。

年來網上最流行的罵人用語，是個「膠」字，不知此字由來，應與真正的塑膠或塑化劑無關。

廣東人對男性器官有多種演繹，「膠」字是否廣東粗口的諧音？待考。但時下的網上討論，凡有不同意見、立場相異者，都一律冠之以「膠」，例如左膠、社運膠、民主膠、膠人膠事，還有並無惡意旨在揶揄的「真心膠」……「膠」來「膠」去，「膠」得不亦樂乎。

你在電台發聲，在報紙寫稿，發表評論或從事政治活動，只要是公開表達意見，本土立場不夠堅定，稍為堅持法理原則，斯文一點的，會譏諷你為「幼稚」兼「壞鬼」知識分子，粗俗點的就一定會被「膠」。「膠」完了，還不改立場，堅持己見，就會升級為「賣港賊」或者「港奸」，甚至「自殘太監」，然後發動網上同志，全民共討之。

我有興趣的是，「港奸」的名單究竟有多長，有沒有專人負責，貼市增刪？

如果人家立場改了，又或怕了你再不敢反駁，你就放過他們吧，如果仍無法獲得平反，豈不很冤？

小弟斗膽建議成立港奸委員會，擬訂章程，制訂港奸標準，資金充裕的還可成立審查港奸有限公司，聘請全職僱員，全天候睇實，不放過一人，不冤枉無辜，以提高港奸名單的公信力，切勿重蹈六七左派暴動鋤奸隊覆轍。

我沒有經過被「膠」的程序，一下子提升為「準港奸」，簡直受寵若驚。自治運動的朋友基於維護本土利益的決心，出於義憤，在旺角攔截水貨賊，量度他們的行李，對這可歌可泣的正義行為，我在烽煙節目，提出少少的個人意見，完全是一片好心。

年近歲晚，不少港人會到深圳廣州執平貨，害怕偽劣食物坑渠油，吃的年貨或許已經不買了，但掃年花揮春飾物的港人也有不少。也有一些港人，常常北上買平價文具、做衫、買窗簾和買畫。

還有那些喜愛流連東莞骨場，或有特殊嗜好一路向西的，他們統統都是香港人呀！他們的權益也需要照顧呀！萬一強國人有樣學樣，對北上消費的香港人看不順眼，圍着你喊打喊殺，沒有傷及無辜也會嚇你一跳，我們不能不防呀！你們說對嗎？

二〇一三年二月九日

中伏

年初三，赤口，不宜拜年，可寫文章。連續寫了幾篇港奸，網上有點反應，欲罷不能，有個問題不得不搞清楚，趁過年，比較得閒，繼續寫。愈想愈覺得不妥。過年前突然冒出個奶粉風波，全城焦點集中打擊水貨賊，無論是傳媒還是官員，立法會還是自治界，為了奶粉，全神貫注，全副「武裝」。

現在回看，不覺有可疑很詭異嗎？極大可能，存在驚天陰謀。

自治界的朋友們，都以對水貨客包容不包容？對義士攔截水貨賊的勇武行為肯定不肯定？對中國再殖民香港反抗不反抗？作為檢驗愛香港還是不愛香港，對這塊土地夠忠誠還是不夠忠誠的唯一標準。

大敵當前，生死關頭，以此作為檢驗同志還是敵人的唯一標準，是無可非議的。攔截水貨賊的義士，行為容或有點過火，這是出於義憤，瑕不掩瑜，只是九個指頭比一個指頭，甘冒犯法被暴力對待的危險，挺身擊退水貨賊，捍衞本土利益，仍然是可歌可泣的。

但仔細想一想，奶粉風波是甚麼時候爆出來的？是梁振英第一份施政報告剛剛出籠，劣評如潮，民望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時候。是天字第一號梁粉劉夢熊接受周刊訪問，掉轉槍頭，射出核彈，誓與梁振英同歸於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希望再一次引用特權法調查，令梁振英大話精原形畢露的時候。

不遲不早，偏偏就在這個時候，突然爆出奶粉風波，把梁振英違反選舉承諾的劣績掩蓋了，更把劉夢熊的嚴重指控、梁振英涉嫌賄選的焦點模糊了，輿論政客和自治義士們的精力，都集中在奶粉身上，這些問題都變得無關宏旨了。

後來更爆出供應商綑綁式賣奶粉的內幕，說明市面奶粉供應緊張，水貨賊是其中一個原因，供應商的背後操弄，造成危機，乘機斂財，是造成問題惡化的重要因素。

是有心人設下一個局，刺激你們集中精力狙擊水貨賊，而輕輕放過梁振英。恕小弟直言，種種迹象顯示，你們中伏了。

你們會說，如果不衝擊，梁振英會做嘢嗎？說得沒錯，但你要看梁振英做了甚麼嘢，幾招掩眼法，博取掌聲，贏得民望，把針對他的攻勢，三扒兩撥就化解了。

仔細想想，你們真的中伏了。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二日

車公等收律師信

年初二，新界王發叔在車公廟求得九十五下籤：「駟馬高車出遠途，今朝赤腳返回廬，莫非不第人還井，亦似經營乏本歸」。解曰：「宜慎小人•凡事不利」。

車公很靈，有求必應，逢講必中。發叔不是代表個人，而是為香港求籤，關乎整個香港的命運與前途。面對這樣的籤文，我呼籲梁振英應嚴肅處理，甚至採取主動，馬上反擊，不應坐着捱打。

記得老董年代，民政局長也求得「凡事不吉」的下籤，後來更爆發沙士和五十萬人上街，最後老董倉皇下台。從此民政局長不再求籤，改為由新界王接手。

幾年後，發叔又求得「威人威威不是威」，是中籤，道盡了曾蔭權施政的困境。可見車公之靈驗，絲毫馬虎不得，對籤文也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蛇年新界王求得的下籤，只看頭兩句，就夠觸目驚心：「駟馬高車出遠途，今朝赤腳返回廬」，以「駟馬高車」始，「赤腳回廬」終，再加上解籤：「宜慎小人•凡事不利」，凡識字者，讀過以後，都無不憂心忡忡。

記者問發叔「誰是小人？」發叔厚道，只哈哈連聲，不予回答，各取所需，任人解讀。這幫記者，真的唯恐天下不亂，這不是個別小人不小人的問題，「駟馬高車」、「赤腳回廬」，只是說梁振英嗎？「宜慎小人●凡事不利」，只針對特區政府嗎？不可以是全港市民，天價買樓，負資產收場嗎？不可以是全民炒股，高買低賣，慘淡終結嗎？凡事針對梁振英，一定是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幕後指使，如果特區成立了宣傳部，第一批要整頓的，就是這幫記者，和他們背後的傳媒老闆。

車公廟求籤，求得甚麼不能預先掌握，坐等命運安排不是唯物主義，不符黨情，我黨連選舉都要事先知道結果，豈能由車公說三道四指手畫腳。如果保險的話，把所有籤筒都換成上籤，但又怕被人發現鬧出醜聞，這也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

反正網上有人提出這樣的建議，一不做二不休，搵私人律師，以特首名義，向發叔、車公、廟祝和解籤先生發律師信，如不收回籤文，一律告他們誹謗，敢不從者，拉人封廟，立例以後不准求籤。

哼！車公，你等收梁振英律師信吧！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五日

中伏解讀

是咁的，過年手癢，寫了一篇〈中伏〉（見前文），在網上頗有迴響，轉發評論，承蒙錯愛，可說一紙風行。

也驚動了學富五車、視野廣闊的孔誥烽教授，在面書作出回應，將中伏論推而廣之，把近期香港發生的不少大事，和國際事件緊密聯繫起來，把梁振英向《信報》發律師信、港大學生會選舉醜聞，與北韓核試、教宗辭職綑綁在一起，其邏輯之嚴謹，想像力之豐富，分析力和洞察力之強勁，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也長了見識，令小弟佩服得五體投地。世事原來真的可以用這種角度觀察和解讀。看問題，都不能偏頗，要冷靜客觀，要跳出盒外思考，在網上看完孔教授的回應，真的受教了。

小弟不才，必需承認，〈中伏〉只是遊戲之作，思考得不夠慎密。拙文冒犯了自治界的朋友，惹來自治義士們排山倒海的反應，實屬意料之外，相當不幸。引起讀者的誤解，如果這個前提成立，謹在此誠懇地表達我的歉意。

回想起來，文章確實寫得不夠好，誤導了我的忠誠讀者，當成是一篇嚴肅的時事評論，浪費了你們的時間。更不可原諒的，是虛耗了你們投入的感情，讓你們以為又找到了一個可用亂石掟死的敵人。誰知我在網上表明：「這只是遊戲之作，認真，你們就真的中伏了」，更是火上加油，感覺被耍當然憤怒，更重要的是，再把我當作敵人，也就失去了堅實的基礎。

我的遊戲文章，令你們要分神留意，錯抓了人人得而攻之的稻草人，耽誤了你們的自治大業，實在是過意不去。希望今次澄清，把我的本意搞清楚，就不用再勞煩大家，到紐倫堡大審場地替我預定牀位，或在十八層地獄找個地方安置。

奶粉事件到底是否中伏？誰真正中伏？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非常值得研究，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有必要搞清楚，因為這是決定大業成敗的路線問題，不能絲毫含糊，也絕對不能妥協。

是否中伏？可以與發叔車公廟求籤連繫在一起，發叔為香港求得下籤，雖絕對不代表我，但不能說對香港政局沒有一點啟示。

啊！對了。發叔會是無間道嗎？車公是否站在本土這一邊？

對不起，飲大了，有點語無倫次。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還淨心一個公道

潮州辣妹陳淨心一嘟驚人，在港台節目爆粗，視頻瘋傳，點擊率奇高，愛港力這個紅色組織本來已經夠紅，經辣妹一嘟，免費宣傳，肯定紅得發紫。

左派前立法會議員氣憤難平，在面書為辣妹喊冤：陳淨心在港台時事節目說的，只是「關你叉事」，並不是真正粗口，多少年輕人四字不離口，早變成日常用語。港台現在把「叉」字嘟走，把真相掩藏，簡直是陷辣妹於不義，要求港台道歉，還辣妹一個公道。這位前議員更講得出做得到，寫信到通訊事務管理局，作正式投訴。我要買定花生，看通管局如何處理。

看不出身為醫生的前議員原來是如此前衞，對自己人如此包容。與人交談，興之所至，不知是否也會將自己的語言年輕化，叉字不離口。話說回來，港台這種做法，今回我真的要幫理不幫親，借用這個地盤，予以強烈譴責。

公務員十之八九道德上極之保守，怕人投訴，更怕引起爭論，最怕是被上司責備找麻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港台連擺空檯都要助理署長批准，何況嘟走個叉

字，肯定更加勞師動眾。

更罪無可恕的是，港台把叉字嘟走，把真身遮住，使不明真相的群眾充滿想像空間，令唯恐天下不亂的時事評論員，趁機火上加油，胡亂指控辣妹，以為她動輒流利正音粗話，經常滿口器官，徹底破壞了辣妹斯文聖潔的形象，不只天理不容，黨國不容，香港特區黨委書記更加不容。

我贊成港台由署長帶頭，正式向辣妹鞠躬賠禮，公開道歉，並承諾以後不邀請諸如長毛這類反對派上節目。懷念殖民地管治手持港英旗的反動派，更要他們絕迹官台論壇。港台為了將功補過，要徹頭徹尾進化成為官台，我提議乘機將包括《頭條新聞》、《議事論事》等反動節目一併鏟除，由署長出面解釋，稱這類節目一來內容重複，二來不合時宜，不符新時代需要，也不適應梁振英政府的新遊戲規則。更重要的，是加開新節目給紅色建制派，叫淨心論壇，清一色只請愛國愛港的忠貞人士，先進行有法律效力的宣誓，表明心迹，保證建制言論，淨心討論，自說自話，不受干擾。

寫到這裏，突然驚覺自己語無倫次，我是不是已經中伏了？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低俗喜劇》

二十出頭的賈選凝小姐來自北京，一口唔鹹唔淡的廣東腔。她的母語應該是普通話，或其他非廣東話方言，我有理由懷疑，她是否看得懂地道本上的《低俗喜劇》。

即使賈小姐聽得明白電影裏的所有港式和廣式粗口，也並不代表她就看得懂這齣戲的深意內涵。令賈小姐深惡痛絕的粗言穢語、性描寫，包括被認為是極度醜化大陸人的食野味和人獸交，都只是表面皮相，只是表達工具，只是誇張手法。《低俗喜劇》要說的，是近年香港電影人的苦痛，是在活生生的呈現合拍片的慘不忍睹。

與其說，《低俗喜劇》是嘲笑內地大款的野蠻與粗鄙，透視港產片的集體焦慮，不如說，彭浩翔杜汶澤是在自嘲、自我拷問和自我反省，說得深刻一點，是用皮鞭狠狠抽打自己的靈魂：香港電影為何淪落到如斯田地，不但輝煌不再，東方荷李活幾乎完全褪色，合拍制度已經使港產片的靈魂完全失掉。無論曾是受港人歡迎

的導演、演技超凡出眾的演員，一旦沾到合拍片的魔咒，為了遷就大陸市場，幾乎無一倖免，把獨特的港味，義無反顧地徹底磨掉。曾經叱咤一時，瘋魔亞洲市場的香港電影特色，就這樣迷失在十四億人民幣市場中。遠的不說了，最近的周星馳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令人搖頭嘆息的例子。

野味和驢仔觸動了賈小姐的敏感神經，這就是醜化大陸人的證據，太膚淺了。如果賈小姐真的這樣解讀，恕我直言，懷疑閣下的電影學位是如何讀回來的？這段戲不但笑中有淚，更是笑裏淌血。

兩個香港電影人，面對大陸金主如此野蠻無理變態難頂的要求，非但沒有馬上說不，沒有拂袖而去，而是百般逢迎，委曲求全。人民幣的淫威，就如頂在太陽穴的曲尺手槍一樣，令人無法反抗，雙腿一軟，就這樣一跪不起，更漸漸認為，跪着更舒服，跪着賺錢，比站着賺錢更容易。

內地令人聞風喪膽的審查黨官，其思想行為形態表現，有時甚至比食野味操驢子的黑社會大佬還要恐怖。自己喜歡這種變態行為就好了，還要強加於人，稍不聽話就使你傾家蕩產。拿到電影學位的賈小姐，如此顯淺的比喻，難道你真的看不明白嗎？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日

何罪之有

杜汶澤在電台接受我們的訪問，一針見血。只四十出頭，是年輕香港電影人，仍然有火，仍然心有不甘，仍然深愛港產片，想為香港電影做些事。他不會怪責爭先恐後在大陸合拍得樂此不疲的上一輩電影人，杜汶澤很厚道地說：他們都曾對香港電影流過汗有過貢獻，但大陸幾千億人民幣在街上任你執，唔通你唔去執咩！《低俗喜劇》導演彭浩翔的表白也非常透徹：他不是反對合拍片，而是反對香港只有合拍片。

如果賈小姐有機會見證港產片的輝煌與沒落。如果賈小姐不是抱着天朝心態，而是開放胸懷了解香港電影歷史文化的上文下理。如果賈小姐稍為明白，電影裏的粗口性語言人獸交都只是表達工具和隱喻。或許，她會了解《低俗喜劇》真正想表達的是甚麼。

這是痛苦不堪，瀕臨死亡，氣若游絲的港產片，一次卑微的最後吶喊。是用一種戲謔方式，喚醒香港的電影工作者和愛護港產片的觀眾，如果你們仍然坐視不

理，港味電影馬上會被合拍片淹沒，瞬間成為歷史，永遠消逝。

痛極呼喊來減輕痛苦，引起別人注視，難道應該受到指摘嗎？

賈小姐對港產片沒縱觀歷史認識，更沒有廣闊宏觀視野。只看表面，對電影根本錯誤解讀，這篇充滿稜角的所謂影評，不夠水平也不夠格。有甚麼不為人知的因素，竟然可以拿到冠軍，拿走納稅人的五萬公帑？

《低俗喜劇》只拍給本土，賈小姐痛恨得咬牙切齒：「但這恰恰是讓人最心驚之處——因為『只』拍給香港，所以可以臨時起意即興拍攝，交出一個東拼西湊的故事，因為『只』需要本土觀眾看懂，所以夠爛夠俗夠低級，就能令他們 high 至極；因為要滿足港人，所以要盡情釋放這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內部人們壓抑心底的粗俗低劣，將 guilty pleasure 變成 guilt-freepleasure。」

電影拍給本土觀眾看，只讓他們看得懂，何罪之有？難道要拍到像內地的所謂大片一樣，動輒千軍萬馬，永遠裝腔作勢，色彩繽紛得像棵聖誕樹一樣，才算好電影嗎？

只要稍為做一點資料搜集，賈小姐應該知道，只拍給香港人看的《低俗喜劇》，得過不少國際獎項。沒錯，只拍給香港的電影，也能得到國際認同。

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

新主體性

賈選凝的文章，既不是藝評，也不算影評，而是政評。這篇政治評論，是就香港對大陸人反感的強烈情緒，作出嚴厲批判，而《低俗喜劇》，是這場批判的切入點和序幕。

三千多字的批判文章，是老生常談、毫無新意的廢話。結尾，終於露出狐狸尾巴。賈小姐這樣寫着：「狹隘而毫無反思精神的『恐懼』，只會令香港在中港關係中更被動不安、失卻理智、並無益於建構新主體性。」

賈小姐心目中的「新主體性」有甚麼含意？具體意何所指？沒講清楚，只是曖昧拋出一個名詞，就含混過去。

如果這只是一篇文匯大公的政評，或《亞洲週刊》的專欄文章，相信留意的人不會很多，有耐性由頭到尾讀完的，相信更少。問題的關鍵，為何藝術發展局這個公家機構，藝評獎的評委，要將一個冠軍獎項，頒給一篇政論？五萬元公帑的獎金，想要傳達的政治信息又是甚麼？

網上最流行的論點，是「用香港人的錢給大陸妹踩香港人」，這種狹隘的說法，是徹頭徹尾中伏了，正中了賈小姐的下懷，附和了她自我化身為受害者的策略：「我是大陸人，所以我有原罪！」

藝評獎的評委全是香港人，他們為何對這篇以藝評包裝的政論情有獨鍾，除了是因為早已相識近親繁殖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同聲同氣，意識形態異常接近。其中一位評委，在他寫的其他文章中，何其巧合地不只一次提過「新主體性」這個概念。

按上文下理，「新主體性」的意義不難理解：要化解中港矛盾，首先是人心回歸，要承認兩地一家，向殖民地子民心態說再見，建立以中國大局為先的「新主體性」。這種觀念毫不新鮮，是典型的中原心態，也是官方主催的主旋律，在左派報紙的大塊評論已屢見不鮮，賈小姐做過《文匯報》記者，應該不會陌生。

根據「新主體性」這條主線，問題已經超越了提攜年輕熟朋友、五萬獎金用來益自己友那麼簡單了。評委們要用一篇得獎藝評，來傳達清楚不過的政治信息：不要再借電影來揶揄諷刺甚至是侮辱大陸人了，這對香港沒有甚麼好處。要注意的是，這種禁忌，會否成為當局提倡的香港電影創作主旋律。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

大國崛起的邏輯

梁振英為了博取掌聲，倉卒粗暴推行限奶令，激起來自北面洶湧而至的民粹反應，從政策到執行，由始至終沒有周延計劃，最後要自食惡果。

《環球時報》形容梁振英推行限奶令「滑稽」，更以「聯合國禁運」作比喻，別有用心地挑起國人對冷戰時期，以美帝為首的西方陣營，圍堵紅色中國的新仇舊恨。最後更上綱上線，用「自絕於中國大陸的門戶職能」作結。如此嚴重的指控，即使梁振英真的是地下黨，底子如何厚，在中央有多少條線，也絕對無法招架得住。

內地的民粹反應，可以用排山倒海來形容，梁振英、林鄭月娥、高永文不知有沒有通過微博，了解內地對限奶令的民粹反應。以下兩則頗為典型：

「香港限購奶粉，我們大陸可以限制給他們淡水呀！看看小香港有甚麼可牛的，有甚麼困難找中央政府、找大陸幫忙，還是購買他們的奶粉都限購，違者還判刑，簡直是忘恩負義！」

「遊客離港超兩罐奶粉，可判兩年監禁或罰款五十萬元，這是中國的香港麼？我們的媒體是不是應該讓香港人民知道，金融危機是誰拯救了香港，每天輸港的淡水、蔬菜、肉禽都是以低價甚至貼本從全國各地馳援，如果廣東也宣佈即日起對港人限購白菜兩顆、淡水一錢，不知『高度文明』的香港又會如何？變『香乾』麼？」

大陸一般人有這樣的反應，我一點都不奇怪，套用內地說法，因為他們大部份都是不明真相的群眾，不知限奶令的前因後果，也沒有探本尋源，追溯內地食品安全問題與體制關係的根本原因。

潘石屹是大陸地產巨富，被稱為微博大戶，常就內地時事熱點發表評論，曾話中有話聲援《南方周末》，以開明見稱。但看見他有這樣的帖文，令我感到相當驚訝：「在大陸孩子們挨餓時，香港同胞送一批奶粉過來都是應該的，居然出台這樣的法律，把帶奶粉的人處以二年徒刑。建議『立法會』重新考慮，修改此惡法。」

一個可以把太空人送上天、生產總值排行世界第二的國家，竟然要讓自己的孩子挨餓，真正的原因是甚麼，潘石屹真的不知道嗎？不自己反省，還要怪罪他人，難道這就是大國崛起的邏輯？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強國人能不羞愧嗎？

中國奶粉問題的罪魁禍首，是大陸奶製品業，關鍵是體制嚴重缺乏監察與制衡。三聚氰胺毒奶粉禍及全國，三十多萬嬰兒受影響，任何稍為文明的國家，馬上引發政治風暴，官員向全國道歉、問責下台、內閣總辭、政府改選，肯定掀起連串涉及天文數字的賠償訴訟。

但在中國這個神奇的國度，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政治風暴沒有出現，最轟動的是趙連海為自己的孩子出頭，卻以尋釁滋事被判刑，在國內外龐大政治壓力下，才提早釋放，但仍以異見人士的待遇受國保嚴密監視。事件直接波及的，是三鹿集團宣佈破產，董事長被判無期徒刑，部份奶製品經營者也受到監禁。受懲處的，只有河北省和石家莊的部份官員。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引咎辭職，他是涉案的最高級官員，但不旋踵又復出擔任官職，引起全國嘩然。由奶製品業出資成立的賠償基金，只有小部份到達受害兒童的家長手中，大部份去向不明，基金運作的透明度極低，可能早已轉到官員的金庫和口袋中。趙連海曾成立家長組織追索，遭到警告打

壓，不了了之，最後沉寂下來。有關庫存三聚氰胺奶粉的去向，更有種種傳聞，稱該批奶粉化整為零，改頭換面，分批流入市場，特別是貧困的農村地區。及後更有零星的毒奶粉被發現，更令人覺得此說可信。

中國當局沒有汲取教訓，沒有認真處理毒奶粉的影響，尤其體制監督問題，更沒有嚴厲整頓奶製品業，使大陸人民已崩潰的信心永遠無法恢複。甚至是原裝從外國進口的奶粉，如果安全可靠，即使要徵收入口稅，價錢貴幾成，內地大款錢有的是，如何貴都買得起。但只要是經過中國內地出入口商的，也有人懷疑他們會做假，賣的根本是A貨，也可能滲進平價毒奶粉圖利，總之在中國內地任何地方買到的奶粉都信不過，只有在外面買的，才安全可靠。

整個奶粉風波的背景，官員都心知肚明，一清二楚，但卻完全束手無策。一個可以載人上天、擁有航母和洲際核導彈的國家，卻連小小的嬰兒奶粉都無法做得好。搶奶狂潮，更禍及香港以至全世界，聲聲說香港忘恩負義的強國人，能不羞愧嗎？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墮落與悲哀

香港電台風波，是員工不滿的總爆發。這不僅關乎香港電台，也不只與新聞自由編輯自主有關，而與香港整體利益密切相關。

AO處長鄧忍光空降港台，十八個月大小動作不絕，要把港台整治為政府喉舌，路人皆見。即不是要事事歌功頌德，但只要假持平，偽客觀，扮理性，和稀泥式走過場，把黑白分明的爭議模糊化，就達到目的。

前副廣播處長吳錫輝對港台目前的情況表示痛心，並狠狠批評：「我聽了商台兩天後有隱憂，做了三十三年公營廣播，到今日仍摳頭，為何港台無節目討論這件事，連公眾利益的事都不問？」

吳錫輝的說法可能並非百分百準確。電台部公共事務組憤憤不平，在節目中發聲明反駁，指兩大煙煙節目一連幾天都有討論此事，讓聽眾發表意見，「同時亦數度聯絡相關人士，包括廣播處長鄧忍光，及署理助理廣播處長（電視）施永遠，以及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邀約訪問。港台工會曾分別在兩個節目接受訪問，

而鄧忍光及施永遠則未有接受。」聲明最後又說：「一如既往，任何時事議題，如有重要發展，我們會適時跟進。」

聽了看了這則聲明，令人失笑，我曾經服務過的電台部公共事務組，竟然墮落到如斯田地，盡得「語言偽術」的真傳。

沒錯，港台兩大烽煙節目，都有「討論過」這場風波，但所佔篇幅與事件的重要性，少得完全不成比例，是典型走過場的人有我有，免得招人話柄的做法。

兩大烽煙節目，確實也有成功邀約港台工會訪問，但僅限工會，其他當事人完全欠奉。他們肯定反駁，鄧忍光和施永遠都有邀請呀，不過他們不答應，沒有成功。

邀請鄧忍光？明知不可能，也是典型的做過就算，不說也罷。至於施永遠，他接受商台訪問而不去港台，甚麼原因，你們是不是需要檢討一下。好了，其他當事人呢？有沒有找謝志峰談空檔？找廖慧玲講希特勒？難道聽眾對事件的來龍去脈沒有興趣？還是電台公共事務組早已自我審查，與管理層密切配合，大事化小？

港台烽煙與社會脫節，變得愈來愈 irrelevant，沒有人留意，可有可無，不聽也沒有甚麼損失，這是做時事烽煙節目最大的悲哀。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鄉愿和沉默

不要以為港台風波鬧哄哄，就是上下一心，同仇敵愾，這只是不太美麗的誤會。剛剛相反，跟香港社會一樣，沉默、冷漠、旁觀、自保，甚至借機撈一把之類的機會主義者，大有人在。

低層員工為口奔馳，又要供樓供車，又要供書教學，子幼妻嫩養家餬口，這種態度，完全可以理解，搵食啫，何必賠上自己的前途，等升職加薪很久了，也無謂節外生枝。

但不少港台中高層，身處高位，本身又是公務員，鐵飯碗，住豪宅、駕靚車，所謂早已上了岸，不愁衣食溫飽。但他們之中，不少都選擇與權力同流合污，甚至出謀獻策。有些則沉默是金，把頭埋在沙堆，視而不見，當甚麼都沒有發生。此情此景，使人唏噓。

痛心的是，他們之中，有我熟悉的面孔。傳媒出身，思路接近，曾幾何時，對核心價值和原則，都有所堅持。七、八年前我受打壓，風雨不斷，有人贈書，上

寫「相濡以沫」，以示鼓勵，心頭泛起陣陣暖意。此情不再，早已相忘於江湖。二零一二年我突然被粗暴停掉烽煙主持，游說泛民議員和相關團體，說這只是單純的節目改革，與政治打壓無關，此君比任何人都更落力。風波完了，順理成章得到晉升。

今次風波再現，涉及曾共事二、三十年的親密戰友和同事，比上一次更埋身，但卻選擇沉默不語，是否有私下再踩一腳，以求更上一層樓，就不得而知了。

沒有最痛只有更痛。也有港台高層，當年不遺餘力提攜後輩，教導他們如何做好公共事務節目，更指無論意見如何偏鋒，如何不容於社會主流，發言權利也要誓死保衛，這才是公共廣播言論自由的真諦，後輩受益匪淺，至今津津樂道。此一時彼一時，在幾次大是大非的風波中，卻態度曖昧，除了選擇沉默還是繼續沉默。對內對外，私下公開，都閉口不言，絕不表態，生怕別人知道真正的底蘊。我不知道有甚麼苦衷，還是打從心底認同這只是搶資源爭升職的一樁小事，抑或與政務官處長合謀，狠狠整治港台，好博得再升一級。我但願相信，只是退休前看化了，變得與世無爭，一切都無可無不可。奉勸一句：在不公義面前，鄉愿和沉默，都是幫兇。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愛字頭」與港台烽煙

「愛字頭」團體接受港台訪問，高度肯定香港電台的烽煙改革：「起碼你哋下晝個烽煙節目都換咗主持人啦！起碼喺某啲環節上面，我哋都開始發覺啲主持人持平啲啦好似！呢個係好事嚟嘅。」水平低劣，歪理連篇，立場偏激的愛國愛港團體，讚賞烽煙主持人公正持平，正常人都應該羞愧得無地自容。但電台部一向自我感覺良好，受到這樣的讚譽，不理好醜，公共事務組的主事人，可能會大宴同事，用三天三夜慶祝。

雖然如此，但仍不時有他們的同路人打電話到烽煙，質疑節目反中亂港，只邀請泛民作嘉賓主持，只懂批評政府。謹小慎微瞻前顧後，客觀持平得像白開水的節目主持人，滿面委屈，氣急敗壞地辯解，力數已廣邀不同範疇的人士做評論員，以作平衡。

下晝的節目主持人常常受到極左攻擊，為免麻煩，為了向權力交心，年多前換了。常設主持，風格四平八穩，毫無稜角，謹言慎行，生怕引起爭論，最怕得罪任

何一方。每天有如走馬燈般不同的評論員，聽眾根本無法分得清他們誰是誰，表現出驚人的中肯客觀持平理性。評論的時間盡量縮短，沒有立場，沒有觀點，用大量資訊取代。

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這樣做，是徒勞無功的，他們一定不會收貨。烽煙節目徹底倒退到成為交通警察，變得毫無視野，個人風格也徹底磨平，對「愛字頭」這些窮凶極左的團體來說，是絕對無法滿足的。他們的目的，不是要所謂的持平理性中肯，為聽眾提供客觀資訊如此簡單，而是要把香港電台徹頭徹尾變成官方喉舌，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

年多前烽煙節目的所謂改革，在電台部高層的逢迎和配合下，為閹割港台的獨立性，去掉港台監察政府的職能，拉開了序幕，預示着空降的政務官處長或遲或早對港台電視部，特別是公共事務組動大手術。

電台部高層，或利益驅動自動獻身，或明哲保身鄉愿沉默，不費吹灰之力就搞掂令人頭痛的港台烽煙，鄧忍光以為照辦煮碗，同樣找幾個代理人就可把電視部公共事務組收伏，怎料惹來激烈反抗，碰到一鼻子灰。

事情遠遠還未完結，一天未喉舌化，政府一天不會放過港台。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初選／預選／篩選

二零一七特首選舉，四方八面的荒謬言論，其含菌量之高，聽完也要用消毒藥水洗耳。最近頻密出現，如烏蠅般嗡嗡叫的預選／初選／篩選理論，令人暈頭轉向，完全可以用群丑亂舞來形容。真普選是否凍過水，大家心中有數。

來自中央的各路人馬密集吹風，牛頭馬面三尖八角的建制代表，只講立場，不顧事實，不問是非對錯，語無倫次護航，水平之低，連最基本資料都搞錯，還對着咪高峰鏡頭大言炎炎，毫無羞恥之心，聽得令人捏一把冷汗。

沒讀過多少書，未見過世面，一輩子只在街頭嗌咪撈選票，要緊跟中央，人云亦云的土包子，有如此低劣的水平，一點都不奇怪。最不能原諒的，是那些貌似有學問，曾放洋留學，跟過民主理論大師學習，熟知外國選舉運作的政客議員，也用如此這般的語言偽術，蒙騙不明真相的港人，這種可恥行為，最令人看不起。

建制政客重複又重複，講得最多的說法是：「外國民主選舉都有預選、初選，這不一定叫做篩選，有預選初選，也不可以視為假普選。方案還未出籠，討論還未

開始，不要在這個時候就下結論。」以為謊言說了一千遍一萬遍，就真的會成為真理。

沒錯，外國一些民主國家的選舉都有初選，例如美國吧，他們的政黨確實要通過相當冗長的過程，推舉代表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再由選民投票選出。

政黨如何推舉候選人，是他們的家事，理論上，可以用包剪揀、拗手瓜、再加泥漿摔角來定輸贏，外人也無容置喙，只要得到黨員和支持者認受，選出有勝算的候選人就可以了。經過不斷演化，最後選擇了由支持者或黨員層層投票，推舉代表政黨參選的候選人。

政黨用甚麼方法初選預選，也阻止不了非政黨的獨立人士參選，只要他們取得一定支持，經過既定程序，就可以成為合法候選人，給選民有所選擇。他們知名度不高，財力不及政黨，受傳媒忽視，勝算也不大，儘管如此，他們的參選權，也不會隨便被剝奪。熟悉外國制度的政客議員和前朝官員，指鹿為馬，含糊其詞，誤導公眾，把篩選等同政黨預選，把剝奪參選權當成是普世通行的民主制度，其心可誅。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合訂本

政客、官員、公眾人物，所有掌握權力的人，在香港這透明度極高的社會裏，差不多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公開的，不只公開，還透過各種媒體記錄下來，千秋萬載，永不消失。資訊科技發達，若干年後，即使人早已不在了，肉體化作一縷青煙，但音容宛在，在 YouTube 仍可找到你的蹤影、聽到你的聲音、看到你的醜態。

可能不需要等這麼久，下一輩長大了，有知識了，懂事了，知道如何分辨善惡美醜了，有一天，突然走到你的跟前，氣冲冲的向你質詢：當年，你為何公開說謊，指鹿為馬，助紂為虐，把黑說成白，為獨裁暴君說項。今天搞成如斯田地，你有無可逃避的罪責……有沒有準備，終有一天，會被嚴詞詰問，你如何面對？怎樣回答？有沒有想過，今天所做的一切，會禍延下一代，受到至親的指摘，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或許你會為自己辯解：沒辦法呀，形格勢禁，毫無選擇，不這樣做，位置不

保，我的事業、我們的家庭，能有今天嗎？搞眾人之事就是撈偏門，不是良心事業，不能只講原則和價值，權謀和手段還是必須的。何況，我們今天不是活得好好嗎？

當然，只看眼前的權力和利益，這些他們都顧不上了。中國政治所以沒有進步，辛亥革命過了一百年，共產黨建國也超過六十年了，整個神州大地，封建皇朝的腐臭氣味仍然驅之不去，究其原因，是有太多思想行為上已經自我化作公公、太監和閹人，男男女女，只懂逢迎權貴，不顧子孫後代，在權力面前唯唯諾諾，不敢講真話，不敢道出真相。

當然，選擇視而不見、沉默自保的人當然更多。中國知識人常用這樣的話來自我安慰：我雖然不能說真話，但絕不會講假話。說法與名作家韓寒大致相同：雖然不能拆掉高牆，但決不能為高牆加厚添高。眼見這牆愈厚愈高了，你仍站在那裏沉默不動。雖然沒講過半句假話，沒加過一塊磚瓦，雙手沒染過丁點血污與腥臭，但跟幫兇的效果，有任何分別嗎？

人生就像一張報紙的合訂本，過往的歷史，都詳盡地記錄在裏面。當人生的合訂本放在你面前，你能毫無愧色的翻開，向子孫津津樂道前塵往事嗎？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國母

一些本地媒體，將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稱作國母，煞有介事的分析國母現象，圖文並茂吹噓國母經濟。不但不倫不類，肉麻骨痹，更陷習近平於不義，隨時將習總推入萬劫不復之地。

中國人將孫中山先生尊為國父，國母就是宋慶齡。孫中山是中華民國國父，推翻中華民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當然不承認孫中山的國父地位，只稱他為革命先行者，自我吹噓：他比我們先行一步，但未完成，我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從共產黨的角度，能稱國父者，只有毛澤東。但中共又不敢向國人尊崇的孫中山搶奪國父的合法地位，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自負如毛澤東者，也從不敢以國父自居。更令人難堪的是，如毛澤東是國父，那麼，受國人的尊敬的國母，究竟應該是楊開慧，是賀子珍，還是四人幫之一的江青？這都是講起就令人頭痛的問題。

由於上述的難言之隱，中共建國六十多年，從來沒有國父，也從來不提國父。沒有國父，當然也不會有國母。本地一些傳媒，把習夫人稱作國母，確實是用錯鞋

油，擦錯部位。

如果彭麗媛是國母，習近平豈不是國父？你們把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到甚麼位置？聽到這消息，說不定會氣得從那紀念堂的透明棺材裏跳出來，大興問罪之師。習總椅子還未坐暖，就向他擲出這樣的重磅炸彈，在波譎雲詭的宮廷權力架構裏，足以粉身碎骨。本地傳媒真的不懂國情，應該捉他們的老總到北大清華上上國情班，好好學習。

好笑的是，竟然有記者打電話來問我對彭麗媛形象的意見。我既不是形象專家，連丁點時裝品味都不懂，真的不知從何說起。但我知記者工作艱難，要完成採訪任務，找不到人或要一些獨特角度，才會打電話來問我，人同此心，很少會托行家手腳，於是從西方國家第一夫人的角色說起，嘩拉嘩拉的講了一輪。

西方民主文明的國家，婦女地位崇高，第一夫人在不同領域上扮演重要角色，司空見慣。美國總統甘迺迪的第一夫人、克林頓的第一夫人剛卸任的國務卿希拉莉，到今天奧巴馬的第一夫人，都大方得體，精明能幹。中國出了個彭麗媛，何需大驚小怪。

二〇一三年四月一日

未見真章

香港和內地媒體，對習近平夫人彭麗媛驚為天人，是中國國情的自然反應。

西方男女真正平等，婦女擔任要職，商業到政治，總裁到總統，視作等閒。第一夫人亮麗幹練，活躍曝光，不值得大驚小怪。

「婦女頂起半邊天」，震天口號共產黨叫了幾十年，但仍擺脫不了男權父權的遺傳基因，官場男女數目懸殊，要保證名額才可符合一定比例，有些更是如假包換的花瓶。黨國領導人的夫人，記得的實在太少。江青形象突出，讓人忘不了。周恩來夫人鄧穎超身居要職，經常亮相。鄧小平夫人卓琳，也許還有點印象。江澤民夫婦，無論是走平路還是下飛機，江主席總是永遠領先夫人幾個身位。如果他們不在一起，單給你看照片，誰是江夫人，沒多少人會認得出來。

胡耀邦、趙紫陽、胡錦濤、溫家寶，能否講出他們夫人的名字？認出她們的模樣？除非非常熟悉，否則對香港人，甚至是內地人來說，難度極高，外國人更不用說了。西方領導人出國官式訪問，夫人同行是慣例，前幾任領導人，經常單人匹

馬，夫人是甚麼模樣，更是印象依稀。

從中共的歷史看，大部份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夫人，都不會引起外界注視，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卻是個例外。

王光美的打扮、首飾、帽子，特別是旗袍，在大部份土包子，只敢穿毛裝的共產幹部婦女中非常突出，風頭一時無兩，更成為時尚，引起江青妒忌，結果禍從天降。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被打為叛徒內奸工賊，王光美不能倖免，穿旗袍成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罪。批鬥大會，王光美穿白旗袍，長褲，戴帽，頸掛着由乒乓球串成的大珠鏈，怪模怪樣，被造反派左右押着，踉踉蹌蹌走上台，這個片段，至今難忘。這可能是中國領導人的夫人隱形低調的真正原因。記者問怎樣評價彭麗媛的表現？我說真正的考驗還未開始，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和非洲，與中國文化氣味相近，彭麗媛獻藝，都是軍隊文工團式表演，當然受落。若習近平訪問西方先進國家，如何與他們的第一夫人比氣質，比素養，比學識，才見真章。這種說法可能政治不正確，訪問一個字都未見報。

二〇一三年四月四日

良心餵狗

貨櫃碼頭工人連日罷工，碼頭已呈半癱瘓狀態。資方聲稱每日損失五百萬港元，有貨船已經或考慮轉到其他港口。有人批評工人不顧大局，影響香港國際商港的聲譽，付貨人認為香港交貨不準時不可靠，轉用鹽田或其他貨櫃碼頭，可能對香港造成永久損失。

把所有問題和後果都推給工人，是本末倒置，也絕對不負責任，只看表面，沒有探究問題的根源。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除了是工資過低，比十多年前還不如外，更嚴重的，是極度惡劣的工作環境。

龍門起重機操作員，稱作「龍手」，負責從貨櫃場把貨櫃吊上拖車。他們經常被要求一日做三班，二十四小時不停工作，旺季更連續工作更長的時間，時薪也僅超過五十元。如果嫌辛苦拒絕加班，就會只找你做一更，隔一星期才再安排，工作時有時無，收入頓時大減，不聽話就會得到懲罰。

困在像囚籠的駕駛室裏，沒有吃飯時間，早午晚三餐都要在吊於半空的駕駛室

內，更要長時間低頭彎腰，導致頸椎腰骨永久勞損，但這不是殘酷事實的全部。

更離譜的，是繁忙起來，工作不能間斷，大小二便都不准停工，唯有在駕駛室內解決。工人進入駕駛室，都帶着膠樽用來小便，報紙包裹大便。

吃喝拉都在同一地點，可以想像，衞生環境是如何差劣。飯盒打開，頃刻已經蒼蠅滿佈。更因為吃飯的同時，雙手還要操作機器，連把飯送入口都有困難。有些工人唯有長期不吃飯，只能把麵包整個塞入口中。

小學到中學，老師都說香港靠轉口起家，是世界聞名的貨運樞紐，貨櫃碼頭設備現代化，運作高度流暢，貨運物流業是令香港人驕傲的重要經濟支柱。夜幕低垂，繁忙的碼頭仍然燈火通明，燦爛奪目的照片，印在教科書上，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不是碼頭工人罷工，如果不是他們把工作環境和苦況披露出來，香港人都不知道，這件華麗大衣裏面，原來爬滿了中人欲嘔的虱子。廿一世紀現代化的國際都會，竟然還有如此慘無人道，踐踏尊嚴，甚至違反法規的工作條件。借着外判之名，層層剝削，逃避法律的僱傭模式，普遍存在物流行業裏。這些資本家的良心，是不是都拿去餵狗了。

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

公關災難

據聞，就連李氏皇朝的要員，都將貨櫃碼頭嚴總經理的表現，評價為公關災難。這種說法，我認為相當客觀中肯，但問題是，李氏集團的主事人，為何讓這種災難一再發生，卻無法制止。

這場公關災難是怎樣煉成的，技巧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更重要的，心態才是盲點。

第一個盲點，是自由市場的教條。每人都有個價，每類工種都有市場價。無論工資如何低，環境如何惡劣，即使一日三餐大小二便都在駕駛室內進行，只要有人肯做，就合理，就符合市場規律，沒有甚麼人道不人道的問題。這種落後教條，早已深入大企業管理層的骨髓，做夢也能倒背如流。

第二個盲點，是外判。從商業經營管理的思路，外判唯一目的，是減低成本，迴避承擔。管理者以為，把某個工種外判了，無論是釐定工資還是人事管理、福利假期還是工傷意外、工作環境還是工時長度，理所當然由外判商全盤負責，與我的

公司一點關係都沒有，以為把工種外判，責任也一併外判，遇上任何問題，都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第三個盲點，是語言偽術。大公司管理者，學歷驕人，經驗豐富，一步一步向上爬，才取得今天的地位。對老闆說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對員工頤指氣使威逼利誘。以為可以用語言技巧，用邏輯辯論，就可以死都拗返生，把黑說成白。語言偽術的歪風，像傳染病一樣，由官場至商場，撞邪似的，有樣學樣，一個比一個嚴重。甚麼工作證打錯字，懶，唔記得改，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的大話也敢公開說出來。

所謂公關，最關鍵的並非他們心中扭來扭去的所謂事實，而是社會的整體印象。印象的構成，不是一次兩次的媒體訪問，而是一般人對常識的理解。吃喝拉都在同一地方進行，連續二十四小時工作，是不能接受的。工作外判，要承擔的責任一點都沒減少。語言偽術無論如何高超，絕對不能違反事實。管理層的盲點，令他們無法看清客觀事實，看不到工人的處境為何受到市民的廣泛同情，還自以為是理直氣壯。每一次在傳媒的辯解，就像自掘墳墓，一鍬一鍬的把墓穴愈挖愈深，把李氏皇朝的聲譽都一起葬送。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香港人的底線

不少人都警告，千萬不要觸動香港人的底線，他們的反應會很大。但究竟哪條才是港人的底線？怎樣才算觸動和超越？十個人可能有十一個見解。

答案只能在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中去找。

有人說香港人的底線是自由。二零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訴求多種多樣，有因為SARS，有因為經濟下滑和失業嚴重，更有因為出現大量負資產。但沒有人能夠否認，觸動港人神經，集體上街怒吼的，是二十三條立法。法例觸動到香港人心靈深處最大的恐懼，是我們即將與內地的同胞看齊，表達自由、言論自由、創作自由、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思想自由，甚至看甚麼書的自由，都受到法律的嚴格規限，動輒得咎，這種恐懼，令香港人惶惶不可終日。

香港人最怕受管，甚至管到我的腦袋有甚麼想法、我的書架放甚麼書上來，當然要誓死反抗，激起五十萬人上街，因為二十三條立法，觸動到香港人自由的底線。

二零一二年暑假，波瀾壯闊的反國教運動，連綿不斷整個月，捲入的香港人上十萬計。他們都不是三分鐘熱度，無論是組織、參與、支援和旁觀者，都熱情投入，堅持不懈，就是這種精神，當權者才聞到勢色不對，作出讓步。

在反國教示威中，最受人談論的一句標語，就是：「唔好搞我個仔！」洗腦，等於禁制思想自由，洗腦是強制的，更涉及在學校教育的小孩子，搞我的仔女，把兒女視作寶貝的父母，定會不顧一切同你搏命。這個故事的教訓是，洗腦國民教育，觸動到香港人的兩條底線，第一條同樣是非常敏感的自由，第二條，是我們的孩子。作出強烈反抗，是必然的了。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雖未如二十三條立法和反國教般，有同樣規模的迴響，但卻可以用一呼百應來形容，市民參與和投入，出乎不少人意料。罷工現場人流不絕，源源的物資供應，熱飯、水果、毛氈、帳篷，吃的用的，包羅萬有。最驚人的是罷工基金，迅即超過四百萬，都是一般市民少則一百幾十，多者五百一千踴躍捐助的成果。充足的罷工基金，是碼頭工人能撐到底的生命來源。碼頭工人罷工掀動不少人的心，到底觸動到香港人甚麼底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三日

文明社會的底線

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是自由經濟的示範單位。教條主義者認為，經濟活動應由看不見的手主導，政府的角色愈少愈好。所謂經濟活動，當然也包括人力市場。話明係市場，每個人都有個價，值多少，只能由供求來決定，工作多辛苦，待遇多可恥，環境多惡劣，有人肯做，就是市場價。保護基層的勞工和福利法律，被視為是干預市場的黑手，即使不取消，最好都是冇牙老虎，被壓到看不見。

早期的港英殖民政府，就是奉行這種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六七年左派大暴動之前，勞工、福利、房屋等政策，實際上並不存在，任由香港市民自生自滅。暴動過後，港英政府才明白再這樣下去，官商民關係只會愈見緊張，香港不但無法有效管治，毫無合法性的殖民政府，甚至有被推翻的危險。港英政府深思熟慮，痛定思痛，照顧基層勞工的政策才逐漸出現。

當時香港的工廠，環境惡劣，工資低微，工作時間超長，工傷意外頻生，沒有勞工假期，每間工廠都有童工，極盡剝削之能事。港英政府制訂勞工假期，也受

到老闆的激烈反對，與今天資本家反對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的理由，幾乎一模一樣：「勞工假期會令成本大幅增加，經營困難，大量工廠會肯定因此而倒閉。」由是觀之，由上世紀七十年代走到今天二十一世紀，整整過了四、五十年，香港資本家的心態，基本沒有多大改變。

對組織工會的嚴格規定，集體談判權的得而復失，更使香港的工運無法壯大和發展。工人的待遇、福利、安全等等，缺乏工會出頭，只能靠自己個別爭取。大規模工運寥寥可數，六七暴動因工潮而起，不少香港人認為，激烈的工運抗爭，大大影響香港的穩定與繁榮。

工運搞不起是香港的常態。碼頭工人罷工之初，仍有輿論指他們搞事、野蠻、影響貨運、阻人搵食。但當工人的苦況逐漸披露，恍如地獄的血汗生涯，確實超越了文明社會一切標準，完全在我們的想像之外，連一向對工運敬而遠之的香港人都忍無可忍，觸動到香港人的底線：勞動有價，搵食也要有尊嚴，打工不是做奴隸。碼頭工運得到廣泛支持，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愛字頭」鬧場

《陽光時務》找我當佔領中環論壇主持，幾乎想都沒想就答應了。唯一考慮的是時間。

下了兩星期的雨，好不容易等到一個陽光燦爛的周末，可以再度拿起相機，享受我已經上癮得不能自拔的鳥攝，管他甚麼 H7N9，大自然是心靈治療的萬應靈丹。

放棄心愛的鳥攝，去主持一個喧嘩嘈雜的論壇，原因簡單：我有興趣。因為佔領中環的議題談了幾個月，正反雙方唇槍舌劍，劍拔弩張，甚至粗口橫飛，但有太多問題還未「入肉」，還未有機會深入討論。答應做主持，因為有很多問題想知道答案。

《陽光時務》找我做論壇主持前，「愛字頭」衝擊真普選聯盟致令論壇腰斬的事情應該還未發生，後來引發的熱烈討論，我也不十分在意。因為他們的行為，我見識過了。

月前，在旺角行人專用區，因應香港電台被壓被河蟹，D100 搞了一個挺言論

自由創作自由的街頭論壇，非常墟冚。到論壇尾聲，「愛字頭」在港台示威完畢趕過來鬧場。來者不善，他們分明不是要跟你理性辯論，也不是要講甚麼道理。使出的，無非也是那幾道板斧：喧嘩、叫囂、衝擊，目的是令論壇無法繼續，中途腰斬。除非論壇閉門舉行，除非是認人頭派門票進行篩選，如果是開放給市民大眾討論，這種情況也很難避免。

邀請我主持論壇時，除了戴耀廷、陳雲等幾位主角，其他嘉賓還未齊腳。後來才知道他們找了其中一個「愛字頭」的負責人做講者。主辦單位是傳媒，當然是以平衡觀點作考慮因素。但做法也是有辣有唔辣，好處是有他們的同路人，會給些面子，不會鬧得太盡，還有點表達觀點的空間。但也肯定引來他們的支持者蜂擁而至，衝突的機會肯定增加。

既然答應了，就不想那麼多了。我的角色是主持，任務很單純，讓論壇順利進行，嘉賓都能暢所欲言，台下參加者能表達意見，不同意見可以熱烈而有秩序地交鋒，在規定的時間內開始和結束，那就算完成了主持的任務。

這種天真的想法，當然與現實有很大的矛盾。人家想方設法要鬧場，論壇有可能順利進行嗎？莫說是暢所欲言，嘉賓可能連把話說完的機會都沒有。我應該怎麼辦？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極左遺傳

《陽光時務》的佔領中環論壇，「愛字頭」在面書事先張揚出席踩場，更揚言凡佔中者，見一個踩一個，聲勢好不嚇人。

帖子一出，頃刻已有五、六十人響應。一早講定，即使搞突然襲擊，也不會覺得突然，只要有足夠心理準備，知道如何應付，一切好辦。我在論壇開始前大概二十分鐘到場，已經非常墟冚，講室早已滿座，外面仍排着長長的人龍。一幫掛着證件，可能是臨時調來的保安人員，個個神經緊張的出出入入，打量着排隊入場的觀眾。有些更拿着小型攝錄機，對準突發事件。除了保安人員早早進入狀態，觀眾也是神情繃緊。有些因入場秩序，有些因意見分歧，口角動氣，此起彼落。可以想像，論壇開始後，會是甚麼氣氛？

果不期然，嘉賓未到齊，規則未宣佈，還有十分鐘才開始，有心有力的「愛字頭」成員，齊齊跳上枱面，麻利地展示帶來的國旗旗區，叫喊「香港是中國領土」的口號。領頭的潮州辣妹，擺出招牌姿勢：左手叉腰，右臂衝前，伸出食指，指向

反動的階級敵人，上下擺動，喊聲震天，杏眼圓睜，嘴角上翹，長時間不換姿勢，實在有點難度。大會負責人大聲喊話，叫他們坐下來，不要阻撓論壇開始。他們有心要鬧，勸喻當然無效。

我盡量保持着平靜的心境，冷眼看着這種場面，幾乎從心裏笑了出來。小時候看過不少內地出版的宣傳刊物，怪不得這樣的畫面，我會如此熟悉。

那個是連串政治運動的極左年代，無論是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同志加兄弟、支援亞非拉的世界革命，還是文化大革命的鬥私批修，那些宣傳海報，千篇一律，都是工農兵群眾，粗眉大眼，惡形惡相，高舉鋤頭斧頭槍枝，拿着紅寶書，揮動拳頭，中國人民的鐵拳，粉碎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

「愛字頭」無論是姿態、口號，滲出的氣味，都脫離不了那個極左年代。廿一世紀了，內地已徹底走向資本主義，這種腐臭表演，在年輕人中間早已失傳，但在香港竟然重新出現，其極左味道，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少媒體想揭開「愛字頭」的神秘背景，可以從他們的細節表現，窺見這條極左路線的遺傳關係。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分錢也不會捐

四川雅安七級地震，傷亡枕藉，受災者百萬以上。電視新聞播出災區新聞，敗瓦頹垣，哀鴻遍野，聞者心酸，見者流淚。

以往，凡內地發生大災，無論是旱災澇災還是地震，香港人都本着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精神，伸出援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香港人樂善好施，聞名於世，賑災捐款，曾創出世界紀錄。

我也帶過女兒到銀行捐款，讓他們親身體現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精神。幸福得來不易，你今天享有，還需顧念世上仍有很多遭逢大不幸的人，力所能及，我們都應施以援手。今次雅安地震，災情嚴重，災民慘況，有目共睹，其慘烈情狀，與史上任何一次大型天災不相伯仲。但我沒有打算作任何捐獻，我還要斬釘截鐵的說，我一分錢也不會捐。原因非常簡單，強國人今天富得漏油，肥到着唔到襪，只要你到尖沙嘴銅鑼灣的名店，又或到同胞們在各區搶購的金舖，買名錶名手袋金條的，閒話一句，面不改容，一擲萬金。這個已躍居世界第二的經濟體，有錢的多得驚人，

救災的責任，應該由這些暴發戶來負，不應由我們港燦說三道四。

除了民間，政府也有錢得無以復加。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甚至被視為隻手握住美國經濟命脈。為了打入中國的龐大市場，西方各國幾乎都俯首稱臣，對中國劣迹斑斑的人權紀錄，從此置之不顧。除了有錢買別人的國債，有錢到處買人家的油田礦山，買人家的工廠品牌，更厲害的是，單是維護政權千秋萬代不倒的維穩費，一年可以花掉七千億人民幣，比對付國外敵人維護領土完整的國防預算還要高。

中國政府只要拿出半成維穩費，也達三百五十億，既可救受災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連災後重建的開支，也是綽綽有餘。災民失去至親哀痛欲絕，但溫飽無虞，快速重建，也可紓緩苦痛。維穩費用來賑災，一來可以馬上改善災區的惡劣環境，減少打壓人權的資源，讓異見者呼吸一口稍為自由的空氣，可謂一舉兩得。為了中國人民的長遠福祉，維穩經費要永久取消，維穩這隻已經變成了不受控制的妖獸產業，也應徹底銷毀。

我一分錢也不會捐，特區政府也不要慷香港納稅人之慨。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三公消費

立法會財委會沒有匆忙通過捐款一億港元，全數給予四川省政府賑濟地震災民，我認為是明智之舉。雖然保皇議員爭相獻媚，最後都會舉手如儀順利通過，但用阿Q的想法，起碼都可爭取時間，把問題講清楚說明白。

有人對「一分錢也不會捐」的建議不以為然，認為縱使中共政府有千般不是，也不應懲罰災民。朋友建議即使不捐給政府，也可把錢捐給可靠的香港非政府組織，由他們直接幫助陷於水深火熱的四川災民，也不失為沒有辦法中辦法。

我不反對這種做法，但仍是想不通，強國人民已富得漏油，生產總值全世界排行第二，中央政府財政非常充裕，有千百個不明白，為何還要我們捐錢？

內地官員貪污腐敗，不是個別現象，更不是一些保皇議員所說的樹大有枯枝，而是整個體制，已患了一種有傳染性的癌症，深入國家的肌體骨髓，流膿潰爛。挪用善款，流入貪官口袋，中飽私囊，違反黨紀國法，還有明文的法律可以制裁。

但更嚴重的遠遠不止這些，不是官員貪污，而是體制內的合法腐敗。川震應

否捐款？捐給誰更可靠？不但香港有爭議，就連內地也響起抵制之聲。除了貪污嚴重，引起內地網民熱烈討論的，是「三公消費」。「三公」，就是公款吃喝、公務車輛、公費出國。用公款大吃大喝，開貴價轎車，出國豪華遊，嚴格來說，這樣做沒有違紀犯法，是體制容許的。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已成慣例，也是當官的福利。但因為管理不嚴，漏洞處處，成為中共官員盡吸民脂民膏的大黑洞，令國人深惡痛絕。

全國的三公消費數額究竟多少，永遠是一個謎，沒有嚴格定義，也無正式統計，二零零六年中共黨校刊物《學習時報》曾披露三公消費高達九千億人民幣，佔全國財政收入比重三成多。後來有學者估計並沒有那麼高，約百分之二十左右，二零一二年中國財政支出超過十二萬億，照此推算，近幾年的三公消費，每年已超過二萬億人民幣。即使仍按十年前九千億計算，也是令人相當咋舌。

一年九千億，一個月七百五十億，半個月三百七十五億，中共官員只要停止公費吃喝出國遊玩兩星期，就足夠讓地震災民得到溫飽，連災後重建，也足夠應付。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挑撥民族感情

香港人反對盲捐給四川政府賑災，左派媒體大肆鞭撻，香港《文匯報》發表四●二六社論，指香港拒捐，實為去年（二零一二年）反國教的延續，更上升到反人道、反良知、反中央、反國家、反民族的層次。《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評論，呼應香港左報，質疑「內地現在有錢了，港人不需要捐了」的說法，指前年（二零一一年）日本福島大地震，香港人也踴躍捐輸，「日本很有錢，為何那時不提出異議？」

日本官場和商界雖然也是貪污盛行，斷不會無良到明目張膽挪用賑災善款吧，汶川大地震香港人仍是血濃如水，救災如救火，捐多少都幾乎沒有異議，為何過了五年，港人的態度變了一百八十度，甚麼原因？偉大的祖國心知肚明吧！

立法會那位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寫大字的工聯會政客，聲大大的說「樹大有枯枝」，內地官員腐敗只是個別現象，又義正詞嚴指摘拒絕盲捐的泛民議員，挑撥兩地同胞的感情。

我不知道這位寫大字議員懂不懂上網，如果真的不懂，年輕一點的助理可以教他，開一個微博戶口，進入內地網站的討論區看看，通過最新的工具，掌握內地民情，多了解內地同胞的真正看法，不要只留在左派小圈子內塘水滾塘魚，以為自己掌握了天下大勢。

如果寫大字議員真的用心了解，他必定知道內地拒捐的群情洶湧，比香港何止超出千倍萬倍。鋪天蓋地的網上留言，對各種賑災貪腐現象，揶揄諷刺有之，尖酸刻薄有之，如果說這就是挑撥同胞感情，內地網民之狠，比港人厲害很多。

內地同胞對地方貪官污吏的作為實在太熟悉了：挪用善款、中飽私囊、偷工減料，用各種名目侵吞物資倒賣圖利，又或將不太值錢的捐贈物資，囤積在倉庫裏原封不動，直至爛掉也不分發，徒浪費捐贈者的金錢和感情。這些例子，信手拈來，不勝枚舉。

內地視頻網站優酷，上傳了一個「黃毓民港府雅安撥款立法會帶字幕」的視頻，一天已有近七十萬人看過，執筆之時已有一百七十多萬點擊率，留言已超過一萬三千條，本文見報時，點擊率或有躍進，更大可能是視頻已遭刪除。

黃毓民反對盲捐，對着林鄭司長、寫大字議員青筋暴現的發言，對內地同胞為何有如此巨大吸引力，值得探討。

二〇一三年五月四日

上次那筆帳呢？

立法會撥款一億賑濟雅安地震，在保皇議員護航下，終於通過了。香港納稅人，眼巴巴看自己的血汗，倒入內地貪官的口袋中，全是因為特區官員和保皇議員要向阿爺表忠心，除了爆粗大罵，甚麼都做不了。

內地貪官固然令人深惡痛絕，號稱民間團體，實為高官俱樂部的中國紅十字會，更成為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中國紅會醜聞不斷：挪用公款、揮霍無度、向單位向學校逼捐的傳聞，更是不絕於耳。年前郭美美「炫富」事件，翻來覆去的一次又一次澄清，還未完全搞清真相，結果更是愈描愈黑。內地民眾把紅十字會譏為「黑十字會」，紅會要到災場「考察」，更激起網民以二十多萬個「滾」字回應。

知道這個背景，就明白內地視頻網站有關香港立法會辯論川震撥款的片段，點擊率為何會迅即破紀錄了。原因很簡單，青筋暴現的立法會議員，把話說到內地民眾心坎裏，痛快淋漓。即使是心裏話，也從來不會、不敢也不能在媒體公開說出來。

看過視頻後上萬條的留言感想，更是了解內地民情的精華所在：

大陸哪個官員有膽量有底氣在甚麼三會二會人代會各種會議上如此痛快地講真話嗎？

不知道甚麼時候我們的人大代表才會學會這麼說法？

香港人民有權利知道捐款的去向，香港不僅有廉政公署，還有真正的民主。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讓一部份貪官和支持貪官的人先富起來，然後欺壓百姓。

哎喲。事實真是這樣的……香港不捐款也是正常。

一毛都不會捐，很簡單！上次那筆帳呢？

支持香港人民的決議！不管是紅十字，還是地方上，捐的錢被花的不明不白，真正需要錢的人一分錢沒看到，太傷人心了！自己的血汗錢眼睜睜的被別人給揮霍掉，換了我也不願意。

善款不是拿來效忠的，也不是用來長臉的。善款必須善用！這次善款未籌之前，上次的善款去向必須交出來！這不是甚麼民族大義，也不是甚麼血濃於水，這是做人的誠信。中國紅十字會，我們拿甚麼來信任你？

香港的政府官員保皇議員，義正詞嚴地向人家曉以民族大義的時候，不妨上網看看，你們真的與內地民意極度脫節！

二〇一三年五月七日

深惡痛絕

一九七四年廉署成立，英國殖民者留下了寶貴資產。那是貪污盛行的年代，我對當年公務員，尤其執法紀律部隊的腐敗，不是從甚麼五億探長雷洛這類電影中認知，而是親眼目睹，親身體會。

那時候要考車牌，如果沒有賄賂考牌官，考十次十次都不會合格，用錢買駕駛執照，成了人所共知的潛規則。

公立醫院照顧病人的阿叔阿嬸，沒有給利市茶錢，連一杯水都不會斟給你。病人病重或剛做完手術，不能下牀，如果家人沒有預先疏通，大小二便急得快瀕出來，也只能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那鴨仔尿缸，永遠沒有人會送到牀邊。

以上都是有年紀的香港人的共同經歷，有的口耳相傳，有的耳聞目睹，總之是耳熟能詳。

親眼看見的遠不只這些。我在七層徙置區長大，不少士多雜貨舖生果店，街坊生意，賺微利養妻兒。

一來因為地方狹小，二來為了吸引顧客，都會把貨物擺到舖外，這樣做形同阻街，如此擺設，惹來像無賴般的警察恆常滋擾。

通常是兩到三個警察，以巡邏為名，悶聲不響，走入舖內，不經同意，就打開士多汽水櫃，拿出可樂甚麼的，一飲而盡，然後走出門口，左撞撞右碰碰，用腳踢踢在街上的貨物，口中唸唸有詞：喂！阻街、犯法、發告票……然後像討債般，毫無愧色的攤大手掌，等老闆有表示。他們要的不多，只是十元八塊，但對於胼手胝足僅能養家餬口的士多老闆來說，這種行徑，等同白白佔了人家整天的辛勞。

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對當年的警察，一點好感都沒有。後來知道警隊集團貪污，極其嚴重，警黑勾結，包娼庇賭，走私販毒，無惡不作。而最腐敗的，更是警隊內部的反貪污部，對警察的行徑，更是恨之入骨。

廉署成立三年多，就發生轟動一時的警廉衝突，經過特赦，廉署重整旗鼓，執法雷厲風行。「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的廉政條例，令貪官聞風喪膽，集團貪污瓦解，警察零星的伸手苛索受賄，也逐漸絕迹。

親身體現香港由貪污到廉潔的重大變化，相信不少與我年紀相近的香港人，對「香港勝在有ＩＣＡＣ」的口號，感受很深。前專員湯顯明竟然帶頭貪腐，只能用深惡痛絕來形容。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

四箭齊發

嚴查湯顯明，表面看起來是社會共識，但做起來卻各懷鬼胎，各有盤算。調查檢討四箭齊發，熱鬧非常，但效果極其有限，希望愈高，失望愈大。

先說廉署，有人舉報湯顯明，查與不查都要交代，但卻成了兩難的燙手山芋，甚至比調查曾蔭權還要難。湯顯明已落任，在職權上與廉署全無瓜葛，理論上可以一查到底。但湯顯明任內五年，宴客、送禮、收受饋贈……將種種違規行為變成合法，甚至可以堂而皇之的記錄在程序之中，不是湯顯明一個人做得了，一定要有高級同事與之配合，或掩藏、或包庇、或「理順」，例如買富貴曲奇送禮不算禮物，沒有高層拍板，肯定過不了關。

如果廉署認真偵查，會將建立的潛規則都攤在陽光下嗎？更難的是，會將這批現任高級同事都揪出來，以共犯處之嗎？這是我對廉署調查不予厚望的原因。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的職權極其有限，只限審計報告中買甜品分單、買紅酒宴客當宣傳費兩項，這些都只是濕濕碎的小問題，現任專員只要向尊貴的立法會議

員承諾「檢討漏洞，改善機制」，就可輕易過關，一點難度都沒有。

至於由廉署諮詢架構四人幫成立的檢討委員會就更不堪了。梁粉主席周松崗說得非常清楚：是檢討，不是調查。直截了當，湯顯明做過甚麼犯法違規，不是委員會的職權，細節不需知道不用理會，着眼點在制度程序，甚麼價格的禮不能收不能送，食飯最貴是多少，甜品不能分單，紅酒不可當宣傳費，食物也算禮物等等，都會巨細無遺再一次規定下來。

其實在廉署內部，這些都是「阿媽係女人」的常識，早有清楚規定，絕不是灰色地帶，早成為廉署文化的組成部份，一般廉署人員都自覺嚴格遵守，湯顯明上場，在高層配合包庇下，帶頭破壞。廉署四人幫的檢討委員會，將既有的守則再寫一遍，湯顯明貪腐的深層次問題，連皮毛都觸及不到。

梁振英急不及待的成立所謂檢討委員會，顯然是要建立又高又厚的防火牆，阻截火燒到中聯辦，有多大功效還要走着瞧。立法會成功突破成立專責委員會，真的能夠打爛梁振英的算盤，將貪污的真相大白於天下嗎？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廉署舊人

一段用手機拍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又是突顯中港矛盾的地鐵吵架，初看並沒有甚麼新鮮感。地鐵港男粗口橫飛，操鄉音粵語自稱來自上海的女子不甘示弱，以其人之道反擊。港男無以為繼，且戰且退，突出奇招，以為可以置對方於「死地」，爆出一句：「你哋大陸人貪污……」

上海女子非但沒有被這句說話嚇倒，還以高八度的語調回擊：「曾蔭權夠貪污啦！」港男原本底氣已經不足，硬接一招，更無言以對，如鬥敗公雞，借地鐵到站奪門而去。

看罷這段視頻，令我等港人不勝唏噓，雖然香港的貪污，與內地相比有天壤之別。曾蔭權充其量只是貪威識食，貪的也盡是些小便宜，連內地村官也會譏笑他貪得不夠氣魄。但特首涉貪，無論大小，已徹底破壞香港廉潔清譽，使港人無法抬起頭來。

對曾蔭權的指控一波未平，湯顯明的貪腐醜聞另一波又起，今次涉案的，又是

香港廉政的最高負責人，令人想起廉署成立前，設於警隊內部的反貪污部，是腐敗之最。廉署成立即將四十年，湯顯明的醜行，不但令港人蒙羞，更一招打殘香港廉政運動四十年道行。

香港錢不夠內地多，發展不夠內地快，可以引以為傲的，只剩下法治和廉潔。經過回歸十五年的折磨，法治陰霾密佈，岌岌可危。今天，香港的廉潔又遭逢巨大衝擊，試問，我們還剩下甚麼值得自豪？這個上海女子，如果再與地鐵港男吵架：你哋連廉政專員都貪污喎！貪得仲勁仲離譜！別無選擇，我也只能奪門而逃。

面對湯顯明醜聞，港人無奈無助，最痛心疾首的，相信是一幫廉署舊人。廉署成立，他們開山劈石，歷盡艱辛，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才移風易俗，徹底改變華人社會貪污傳統文化。但只因為一個湯顯明，就將廉署的形象和聲譽毀得八八九九。

舊人努力維護廉署的清譽，可以理解，畢竟年輕時付出過很大的心血。但他們拼命將廉署與湯顯明劃清界線，強調湯顯明不代表廉署，我認為只是掩耳盜鈴，更是一廂情願。湯顯明在廉署五年，醜行幾乎人盡皆知，為何大家都忍氣吞聲，沒有揭發？這是否意味廉署已經變質，今天的廉署，已不是四十年前的廉署？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還有甚麼可以學？

廉署成立近四十年，鄰近國家和地區爭相學習。「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令貪官聞風喪膽。香港法治精神，本來是「無罪推定」，由控方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罪，但防賄條例，卻要由被告解釋財富來源，如果被告拿不出足夠證據證明自己無辜，會被定罪。

由被告證明自己無罪，擺明違反「無罪推定」精神，但當年香港貪污極度嚴重，不用如此嚴厲措施，沒有阻嚇力，也無法根治。而貪污受賄罪行性質特殊，搜證非常困難，貪官容易逍遙法外。當年最貪污的是警察部門，甚麼五億探長不知有幾人，法庭開審，盤問他們的財富來源，各人都用「老婆做雞，賺好多錢」來解釋，令人啼笑皆非，可見此條例之嚴厲，如何令貪官詞窮理屈。四十年來，防賄條例未引起很大爭議，鄰近國家和地區，都希望成立類似性質的機構，仿效相同法例，打擊貪污。

最想向香港學習的鄰近國家，是中國大陸。我不知這是真心還是假意，大陸官

方媒體，經常有介紹香港廉政制度的文章，詳盡分析和報道香港反貪防貪的法例、措施和體制。

記得曾蔭權落任前，被揭發廉租曾大屋坐富豪遊艇，廉署聲稱立案調查，究竟是否真的立案，至今仍是不清不楚。收到南方報業記者來電訪問，要我一層一層的講解香港的廉政、檢控和法律制度，重點是香港的第一把手犯法，廉署真的可以調查，把他送上法庭嗎？

我完全明白南方報業同行的深意，這招叫做出口轉內銷。眾所周知，中國大陸無論是公安、檢察，還是法院這些國家機器，全部都是共產黨開的。由地方到中央，共產黨都是老闆，刑不上士大夫是常態，連他們的親屬都不能動，也是人所共知的潛規則。不是因為甚麼其他原因，而是大家都有對方的把柄在手，你動我，我爆你，各集團的恐怖平衡，變得相安無事。

南方報業記者的苦心，我非常理解，香港廉署連特首都可以一查到底，內地甚麼時候才會建立這種六親不認的廉政制度？但我認為，內地的同行，必定白費苦心，一黨專政制度不改，廉政制度無法建立，總書記犯法，誰敢抓？而香港也在慢慢變質了，還有甚麼可以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九日

貪腐文化

連續寫了幾篇廉署，讀者可能嫌我長氣囉嗦，請大家體諒，相同年代成長，有類似經歷的香港人，都會有同感，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眼見香港沉淪，官場腐敗，前特首、前政務司長、當朝行政長官，都有案在身，被廉署調查，尤以前朝廉政專員被立案偵查，最令人震驚。除了唏噓、擔心，更是令人害怕，香港是否在走回頭路？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貪污腐化？甚至與中國大陸看齊？所謂中港融合，原來是劣幣驅逐良幣，腐敗不甘後人，率先融成一體。

與其說英國派來的總督麥理浩英明，排除萬難，毅然成立直屬總督的廉政公署，不如說殖民者明白到，他們的管治沒有合法基礎，如果要繼續下去，一定要在香港實行善政，廉潔政府是必要的條件。

過去四十年，香港的廉潔傲視全世界，更令鄰近國家和地區欣羨不已，是有遠見的英國人和幾代香港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但出了一個湯顯明，就把這個成果，一夜摧毀。

但我要問的是，為何香港的體制如此脆弱，四十年基礎，一個貪曾、一個貪湯就可以徹底打爛，顛倒混淆？香港廉政的基礎究竟是甚麼？為何建立起來如此困難，倒塌卻這麼容易？

有人說貪污受賄是東方人的傳統文化，不少亞洲國家，先進如日本、南韓，即使建立了政黨輪替的民主制度，貪污仍是無法根絕。不少人說，這是東方人的遺傳，甚至合理化為社會運作的潤滑劑，貪污收賄使工作更容易開展，效率更高，更為暢順，這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初期所必須的。這種觀點，在內地更為流行，甚至曾經出現在主流報章。

早前內地《環球時報》的一篇社論最為典型，指「腐敗在任何國家都無法根治，關鍵要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民間要理解中國無法在現階段徹底壓制腐敗的現實性和客觀性，不要舉國墜入痛苦的迷茫」。

視貪污受賄為理所當然，現階段中國發展無可避免，說法耳熟能詳，早已融入內地官場和老百姓的血液和骨髓之中，成為文化 DNA 的一部份。當中港兩地官員頻繁接觸，香港官員逐漸融入內地官場，觥籌交錯，酒酣耳熱，通過口水和酒液，將中港官場文化，融為一體。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賊寶

香港第一黨報早前刊出梁振英專訪，版面做得相當誇張。標題是「這個特首不太冷」，兩版跨版，再加一版整版，大相大標題。大就是好就會吸引人看，可能是港式強國傳媒的邏輯，宣傳效果如何？對梁振英今天的管治困局有沒有帶來任何幫助？你話呢。但總覺得如此陣式，有點為梁振英弱勢政府冲喜的味道。

訪問內容如何，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判斷。目的明顯想拉近梁振英與港人的距離，標題用「這個特首不太冷」已夠出位，更以潮語「宅男」來形容梁振英：「特首原來是個『宅男』」，但不同一般宅男，「CY是專『宅』香港」、「專『宅』工作」，拐個彎來塗脂抹粉，教人起一身雞皮疙瘩。

最有趣的，是記者自述了一段採訪花絮，話說記者搭的士到禮賓府，「怎料甫一報出目的地，司機大哥一句：『你點解去賊賓呀？』令人哭笑不得」。記者向梁振英轉述了這段對話，梁特首很坦然地回應：「這是政治的本質」、「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如果他生前死後都無人議論的話，我覺得亦好說明問題……戴卓爾夫人在

過身後亦被人評價功過，不值得花時間去想這些問題，做自己該做的事。」

以的士大佬一句「賊竇」，去襯托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豁達，甚至自比剛去世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歷史地位，這個苦肉計，用得刁鑽，也用心良苦。可惜的是，可能沒有人會記得梁振英如何豁達回應，留在腦海的，只有的士大佬的「賊竇」形容。

這位愛國報章的記者，不知是否地道香港人，還是內地派來的廣東人，我有這個疑問，是因為他對「賊竇」這個詞，是如此不夠敏感。記者有沒有深究，為何的士司機會把禮賓府形容為「賊竇」？「賊竇」內的賊頭，做了甚麼作奸犯科的事？更重要的，為何這個賊頭，竟然可以住進禮賓府？

有批評指梁的政府是呃回來的，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這位愛國記者，最政治正確的做法，是聽到司機大佬講「賊竇」，聽了就算，不須向梁振英重複。即使忍不住提問，想知道梁特首的回應，也不用寫出來。現在出街了，給人太多不必要的聯想和負面議論，顯然犯了宣傳路線的錯誤。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雞鳴狗盜

事情就是這麼巧合，就在愛國報紙記者轉述的士司機形容禮賓府為「賊窩」的時候，黃毓民在立法會就拉布剪布問題與主席曾鈺成鬥嘴，熟讀古書出口成文的毓民，指特區政府「雞鳴狗盜出其門，此士所以不至也」。曾鈺成反唇相稽，毓民舉出剛爆煲的頭號梁粉張震遠事件加以反駁，唇槍舌劍，煞是好看。食客三千的孟嘗君雞鳴狗盜的故事，讀者都耳熟能詳，未聽過的可上網找找，有啟發性。孟嘗君用的盡是雞鳴狗盜之輩，卻不以為恥，還以這些所謂奇人異士作為炫耀，套用今天特區政府的困局，很有現實意義。

梁振英的內閣成員相繼出事，不是一般普通的出事，而是足以斷送政治生涯，甚至鋃鐺入獄的大事。首先是梁振英僭建，不但屢次隱瞞，還以此攻擊對手而贏得特首大位，被輿論譏諷揶揄，政權是「呃番來」的。被揭發後，繼續面不紅心不跳的大話冚大話，以「語言偽術」蒙騙大眾，留下的尾巴，從山頂到赤柱大宅，至今仍未解決。

然後到梁振英的親信陳茂波，冷手執個熱山芋，接任互租私樓落台的麥齊光。甫上任，媒體揭發陳茂波經營舊樓劏房一條龍生意，又擠牙膏有樣學樣用「語言偽術」遮遮掩掩，最後還是漏洞百出，狼狽不堪。繼而又被報紙記者拍到酒後駕駛過雙白線，形象和公信力，跌到谷底。

繼而輪到行會成員炒樓專家林奮強，政府推出樓宇辣招印花稅前賣樓，為了盡快脫手，更提供相當有吸引力的佣金給地產經紀，極有可能觸犯官非，結果是長時期休假，不再出席行政會議。

梁振英內閣醜聞，一宗比一宗嚴重。行會成員張震遠的商交所生意失敗，被迫交回牌照，商罪科介入調查，拘捕四人，案情涉及假造文書，金額大得驚人，達三十多億港元。此宗轟動全港，甚至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形象的罪案，烈火幾乎無可避免會燒到梁振英身上。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從梁振英身邊的人連番出事看來，孟嘗君被指「雞鳴狗盜出其門」，不也可以應用在當朝政府身上嗎？「此士所以不至也」，真正的人才，都珍惜羽毛，緊張形象、稍為理性的人，會選擇上這艘賊船嗎？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看不明白

近四分一世紀的六四燭光晚會，不是沒有引起過爭議。一直有批評認為，燭光晚會形式二十年如一日，沒有新意，無法吸引年輕人參加。有一年，支聯會搞搞新意思，在燭光晚會中由年輕人演出一齣自編自導自演的舞台劇，怎料氣氛與晚會完全不搭調，出席者看得不耐煩，結果是劣評如潮。

近幾年的燭光晚會，形式雖然沒有多大改變，但細節已有所不同，漸漸多了一些年輕人元素。例如歌曲方面，除了耳熟能詳的《自由花》、《中國夢》之外，去年（二零一二年）一首新創作的《民主會戰勝歸來》，無論是旋律還是歌詞，都給予人積極的希望，為沉鬱政治下的香港人打氣。這首歌不但適合六四燭光晚會，也可以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戰歌。

六四燭光晚會被批評老土，不能吸引八、九十後零零後的年輕人，這種說法未必全無道理，但也不是百分百準確。這幾年現場觀察，發現參加集會的年輕人增加了不少，三五朋友，父母帶着子女，或由老師帶隊來的學子，他們都投入參與，為

這搞了四分一世紀的悼念活動，帶來薪火相傳的希望。

今年（二零一三年）燭光晚會的口號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老實說，這口號老土差勁，沒一點現代氣息，更不適合網絡年代，以今天的鬧爆文化，被罵個體無完膚是意料中事。但罵歸罵，「愛國愛民」的口號，成為了杯葛燭光晚會的最大理由，就令人完全摸不着頭腦。

老實說，我為人蠢鈍，智力有限，跟不上城邦本土派朋友們的論述。看過他們不少文章，發現他們的思維非常跳躍，又像意識流，總之捉摸不定，很難總結。

就以杯葛燭光晚會為例，城邦本土派說：「愛國」已被共產黨騎劫，「愛國」已等同「愛黨」，參加以「愛國愛民」為口號的燭光晚會，會被認為是認同中共政權。

我無論如何都無法理解這種邏輯。堅持了四分一世紀的六四燭光，你說是行禮如儀也好，作用不大也好，但擺明是衝着中共的血債而來，被共產黨視為眼中釘，如芒在背，要除之而後快。即使以「愛國」為口號，也是愛土地，愛人民，愛文化，無論如何與認同中共政權都沾不上邊。城邦本土派邏輯之高深，我看不明白。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大中華膠」

這幾天我常在想，即使支聯會沒有用「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作為燭光晚會的新口號，城邦本土派會不會同樣呼籲杯葛維園燭光晚會？我幾乎百分百肯定——會，只不過沒有那麼大聲，會用轉彎抹角的曲線歪理。

城邦本土派的理論核心，在於與中國切割和區隔：大陸是大陸人自己的事，香港人只應照顧自己的利益，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也不犯河水，各自生活，互不相干。

大陸毒奶粉，出產腎石嬰兒大頭娃娃，是大陸人自己做成的，香港人沒有責任為他們解決，守護本土，堅決反對大陸人來香港搶購奶粉，影響到香港ＢＢ「冇啖好食」。李旺陽冤死，妹妹被監視、好友被控顛覆，血淋淋違反人道人權，都是大陸的事，與香港無關。香港人千萬不要介入，井水犯了河水，就給了河水入侵淹浸提供了借口。我們只管自己的事，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絕對與大陸切割與區隔。

年前，萬計港人遊行到中聯辦致祭李旺陽，用城邦本土派的標準，統統都是

「大中華膠」。諾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劉霞被軟禁經年，幾乎精神崩潰。譚作人被囚，胡佳、艾未未等維權人士被毒打、被迫害。被迫流亡的赤腳律師陳光誠親和家人被毆打被控告。內地校長狎弄小學生，艾曉明老師以花甲之齡半裸抗議，在網絡引起震動……大陸人權民主法治貪腐，甚至純粹人道主義，都不關香港人的事，應不屑一顧，關注的都是「大中華膠」，都不是同路人，本土主義都要與之絕交。

城邦本土派不但主張香港人沒有責任為大陸人爭取民主，他們更主張大陸不應也不能有民主，如果大陸有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大陸人就會湧來香港，香港就會被吞併，要守護香港，大陸絕對不能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用同樣的邏輯，六四是大陸人的事，與香港無關，當年聲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按今天城邦本土派的標準，更是徹頭徹尾的「大中華膠」。他們甚至認為，香港人當年聲援學運，是押錯注落錯盤，失敗了，深感蒙疚，年年燭光晚會，是一種贖罪行為。

有沒有「愛國愛民」的口號，城邦本土派呼籲杯葛的結果都是一樣，只不過會用更曲折離奇的借口罷了。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

「告別中國」

城邦本土派呼籲港人杯葛「六四」，其理論基礎，就是中國的民主和毒奶粉一樣，香港人沒有責任替他們解決，要由中國人自己來承擔。

城邦本土派後來又澄清，他們沒有呼籲杯葛「六四」，只是杯葛由支聯會舉辦的，以「愛國愛民」為口號的「六四」燭光晚會。「六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到不同地方悼念。

這樣的澄清，確實有點奇怪，與他們一貫的論述前言不對後語，變來變去，叫人捉摸不定。

如果「回歸本土，隔絕中國」，是城邦本土派的核心理論基礎，透過告別「六四」來徹底「告別中國」乃理所當然，何必遮遮掩掩：我就是要與今天的中國切割，從此斷絕往來，中國的一切，包括「六四」，包括李旺陽和劉曉波，都是你們這些受共產主義幾十年毒害、無可救藥、早已成為低級「支那人」的事，與香港何干？

如果中國的一切都與香港無關，為何不與「六四」劃清界線，又要忙不迭澄清可以悼念「六四」，只要不到維園不參加支聯會的燭光晚會就可以了。

城邦本土派當然可以辯護說，我們是基本人道主義來悼念「六四」呀，我們要聲討中共的血腥屠殺罪行，悼念二十四年前死去的亡魂，稍有人道關懷的人都是應有之義，與中國不中國，根本沒有絲毫關係。

若果真的只是人道主義，譴責獨裁政權屠殺人民，那豈止一個「六四」？日本的南京大屠殺、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殺人政權、南韓的光州暴行、科索沃的種族屠殺。再遠一點，當年白人屠殺美洲印第安人、澳洲的白澳政策、英國以暴虐手段對付愛爾蘭共軍、美國的關塔那摩空軍基地仍繼續虐殺涉嫌恐怖分子……如果你們真的站在人道立場，為何不出來聲討這些現行的和歷史的殺人政權？

城邦本土派當中有不少都是鍵盤戰士，活在自己的虛幻世界裏，以為在鍵盤打了就是做了。樹敵為樂，到處尋找港奸和大中華膠，亂扣投共帽子。

呼籲港人告別「六四」，不要介入內地政治，對內地違反人權人道要把頭別過去，默不作聲，否則會惹來河水侵犯井水。這些取態不都很耳熟嗎？但不是出自左人左報，而是出自城邦本土派口中，你覺得奇怪嗎？

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

冷血

李旺陽逝世一周年，當局如臨大敵，守衛森嚴，墓地列為禁地。幾十個公安圍守着墓園，禁止人們拜祭，拘捕犯禁的維權人士，扣留問話並警告：「我明確地告訴你，李旺陽這個墓不能隨便來的，這個人不能隨便看的，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看守這裏。」

共產黨員號稱唯物主義，但對死人卻怕得要死。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人為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包括文革等政治運動又鬥死幾千萬人，八九「六四」大屠殺死傷人數仍未有正式統計，川震豆腐渣學校活埋數以百計學子，到今天李旺陽「被自殺」……舊債未清，新債又來。死人是禁忌，墓地是禁區，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家屬拜祭死者，摯友憑弔亡靈，就會顛覆政府，動搖政權，視祭奠危害國家安全，要徹底禁絕？用普通人的邏輯可能想破頭都不能明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當局如何嚴防死守，禁止任何人接近墓志，成千上萬的冤魂是守不住禁不絕的，終有一天，討還血債，會討到殺人者的頭上來。

一個非常複雜離奇的繩結，把李旺陽吊死在窗前，稍有常識者都知道李旺陽是非正常死亡。照片非常震撼，激起港人極大義憤，以萬計群眾上街抗議，表達哀思。一年過去，香港人無法忘記這位為了追求民主自由，「砍頭也不回頭」的錚錚硬漢。

一個異見者被當權的折磨了二十多年，弄得雙目失明、雙耳失聰，出獄後又突然死於非命，稍有血性的人都會怒髮衝冠，要嚴懲兇手，要追究責任。

香港人悼念李旺陽，是良知的呼喚，除非是滅絕人性的殺人兇手，都不會對這種正義行為，作出揶揄指摘。但城邦幫主卻偏偏要挑釁人類最基本的良知，在面書寫下這段冷血文字：「左膠又悼念李旺陽。香港那群左膠廢物，老實問一下自己：你與李旺陽好親嗎？你真的好有感觸吧？這麼久，還攬住他的吊頸屍首，令他不能解下來。這群左膠廢物，那種不是出自真實的假惺惺，令人厭惡。要背屍體，請回大陸去，不要賴在香港。左膠這種猴子戲，會延續至七一。」

如此冷言冷語，常人無法理解當中的邏輯。左派輿論都不敢說的，城邦幫主宣之於口了。

二〇一三年六月九日

餌誘拍蝶

鳥季早過，夏雨延綿，連拿起相機到野外碰碰鳥蹤的機會都沒有，每到假日，只能呆坐家中，面對令人鬱悶的天氣，倍感難過。月前，鳥季尾聲的尾聲，拿着相機到鳥攝熱點，無甚收穫，候鳥早已回歸，本地林鳥，也熱得無法出來。偶爾聽到幾聲鳥鳴，忽遠忽近，但鳥蹤杳然，連影子都看不到。

沒有鳥兒，還有蜻蜓和蝴蝶，今回看到的主要是豆娘，形態比較纖細，更難對焦。無論豆娘還是蜻蜓，都是交配的好日子，雨後太陽，雙雙對對的呈現各種美態，羨煞旁人。在悶熱的天氣裏，拍得滿頭大汗，但為身心帶來剎那寧靜，有份外清明的感覺。

生態攝影愛好者，有的專門鳥攝，有的特別喜歡蝴蝶，也有蜻蜓的愛好者。甚少會碰到三者都喜愛的拍友，因為拍鳥和拍昆蟲攝影器材有所分別，因而有所區隔。

一回下大雨，發燒友在亭子避雨聊天，跟喜愛蝴蝶的拍友談起，原來他們也碰

到餌誘拍蝶的問題。近年有不少罕有的蝴蝶品種在香港出現，在網上發佈消息，拍友馬上起哄，幾十上百的蜂擁而來，本來寧靜的野外生態，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草地山嶺被踏個稀巴爛，經常發生，千軍萬馬長火短火，無論是鳥、是蝶，其他一切，都嚇得魂飛魄散。有些拍友為一幅「靚相」，更是無所不用其極。

我對餌誘拍鳥早已耳聞目睹，餌誘拍蝶又是如何進行？拍友說，蝴蝶採蜜，都嗜甜，拍友用糖水吸引蝴蝶，不少運動飲料糖份很高，買一罐現成的，噴在地上枝上花上，蝴蝶以為是花蜜，會停下吸啜，任由拍攝。

聽過拍友解說，我覺得匪夷所思，自然的花蜜，和人工合成的運動飲料，又或是糖水，成份不同，天差地別，雖可吸引蝴蝶到來，但對自然生態，對蝴蝶健康，會帶來怎樣的影響？蝴蝶壽命不長，生存的最大任務是繁殖下一代，為了拍攝而人工餵飼，會否影響牠們的壽命？會否破壞牠們的生殖能力？生態攝影變成生態災難，於心何忍？讀報方知，拍蝶而破壞生態的方法，更是層出不窮，愈做愈離譜。例如連花帶蛹摘掉，帶回家裏繁殖，等蝴蝶脫蛹而出，獨家拍攝。更恐怖的方法，這些拍友也想得出來。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二日

不擇手段

用糖水或偏甜的運動飲料，使蝴蝶誤以為是花蜜，停駐吸食，便利發燒友爭相拍攝，本來已經不對。這樣做違反自然，肯定損害蝴蝶健康，有礙繁殖，蝴蝶更有機會早死。但有些拍友想出來的方法，更是恐怖得驚人。

拍蝴蝶要求的技術不低，最大的困難，是蝴蝶的停留時間不會很長，即使停下來，翅膀有時不停震動，頗難對焦，有甚麼風吹草動，容易嚇走，要拍得好，殊不容易。一些拍友想出這樣的「毒招」：用糖水引蝴蝶，相同地點又塗上膠水，蝴蝶被甜味吸引停留，馬上被膠水黏着，動彈不得，拍友可盡情拍攝，蝴蝶再不能飛走，但下場如何，可想而知。

在報上看到這麼的一種殘忍的拍攝蝴蝶方法，無名火起，極度憤怒。要拍得一幅所謂「靚相」，不惜殘害蝴蝶的生命，生態攝影變成生態殺手，我想知道，這些人對蝴蝶下毒手之前，心裏在想些甚麼？

鳥攝的過程中，我也親睹類似的情況，更駭人聽聞的，只耳聞而未曾目睹，例

如爬樹搗鳥巢，擲石趕鳥拍牠們飛翔的姿態……這些人心態都是一致的：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

我無法理解的是，他們參與拍鳥拍蝶這類生態攝影，目的是甚麼？如果答案是「為了拍得一幅好照片」，就是為了「拍好照片」這個純粹目的，就可以不惜破壞生態？把動物植物踩個稀巴爛？傷害甚至殺死拍攝對象？拍到「靚相」，他們就滿意了？就達到目的了？

如果問到：「拍一幅好照片」的目的又是甚麼呢？報紙上的講法是：照片放上面書，然後很多個 like，成千上百個「好靚！」「勁！」「讚！」「好！」……諸如此類的評語，他們就心滿意足？我始終想不通的是，為了拍一幅「靚相」，不惜搗毀人家的鳥巢。為了獨家蝴蝶照，連花帶蛹摘下來帶走。為了拍攝罕有的蝴蝶，用膠水固定最後殺死蝴蝶，純粹為了多幾個面書上的 like，這就是他們的真正目的？

當然，好的生態圖片是有價的，但他們堆砌出來的作品，又未到可以賣錢的水平，知道拍攝過程的雜誌編輯也不會採用，不惜破壞一切都要拍到所謂「靚相」，背後真正的推動力是甚麼？知道真相的朋友，請有教於我。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異化

生態攝影，是鳥攝、拍蝴蝶還是昆蟲，又或大自然獨特的風景，都是非常美麗的事情。生態攝影的美麗，不但是最後的產品——一幅靚相，而在於整個過程。

我向朋友解釋，鳥攝需要很大的耐性，有時偶然碰到，令人驚艷，但更多的，是以小時計的等待。多數朋友都會馬上回應：就像釣魚一樣嗎？我連忙糾正，跟釣魚不同，釣魚要用餌和鈎，要把魚帶走吃掉，入侵性很強，對大自然造成傷害。

鳥攝就不同了，不動大自然一根毫毛，不破壞自然生態，帶走的只是鳥兒的影像，留下的是對拍攝過程的美好回憶。我向朋友強調，鳥攝比釣魚，對大自然友善得多。必須承認，其實我錯了。這只是理應如此，是天真的想法，與殘酷的事實有相當距離。美麗的事情一旦傳播開去，變成眾所周知，就會集體起哄，蜂擁而來，往往變得非常醜陋，過程更是不忍卒睹。

每到鳥季，熱門地點數十支長火短火，陣勢已經相當嚇人，有時更會對罕見的品種展開追逐，抬着碩大的器材急行軍，塵煙四起。稍有生命的，如果不給踩死也

會嚇死。見過鳥兒被追得筋疲力竭，奄奄待斃，還不放過，沒完沒了的圍着拍攝，好像不把鳥兒迫死，誓不罷休。

有一回，海洋公園附近出現了一隻戴勝，是冬候鳥，頭上有奇特的褐色冠羽，造型可愛。消息在網上傳出，經主流傳媒報道，拍友聞風而至，人山人海，當然也少不了會餵食誘拍。我沒有專程湊熱鬧，每到一處觀鳥點，他們都熱烈討論，彷彿拍到了，才算合格，成為時尚。亂拋垃圾、煙頭，放盡喉嚨說話，吹噓戰績，品評對手，把大自然的美態，搞得一塌糊塗，把生態攝影的初衷，破壞殆盡，這種情況，見過不少。大戰過後，攝友作鳥獸散，剩下是一爛攤子。這不是異化是甚麼？

即使給你拍到一幅靚相，在面書呃了很多個 like，那又如何？如果過程非常不堪，你敢理直氣壯的公之於世嗎？

真正的觀鳥者，他們都不喜歡一窩蜂，即使發現新的鳥蹤，都不會公開，只會低調行事。經驗告訴他們，人多就會出事，一定造成破壞，為了保住僅存的生態，雖然消極，只能如此，也不得不如此。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好使好用

中國網民對斯諾登叛諜案歡欣雀躍，比香港網民對某政黨副主席落選立法會選舉，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掛橫幅上街慶祝，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很簡單：美帝你都惡得耐啦，經常以人權干預中國內政，天下烏鴉一樣黑，你不也是一樣侵犯美國人的私隱，甚至侵犯到你的西方盟友，中國和香港的頭上來嗎？其身不正，又有甚麼資格批評我們？

這種幸災樂禍，我一點都不奇怪，十二年前（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看着兩架飛機接連撞向世貿中心，有一幫在美國讀書工作的中國人，鼓掌歡呼，表現得異於常人的興奮。新聞報道出來，不少中國人無地自容。但吃狼奶長大的中國人，對發生在被視為敵人的身上的災難，這種有違人性的表現，是常態，不會輕易改變。

斯諾登案畢竟與「九一一」非常不同，「九一一」人命關天，死傷無數，除非你是策劃襲擊的冷血恐怖分子，看着這場人類災難，絕不應該有絲毫高興的感覺。

中央情報局叛諜斯諾登，究竟是英雄還是狗熊，是愛國還是叛國，連美國人都有激烈爭論，撐斯反斯的都是一半一半，甚至認為斯諾登出賣美國利益，危害美國安全的民意，略佔上風。一路走來，愛憎分明的中國人民，將敵人的敵人視為盟友，又有甚麼奇怪呢？

本地的反共和親共政客，不約而同排隊到美帝駐港總領事館請願，背後的理由雖然不同，但都是要求特區政府保護這位叛諜，拒絕美帝的引渡要求。立場截然相反的本地政客，對斯諾登都愛護有加，更與中國官方態度一致，相當罕有。《環球時報》的社論說，引渡斯諾登，特區政府很失分，中國沒面子：「斯諾登準確說不是『逃』到香港的。他進入香港的身份是合法的，他因信任香港是自由民主之地，而選擇在那裏揭露美國政府的醜行。斯諾登的行為符合世界公眾的利益，包括符合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利益。如果香港將其引渡回美國，是對斯諾登信任的辜負，也是對世界輿論圍繞香港各種期許的辜負。香港的形象將因此嚴重受損。」

哈！香港真好使好用，用得着，就讚「香港是自由民主之地」，要打壓，就是反中亂港的顛覆基地了。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不能隻手遮天

美國聯邦檢察部門正式以間諜、偷竊及轉移政府財產等罪名，起訴藏身在香港的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並要求特區政府將其拘留、引渡回國。據報，香港警方正為斯諾登提供安全屋和保護，直至斯諾登離港，抵達第三國家為止。

如何處置斯諾登屬外交問題，是中美關係的範疇，特區政府當然無話事權，只能執行中央政府的決策。中國政府不交出斯諾登，一方面因為他還有情報價值，可以從他身上，找出美國如何在網上監控人民和盟友，以及入侵中國和香港網絡的意圖和情況。另一方面，也給美國下馬威，中國是一個「大國」，外交決策完全自主，絕不會跟着美國的指揮棒起舞。

當中國五毛網民為中國外交勝利再一次歡欣雀躍的時候，由於信息的絕對封閉，他們並不知道，美國國內要求保護和特赦這位「叛國者」的民情，絕不在少數，這些聲音，不需要如中國的維權人士一樣，要偷偷摸摸串連，也不需要冒着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危險，而是光明正大，透過傳播媒體、法律途徑、國會議員、民

間組織、示威集會，形成力量，表達訴求。

同情和反對斯諾登的聲音並非一面倒，在自由社會的聲音從來都不會一面倒的，但足以令行政機關灰頭土臉，窮於回應。為了應付民眾對政府侵犯私隱的質疑，由白宮發言人到情報頭子到美國總統，也要面對電視鏡頭，向人民解釋蒐集情報如何操作、怎樣運用、介入程度、對反恐有何幫助，希望取得輿論的支持和人民諒解。

這樣做當然不能釋除民眾的疑慮，美國的民權組織，已組成律師團，替只是平民百姓的當事人，或許是藍領工人、家庭主婦，控告美國政府入侵人民的私生活、竊聽通訊、侵犯私隱，索取天文數字的賠償。美國雖是興訟頻繁，但不要小覷這些官司，因為美國也是一個以司法獨立著稱的國家，大衞也隨時可以扳倒巨人。

中國的五毛網民，生活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封閉天朝大國裏，當然無法理解，美國這個雜亂紛陳，時常互扯後腿的國家，正正就是權力互相監察互相制衡的表現，縱使行政機關腐敗濫權，也不能隻手遮天，不能把真相永遠埋在地下。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不甘後人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搞了連串七一維穩活動，雖然矢口否認，但稍為用腦想想，就知道是衝着七一遊行而來。

過去回歸紀念日，也有些大嬸跳花鼓舞秧歌舞，都是早上起跳，中午結束，不會與下午的遊行撞時間，以免衝突發生，這是兩個陣營的長期默契，一直相安無事。

今次藉口要佈置場地，儀式要拖到下午二時開始，地點又在政府總部。更絕的是，那些飲茶五折按摩優惠買樓免佣，偏偏不遲不早兩點到五點，不是要吸引那些貪威識食，寧要小便宜不去遊行的香港市民嗎？目的是要拉低遊行人數，不是很明顯嗎？如果真是這樣，又未免太小覷香港市民既堅持原則，又鬼馬多變的腦袋了。

香港人堅守又食又拎的光榮傳統，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在政治行動上，也實踐得相當成功。蛇齋餅糭大行其道，無可抗拒，「食窮民建聯，票投社民連」，曾經叫得震天價響，既戲謔又霸氣，收效顯著，口碑傳誦至今。

因此之故，以靈活變通聞名於世的香港市民，既然各方踴躍提供優惠，感謝也來不及，不拿白不拿，豈會抗拒，大可先規劃購物遊行全攻略，細心制訂路線圖和時間表，放上面書公諸同好，先拿盡着數，再政治表態，一次過滿足所有願望。

維穩商號只提供兩點到五點優惠，分明是要應酬建制的苛索，又不想蝕底太多，意思意思，唯有想出如此小家子氣的所謂優惠模式。沒有參與維穩的商戶，眼見別人生意滔滔，自己的卻門可羅雀，不但損失金錢，更失掉面子。不同意見的商號，也大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與維穩集團對着幹，掛出大大個招牌：「參加遊行，折扣優惠」。

但優惠不妨慷慨一點，凡參加七一遊行者，以自拍的相片為證，購物飲茶都有折扣，憑收據又有大抽獎，獎品豐富，人人有份，為期長達一個月至一年，以廣招徠，更可能有機會博得「民主商號」之稱譽，以小博大，既可揚名，又做實事，何樂不為。

一家婚禮公司早已不甘後人，身體力行，七一遊行，九折優惠，用情侶在今年（二零一三年）遊行的相片為證，有效期一年，未到七一，不知效果如何，但至少已在面書熱傳，贏盡口碑。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維穩騷

我不熟悉本地藝能界，接騷是否真的會不問性質，只問價錢檔期，簽約後不對勁，形象不符粉絲失望，才鬧翻天，究竟是真心誠意，還是宣傳策略。我對娛樂圈一無所知，無法有任何肯定的結論。

不過無論如何，巨蛋維穩騷，當局以為流行樂隊吸引年輕粉絲，拉低遊行人數，明顯是打錯算盤，得不償失，無可補救了。

互聯網上，無論是別有用心還是真心實意，無論是好言相勸還是破口大罵，已帶來遊行與維穩的討論風潮。參與維穩騷的樂隊相繼發表聲明，斬釘截鐵，說只會站穩雞蛋而不是巨蛋那一邊，並實牙實齒承諾唱完就參加七一遊行，並呼籲樂迷加入。

不要小覷網上討論的威力，「身在曹營心在漢，唯有曹營奏蜀樂」，如果言出必行，那麼，巨蛋維穩騷無疑又多了一個反對派的平台。試想想，如果樂隊在舞台上唱首本名曲，然後叫語帶相關的口號、說諷刺現政權的說話，鼓動樂迷聽完演唱

會上街，主辦當局阻止得了嗎？即使事前打招呼再叮囑，可以百分百確保不會發生嗎？這一定是維穩騷主辦者始料不及的。

向特區政府獻這條「屎橋」的主辦當局，雖屬娛樂界，但對樂迷與樂隊之間意識形態的互動，似乎一無所知。粉絲把樂隊視為偶像，不只重視唱功靚樣，更重要的是「啱嘴形」，對不少事情的想法比較一致。樂隊曾在反國教集會獻唱，不少歌曲都比較社會性，體現樂與怒的反叛精神，要他們加入維穩腰鼓舞秧歌舞行列，不但格格不入，更是侮辱，等同背叛粉絲，與判死刑無異，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與樂迷一起強力反彈。

主辦當局，包括樂隊的唱片公司，難道對這個顯淺的道理一無所知嗎？以為樂隊受年輕人歡迎，用銀彈把樂隊拉到維穩騷，就能把年輕人穩住，留在親建制行列？這種低級錯誤都會犯，他們的水平如何，有目共睹。

真實的情況可能比我想像的簡單，其實可能只是為了交數。無論維穩騷好，蛇齋餅糭購物優惠也好，做了就當完成任務，有所交代，也可得到相當可觀的維穩費，不管效果如何，總之過咗海就神仙。反正維穩費多得很，不拿白不拿，對吧？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冇家教

演藝學院畢業禮，學生用不同方式向梁振英表達要「真普選」的訴求，每人只有六秒時間。演藝即是演藝，沒有橫額口號青筋，有的只是藝術和創意：牛步三鞠躬舉中指拳頭交叉手跪求屁股向着主禮的校監，想得出的符號都差不多做齊了，和平而激烈，理性但有個性，沒干擾典禮進行而又立場鮮明。參加者大部份是電影電視系的畢業生，他們都是演藝界的未來棟樑、香港演藝事業的希望，向你們的創意與膽子，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梁振英對着幾十位同學的抗議，不能中途離座，也不能召喚保安把畢業生抬出去。即使如坐針氈，也只能厚顏對着他們微笑，虛情假意得像一塊硬膠。抗議只要花點心思，沒有震天口號，也沒有肢體衝撞，也能出現震撼效果。

網上討論熱火朝天，香港價值多元，當然有讚有彈。那個甚麼王國的家長網站，極度保守，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其實保守都是一種價值，沒有甚麼對錯，但只要有點水平，也能服人。他們眾口一詞譴責同學冇禮貌，破壞典禮的莊嚴，可惜，

全部都是不經大腦人云亦云的歪理，最多批評的是：這批同學冇家教。但甚麼才是正確的家教，卻說不出所以然來。

這些家長應該是這樣教導子女的：嚴守規矩，尊敬老師，不要駁嘴，對校長要有禮貌……這些應該就是他們的所謂家教。聽教聽話得人中意，是他們的核心價值，說得白一點，就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向手握權力的人說不，更不可以擺出對抗姿態。

這些所謂家教，嚴格來說，只是他們的生存之道，是世界仔的搵食秘訣，反映了父母的價值取向，以他們的自身經驗，奉承有權力的人，不要得罪權貴，面面俱圓，安安穩穩，順風順水，食四方飯。這些家長會不會教子女，做人要有良好的品德呢？例如要忠誠老實，例如不要說謊，例如做錯事要坦白承認，不要轉彎抹角隱藏遮掩，然後諉過於人……如果這些父母真的有家教，也會教導子女最基本的道德價值吧！

如果有的話，這些有家教的父母，又有否教導他們的子女，如果遇到說謊的校長、誠信盡失的上司、做錯事大話連篇的政客，這些人也值得尊重嗎？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日

老幹部文革恐懼症候群

畢業學生在典禮中，用行為藝術向梁振英抗議，只批評你們有家教，不指摘你們搞文革鬥垮鬥臭梁振英，算你走運，是最客氣最溫和的了。

我這種說法並非憑空想像，而有實例為證。嶺南大學委任新校長，在二十三條立法、國民教育等議題上左到不堪的「梁粉」雀屏中選，師生震驚，擔心大學自由和自主，受到政治侵害。遴選大學校長的過程透明度低，極不民主，既成事實，臨門一腳才迫師生接受，學生和老師感到不滿，理所當然。

諮詢會只是走過場的指定動作，學生為了表達不滿與憤怒，拉橫額叫口號，要求這位準校長就人權民主學術自由等議題表態。這種諮詢，其實沒有甚麼實質作用，因校董會早已決定了人選，無權無勢的師生根本不容置喙。但程序歸程序，諮詢會是校政民主的一部份，不少大學院校都有，校長表現正派一些，親和力強一些，走學術而不是旁門左道的政治路線，學生比較容易接受。若人選有爭議，學生表現激烈一些，這都是正常現象，何需大驚小怪。

但竟然有人批評出席諮詢的學生，在會上拉橫額叫口號，等同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在學校批鬥校長。真是唔識俾你嚇死，識就俾你笑死。

這種說法，對毫不熟悉文革歷史的讀者來說，確能蒙騙一時，也會令極端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心頭一驚，更會成為「愛國報章」作為攻擊學生的彈藥。但對稍為了解文革歷史的朋友來說，斷不會將文革的荒謬瘋狂的歷史，與追求校政民主化的行為，混淆在一起，如果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用抗爭手段改變制度，爭取合理權益的行為，在民主文明的社會，根本就是家常便飯。在社會如此，在學校如是，指摘這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翻版，只是夏蟲未見過冰是甚麼模樣。

動輒扣人家搞文革的帽子，是一種病態，無以名之，姑且稱為「老幹部文革恐懼症候群」。經歷過文革批鬥的老幹部，對民主都極度恐懼，以為一定會失控得無法收拾。當年鄧小平出重手鎮壓民主牆運動，後來的六四屠殺，都建基於這種恐懼。

稍有亂象，動輒扣人家文革帽子的，是否也患了相同的症候群？

二〇一三年七月六日

萬能 key

「不到台灣，不曉得文化大革命還在搞」，是很多年前，不知誰發明的順口溜，是一些人對台灣民主轉型看不慣，出現牴觸情緒。兩岸三地馬上各取所需，各自演繹：台灣執政元老被奪去千秋萬世的既得利益，指摘反對黨搞文革。大陸官員振振有詞，實行民主就會亂七八糟，絕對要穩定壓倒一切，否則文革重臨。

當台灣的民主轉型漸上軌道，政黨輪替有秩序進行，舉台灣做反面教材已沒有甚麼說服力，香港的極端保守派，隨手拈來，拿埃及作為例子，批判香港的民主抗爭：「埃及政局帶來的不祥預兆，實在不得不令人深思」。這番說話，根本就是萬能 key，可以套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亂局，今天埃及，明天利比亞，後天非洲小國，雖然好使好用，但絲毫沒有說服力，寫了等於白寫。

對一些保守人士眼中離經叛道的行為，很廉價地指摘別人搞文革，也是一種常見的萬能 key，任何抗爭行為也可以套用。這還未夠，更難聽更荒謬的指摘也聽過了。例如城中熱話「佔領中環」，有不同意見，只要講道理，大家不妨心平氣和討

論，但卻偏偏要提出大纜扯唔埋的比喻，令人哭笑不得。

建制動員一切力量反對佔中，愛國輿論鋪天蓋地，十八區議會輪流表態，不知哪裏冒出來的團體，也爭相現身，為打壓佔中貢獻一分力量。

最近，一位與官方關係密切的家長會主席，赤膊上陣反對佔中，為阻止佔中議題進入校園，竟以此為喻：「鼓勵學生犯法，嚴重過沙士」。聳人聽聞但邏輯混亂，經不起推敲。甚麼才算進入校園？是否「講吓都唔得」，又或只准講反對意見，講佔中理據的，就等於鼓勵學生犯法？為何在校園鼓勵學生理性思考佔中，會嚴重過沙士？

通識科講究批判思維、獨立分析，連城中熱話都要把學生蒙在鼓裏，要他們停止思考，只聽一面之詞，算甚麼教育之道？佔中分分鐘會成為文憑試通識科考題，阻止子女認識佔中，影響成績，減低入大學機會，誤了他們的前途，將後悔莫及。

在同一研討會，一位激動的家長，更以「兒子強姦母親」做比喻來反對佔中，這種水平的反對意見，連反駁都浪費時間。

二〇一三年七月九日

另類洗腦

應該是長毛梁國雄剛當選立法會議員不久。那天，中午時份，我路過一家中學，看見長毛從學校出來，身旁應該是校長。我問長毛為何會在這裏出現？他說向同學演講完畢，剛要離開。

當年的長毛，是主張不斷革命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成員，他的四五行動，經常抬棺示威，比今天激進以十倍計，幾乎人人敬而遠之。主流傳媒視長毛為異類，採訪只有片言隻語，詳盡介紹長毛背景、心路歷程、政治主張的人物專訪，絕無僅有。

那時候我在電台有個訪問節目，約了長毛做嘉賓，高層緊張到不得了，吩咐這提醒那，不勝其煩，表面應酬，轉頭就當耳邊風。

邀請長毛演講的中學是地區名校。說實話，我對名校沒有多大好感，考試成績標青，但校風保守，更容不下異見，怕事畏縮，豈會刺激學生活躍思想，發出不同聲音。名校竟邀請長毛到校演講，以當時的社會氣氛，試想會引起多大爭議，

搞不好會被指控把激進分子帶入校園，引來干預。不禁對校長另眼相看，留下深刻印象，正值女兒升中選校的頭痛時刻，學校立時排名升級，成為心儀對象。後來得知，過了多年，學校又邀請了獲釋不久的程翔到校演講，自此，我對校長致以無限敬意。

提起這件差點忘記的陳年往事，是因為最近佔中議題，在中學引起爭議，焦點並非「學生應否參加佔中？」而是「學校應否邀請主催者進入校園討論？」。

協恩中學邀請戴耀廷教授到校講解佔中與公民抗命，引起愛字頭團體猛烈抨擊，演講當日，更到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抗議。愛字頭表示，佔中進入校園，等同教學生犯法；教學生犯法，等於在學校賣毒品，佔中等同毒品，絕對不能進入校園。這種低水平邏輯當然不值一駁，可幸協恩校長企得很硬，沒有向來勢洶洶的惡勢力低頭，又有范徐麗泰做嘉賓以作平衡，愛字頭惡勢力又少了一分打壓耍賴的借口。

讓中學生了解社會議題的正反觀點，找不同立場的人物到學校演講，大開學生眼界，刺激同學思考，正正彰顯教育的真義。「阻止佔中進入校園」，是剝奪同學對社會議題知的權利，與洗腦沒有多大分別。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電子書

書展人們關心的數字，除了人數是否旺丁，還有銷售是否旺財。今屆（二零一三年）書展，究竟會有多少人買書，事前一致悲觀，不被看好，印刷書銷量下跌，已經是共識，問題是跌多跌少。更悲觀的是，下跌不是一年兩年的事，而是長期的不可逆轉的趨勢。

少人買印刷書，有人歸咎愈來愈普及的電子產品，無論食飯搭車，男女老幼，幾乎人人都是低頭族。智能手機，大小俱備，娛樂資訊，上網打機，要甚麼有甚麼，由朝到晚，廢寢忘餐，試問除了要應付考試，還會有閒情有時間認真看書嗎？

這個說法不無道理，但似乎未能解釋事實的全部。沉迷智能手機的低頭族，平日也未必看書更不會買書。閒極無聊，即使連報紙也未必會看，遑論正正經經的拿起書本。換句話說，無論有沒有手機，這幫人也不會是印刷書的潛在市場。

我認為，印刷書最大威脅始終是電子書。在香港，電子書還未普及，出版少之又少，還看不到電子書對印刷書的威脅，香港的傳統出版社，還未有任何準備，接

受電子書的挑戰。

西方世界電子書愈見普及，主要原因，是因為發明了高質素的閱讀器。無論智能手機還是平板電腦，當然可以做閱讀器看書，但太亮、反光，或其他因素，讀起來總不及真正印刷書那麼自然，閱讀太久，眼睛會很累，而近視老花都會相應加深。

一般手機在光線不足下閱讀，屏幕太光刺激眼睛。在陽光下又因為反光而無法看得清楚。

專供電子書的閱讀器，屏幕像真正的書紙，而電子墨水的解像度也相當高清，字型和字體大小可以調校，非常適合我這類上了年紀的老花眼。更重要的是，屏幕不會反光，室外陽光底下，閱讀絕無問題，如果光線不足，就像一般紙書，開燈照亮就可以，久看也不會太累。

這類美國研發的閱讀器，牌子不只一款，但流行的都會與賣電子書業務扣在一起，生意模式相當成功，至於如何運作，日後介紹。世界上任何角落的暢銷產品，無論是否中國製造，都有強國山寨版，而且做得相當神似。性能如何，有多耐用，電池會不會爆炸，全部閣下自理。如果是山寨版，當然享受不到正版的服務模式。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帶一櫃書去旅行

電子書閱讀器輕便，userfriendly，容量超強，不反光，容易讀，價錢比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便宜，這些固然都是賣點，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電子書的銷售模式。

電子書當然在網上買，買的當然也是軟拷貝。買了閱讀器，登記了戶口，即可進入戶口買書，不消幾分鐘，書就下載到閱讀器，不用等郵寄，不用舟車勞頓專程出城，心愛的書，馬上到手，即興購買的快感頓生，若不夠克制，肯定上癮。

如果你像我一樣，買書慎之又慎，要打完書釘，起碼快閱二、三十頁，覺得值才會買，放心好了，不少書都有試閱，除了詳細目錄外，還有一個半個章節的內文，看夠了，慢慢買也未遲。

付錢買了一本書，你不只可以在一個閱讀器下載，如果用相同名稱註冊，那本書還可下載到五到六個閱讀器裏。換句話說，只付一本書的價錢，一家大小都可以人手一本，而且不限該公司的閱讀器，別的牌子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可以暢通無

阻。

別以為這樣，買一本書，就可以無限拷貝，盜版分享，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這樣做，有沒有人曾成功解拆，至少我不懂，也未發現網上有這種行為，可能是我孤陋寡聞，如果我錯了，希望讀者指正。有了這樣的電子書技術，美國的網上書店可以大行其道，更是門庭若市，利潤豐厚。

電子書不需油墨紙張，按常理應比印刷書便宜。但經濟學第一天的課已經教導我們，商品定價不一定要和成本掛鈎，而由供求決定。從定價策略看，若電子書價格定得太低太吸引，印刷書就會滯銷，書已印好，紙張油墨成本早已付出了，經濟損失慘重。因此之故，電子書與印刷書定價幾乎沒有分別。

美國電子書另一個重要的行銷策略，就是大贈送。一些已經沒有版權限制的經典著作，可以無限制下載。有些出版了一段時間，曾經非常暢銷、版權仍在的，也會推出免費或極平版本，以收宣傳之效。還有一種服務是借閱計劃，書可以免費下載，但過了時限，就不能再讀。這個服務當然限制在特定書本，也只有美國本土，才享有這種優惠。

閱讀器可以裝數十上百本書，今後不只帶一本書去旅行，而是帶一櫃書去旅行。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文電子書

寫了幾篇電子書，都是美國公司出售的閱讀器和英文書。讀者可能會問，為何不介紹華文電子書的情況？

有沒有華文電子書這回事？應該是有的，但相信合法的正版的很少，也不流行；即使有，也是艱苦經營。美國的閱讀器可以呈現多國文字，包括中文，但華文電子書，始終無法納入正軌，究竟是甚麼原因？

正正式式出版華文電子書的出版社很少，但盜版下載的中文電子書網站卻非常蓬勃，大陸台灣，簡體繁體，一應俱全。有些網站，書種齊備，最快最新，兩岸三地流行作家，幾乎全部有齊，全集幾乎一本不漏，而且更是完全免費，看見這種網站，版權持有人肯定欲哭無淚。

我不知道這些書，本來就有電子版，還是原本是印刷紙書，再加工變成電子書。看過一個台灣網站，每一本電子書，都會很有禮貌地鳴謝相關的「校閱人」，如果有錯漏，又有勘誤表，禮貌周周，做得頗為嚴謹。仔細想想，有點奇怪，難

道這個網站的華文電子書，是有人按着印刷書逐字逐句打出來，再放上網任人免費分享的嗎？還是把書本掃描後，再由認字軟件化為電子書？是怎樣的一群人會這麼「神心」，花這麼多時間和精力，把書的電子版放上網，任人下載，不收分毫，動機就是公諸同好，好的東西就應與人分享這麼簡單嗎？我不認識台灣的版權法律，不知道這個網站有否犯法，但知道存在已久，一直相安無事，電子書種也更新頻繁，而且頗受歡迎，台灣的版權，看來管制得不算太嚴厲。

算是法治之區的台灣尚且如此，無法無天的大陸更不用提了。大陸有不少這類下載電子書的網站，頗具規模，還大剌剌的收廣告圖利，可見瀏覽使用的人不會少。莫言取得諾貝爾文學獎，突然成為暢銷作家，不止印刷盜版氾濫成災，在大陸的電子書網站，馬上有整套莫言全集下載，使人目瞪口呆。

看到這裏，讀者應該明白，為何出版社不會經營華文電子書。兩岸三地的華人，版權觀念固然薄弱，網上的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這個習慣更是根深蒂固，電子書不是沒市場，而是沒有人會出錢買，認真經營華文電子書，必定血本無歸。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紅色出版

紅色書商出版港大外籍教授《香港簡史》中譯本，引起軒然大波。

第一個譯本書展前在市面推出，忠於原著，相安無事。臨近書展，坊間又發現第二個版本，大部份敏感內容，遭逢毒手，刪得一乾二淨，包括六四屠城、香港人對回歸的抗拒、政改爭議等等，凡不合主旋律，政治不正確的，無一倖免，有些動小手術左刪右改，有些索性砍頭截肢，整段消滅，眼不見為乾淨。

原作者知道有關情況，當然是震驚遺憾，除了口誅筆伐，還有甚麼其他辦法？我不知道這位老外學者與紅色出版社所簽合約的內容，有沒有包括要忠於原著，即使真的有這樣的條文，那又如何？人家財雄勢大，有阿爺大水喉，你敢打官司，最後只能是自殘得無法翻身。道德譴責，消極抵制，起不到任何作用。要巴結紅色出版社，一心一意要打入內地市場賺人仔的所謂學者，由沙頭角排到尖沙嘴，你杯葛紅色書商，損不到他們分毫。

為何老外學者《香港簡史》的譯作會有兩個版本，背後原因，也有兩個不同

說法。第一個比較合乎邏輯：照正常程序完成譯著，印刷出版，趕在書展前推出售賣。不知哪個擦鞋仔事後讀到內容，覺得政治不正確，違反宣傳紀律，於是層層上報，全面刪節，緊急重印。香港不是大陸，不會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已推出市面的書無法全面回收，「潔本」乏人問津，政治不正確的，卻洛陽紙貴，成為珍藏搶手貨。

第二個是官方說法：刪節版是國內發行的樣書，因為政治需要，不得不將敏感內容刪節，一時錯手，推出市面，才釀成風波。

官方解說，錯漏百出。如果刪節版只供內地發行，為何由封面到內容，沒有一個簡體字，全是繁體。繁體簡體，在內地都是政治問題，絕對含糊不得，繁體刪節本只供內地發行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是一早計劃有完整和刪節兩個版本，一個香港售賣，一個內地發行，竟把原作者蒙在鼓裏，事前毫不知情，這符合常理嗎？這算是對知識、對知識分子有絲毫尊重嗎？

兩個版本的封面完全一模一樣，沒有說明，沒有加以區別，動機甚明，就是要魚目混珠，博人分辨不出來。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內地出書

紅色出版社翻譯老外教授著作，把政治不正確、不合主旋律的內容，全部清除，還要厚顏無恥辯解，說這是內地版本的樣書，一時搞錯，才會在書展出現。狡辯的水平低下，理由拙劣，邏輯犯駁，違反常識。犯了如此低水平的錯誤，還要作這種低水平的辯解，是典型的不要臉。怪不得坊間有云，不要臉的人最無敵，不由你不信。

香港的出版市場確實太細，相對內地十三億人口，簡直蚊髀同牛髀。不少香港學者、文化人和寫字界的朋友，略有名氣者，都叩門打聽，四出奔走，希望作品可以在內地出版，美其名是思想傳播，說得婉轉一點的是揚名立萬，但最實際是內地市場比香港強千倍萬倍，人仔長賺長有，賺到盤滿缽滿，人人都垂涎三尺。

凡涉及意識形態的東西，中國都要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境外作品，來自香港的，尤其敏感，更會驗屍咁驗，逐字逐句查看，慎防走漏眼，要負政治責任。

香港作家把畢生力作交出前，第一關是自我審查，凡認為是政治敏感的，不符

合當前黨和國家的政策規定的，先自殘自砍，以免作品未出世已被槍斃。

無論你如何揭開靈魂找出錯誤，香港和內地的標準天差地別，甚麼算是敏感，怎樣才會過關，箇中微妙，我們都無法掌握，內地編輯當然比香港作者清楚百倍。內地編輯用X光顯微鏡看了又看，總找到些犯忌諱反政策的文字段落，要求修改。

要求刪走的，不是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更可能是著作最精華之所在。此時，作家陷入天人交戰。事到如今，如不作妥協，在內地出書無望，賺人仔大計就此泡湯。若依足內地審查大員的要求，要齊頭截尾的整段刪去，整本書就會失去靈魂，等於自殘身體，與自閹沒有分別。

在內地出書，其實與合拍片沒有多大分別，要適應審查官員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標準，個人風格和思想就要適度扭曲和適時妥協，才能配合當前的政治需要。即使是知名大作家也毫不例外，無一倖免，最厲害的武器，就是「要麼就範，要麼拉倒」，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聽過大作家呻在內地出書之苦，我非但沒有同情，反而心裏暗罵了一句「活該」。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出書夢

書展曲終人散，傳媒焦點，還是人數和銷量，沒有多大新意，也無甚可觀。不少人揶揄香港書展，是出幾本新書，乘機賤賣舊書的散貨場，這話說得很形象，也很準確。但有一點未有說出來的，是書展一年一度，也算是個名利場，出書是多少人的夢想，書展，是一個等了又等的好時機。

但書出了又如何。專欄作家寫她的朋友，終圓出書夢，印了二千本新書，這可能是最低消費了，但對這位新晉作家最大打擊是，竟然一本都賣不出。

但我認為，這個說法稍嫌誇張，也不能盡信，不會這樣吧，書出了，總有幾個親戚朋友來捧場，送禮自奉，做好做歹也會買幾本，充撐一下場面，除非你人緣欠佳到這個程度，真的衰到冇朋友。

香港寸金尺土，放在書局沒人買，不到一星期幾天就要讓出甚麼「暢銷書／新書」的顯眼位置，稍為幸運的仍可放上架，雖然淹沒書海中，有緣的讀者還可找到。但不少閣樓書局的書架也是寸金尺土呀，賣不出的，多一天機會也不給，退

書，退到出版社的書倉去。

出版社的書倉，不會是書的最後歸宿，書倉也是寸金尺土，陸續有賣不出的書要入倉，舊的不走，新的怎能進來。我還未遇過出版社殘酷到這種程度，但規矩看似合情合理：若要繼續在出版社的書倉放書，就要納倉租，不然就會人道毀滅，最後歸屬未必是堆填區，書紙可以循環再造，消滅了舊書的肉體，或可創造新書的靈魂。

窮半生精力出一本新書，竟然落得如此下場，遭逢被迫害被消滅的命運，新晉作家唯有咬咬牙租貨倉放書。書從此脫離了出版社的系統，今後賣得出去的可能性，連書展散貨的機會，我敢說，肯定等於零。

這篇出書血淚史，專欄作家寫到這裏就突然停止了，沒有進一步交代新書的命運，只呼籲讀者支持作者，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買他的書，這個幾乎是阿媽係女人的真理，我當然明白，但說了等於白說。

為甚麼賣書這樣艱難，即使出了書也落得要租倉放書的下場，仍然有人前仆後繼，拚命做作家想出書？甚至有些專門替人家自資出書的出版社，大賣廣告，cold call 推銷，有人肯大嗱嗱出幾萬元要圓作家夢。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自資出版

自資出書當然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不然不會愈做愈多人加入競爭。

聞說，自資出書大概是咁的，我未正式經歷過，可能細節有出入，希望讀者指正：先付幾萬元出書費，作排版編輯印刷之用，準確究竟是幾萬？要看書有多厚？哪家出版社？作者是誰？有不同考慮。

書印出來了，不等於完事，作者還要負責包銷，最少也要幾百本，名義是包銷，實質是出錢購買。編輯排版設計印刷費用由作者付了，幾百本書由作者買了，如此這般，出版社就封了蝕本門。若要安排甚麼新書發佈簽書會等等，費用還要另議。至於書賣不出要存倉，收費如何，那是後話了。

你情我願，白紙黑字，貨銀兩訖，寫得清清楚楚，沒有誰上當、誰受騙的問題，自資出版，算是一樁相當公平的交易。

不知是否愈來愈多自資出版，今年（二零一三年）書展，時有特別景觀。在書展要搞正式簽名會，殊不容易，要安排租場輪候，大作家都未必有機會。

不少書商，利用書展機會，在攤位一角，安排作者與讀者見面簽書。有自資出版的書商，生意太好了，與讀者見面的簽書會，由早到晚，排得密密麻麻的，因為每次都由作者發表感言，聲響不絕，也是相當煩人。

在嘰模奶油小生介紹完新書之後，輪到一位新人出場，司儀說過名字，很快忘了，遠處望去，是一名中年男子，介紹的著作，是一本浪漫愛情故事。作者是位老師，這是他初戀親身經歷的故事，曾放在網上給學生看，甚獲好評。中年男士看起來已經四、五十歲，初戀起碼是三十年前的事，連十多歲的年輕人都讚好，真箇是刻骨銘心得跨世代。中年作者繼續侃侃而談，把他的初戀說個通透。無法不佩服這位中年作者的勇氣，一把年紀還要公開賣初戀故事，不是人人都做得來的。

初戀故事講完，還有粉絲獻花拍照簽書，做得相當齊備，全套值回票價。

據現場目擊，早前還有一位又是人到中年的作者介紹新著，現身說法，教大家如何把日本韓國美女追到手，書出版了，光看內容還可以，但還要以真面目示人，就沒有甚麼說服力。

不知這些書的銷情如何，單看新書發佈，已經相當有娛樂性。

二〇一三年八月五日

長途旅行

很久沒有長途旅行，要追溯到學生時代。應該是大二吧，幾個同學結伴同行，坐火車一站一站由廣州坐到北京，每個大城市都停幾天，參觀名勝，了解民情，這是我們的年代，認識祖國的指定動作。

四人幫倒台不久，鄧小平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一窮二白百廢待興，民風仍然淳樸，到處闖蕩，也不擔心會遇到甚麼危險。

三十多年前，資訊遠不及今天發達，也沒有隨手可及的互聯網，中國旅遊書也不流行，要到甚麼地方，如何去，靠的是先行者的口耳相傳。師兄師姐總有一套標準行程可以介紹，但資料並不齊全，也不準確，那個年代到大陸旅行，雖不至於闖龍潭虎穴，總有點冒險成份。

我們都是窮學生，甚麼都沒有，有的就是膽子大，無論是食宿還是交通，總有最慳錢的方法，穿州過省，走遍神州大地。

火車是硬座硬臥，逐站逐站買票，與當地人渾身汗臭擠在那車站售票的洞口，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地與躲在洞內的售票同志呼來喝去，擾攘一番，售票員把車票，連同幾張皺巴巴的人民幣找續掉到洞外，來不及核對是否買對車票，就給等得極不耐煩的後來者擠走。這難忘的場景，肯定是我們同代人的集體回憶。

坐長途火車與當地人聊天，也是一大快事。那個年代出門，人人手中一個玻璃瓶，用塑膠網袋裝着，以防碰爛。瓶內的茶葉，早已浸得天長地久海枯石爛，內地人這個習慣至今未改。他們一邊喝着那茶水，知你是香港人，第一個問題就問你的工資多少，我們回應說是學生還未工作，他們就追問你父母工資多少，私隱這概念，到今天，還沒有建立起來。

更忘記不了的，是食。因為旅費有限，沒有太多選擇，只有光顧當地人的飯館。有一回在湖南長沙，算是現代城市了，吃飯還是計劃經濟，不知從哪個親戚朋友要了些糧票，每人買了幾兩飯、幾個小菜。

沒錯，那時的飯，是以兩計的，一大盤飯煮出來，用刀剁成一磚一磚的，好像是二兩一磚，放到碗裏。

飯由粗米煮成，類似今天我們講究營養纖維的糙米，當然不是白色的，裏面更摻雜了不同顏色的東西，大口吃下去，牙齒差不多崩掉，原來有很多沙粒。

二〇一三年八月八日

規劃行程

三十年前，資訊不發達，又沒有互聯網，要策劃行程，只能靠口耳相傳，又或看資料極為有限的旅遊書。客觀條件所限，出發前，只能定個粗略的行程，膽粗粗登上火車飛機，有冒險的感覺。

三十年後的今天，資訊爆炸，旅遊書長期高踞暢銷書榜首，吃喝玩樂買巨細無遺，幾乎腦筋都不需要動，依樣畫葫蘆就可以走畢全程，互聯網發達，博客面書多如牛毛，全球每個角落，幾乎都有人寫「到後感」，是好是壞，非常主觀，因此常有截然相反的結論，不可盡信，也叫人難以適從。

三十年前資訊閉塞，「盲摸摸上路」，不確定的因素很多，要執生應變，緊張又刺激，叫人難忘，到今天還常憶起旅遊片段。今天找旅行資料，只要動動指頭上上網，酒店機票交通，幾乎要甚麼有甚麼，一切都可應聲而來。

我們這次長途旅行，兩個女兒積極參與編排行程，對哪個博物館藝術館市集有興趣，開放時間收費若干，一應俱全，只要花點時間心思，在網上都不難找到。但

卻又有資訊爆炸，難以取捨之感。

但我認為最神奇的，不是旅遊資訊，而是由一個地點到下個地點，步行路線，轉右轉左，搭多少個站地鐵，幾號巴士電車，幾乎全在谷歌地圖找到，絕對不怕迷路。

整個操作非常簡單，沒有任何難度。例如由火車站到旅遊中心再到博物館，然後返酒店，在地圖網頁規劃行程，不需詳細地址，只需景點或簡單名稱，鍵入起點和終點，地圖上會呈現整個路程的詳細路線，你可以選擇自行駕車、乘搭公共交通或步行，行程幾公尺幾公里，在哪個街角轉幾號車，所需時間，一清二楚，地圖上的行程路線，描述得非常清楚。若果還是怕走錯路，需要看看沿途真實街景商店和大廈，動動指頭就可以。

如果有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再配以衞星定位，定了起點終點，就可以邊走邊找，幾乎沒有迷路的可能。如果擔心流動上網費用超高，也可以預先打印出來，帶着上路。

先旨聲明，地圖是否一定準確，未試過，無法得知。但今天旅行，任何事情，連在街角左轉右轉也可預先確定，沒有冒險性，何來新鮮感，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意料之外

無論資訊科技如何發達，無論事先規劃如何周詳，總有些事情，不在你的設想範圍，不然，怎能算是意料之外。

行程準備妥當，機票、船票、酒店、不同城市包交通的旅遊套票，動幾下指頭，一切都在網上搞掂，連 check-in 劃機位都在網上做妥。拾好行李，是深夜的飛機，早上起來，還有差不多整天的時間，好整以暇，一點都不匆忙。不得不讚句：資訊科技真好！

吃過午飯，還有幾個小時可以休息，甚至午睡也可以。突然，接到航空公司的電郵，說由於技術原因，飛機延誤，由原本深夜起飛，推遲到隔天中午，足足十二小時，但甚麼技術原因，卻隻字未提。上網查詢，沒有太多額外資訊。航空公司的資料顯示，延遲十二小時起飛，到達時間要遲超過十二小時，一整天已規劃的行程，就這樣宣佈全部報銷。突如其來的消息，興高采烈等出發，登時全被打消。

打電話到航空公司查詢，原來飛機故障，無法起飛，要留在原地維修。接電話

的女士又說，由於飛機未到，是否只延誤半天，還是未知之數，言下之意，還有可能會更遲。問她還有甚麼其他安排，又會否賠償等等，女士問一句答一句，只說要到機場櫃台查詢，未能提供進一步資料。

航班延誤半天，還可能更遲，預訂了的一天節目泡湯，經濟損失時間損失，航空公司一點歉意都沒有，連賠償都沒有任何表示。

心有不甘，打電話到已買了的旅遊保險的銀行查詢，根據合約，飛機延誤超過六小時，賠二百五十港元，然後再超過十二小時才另計。換句話說，一家四口，被迫取消了整天節目，最多只有一千元賠償。如果預訂了甚麼貴價音樂劇的票，或要準時接駁本地旅行團等等，趕不及錯過了，任何損失，也只能閣下自理。旅遊保險宣傳得天花龍鳳，到賠償時卻幾乎得個桔，規條艱澀難明，相信沒有人會由頭到尾細閱，只能自求多福好了。

飛機延誤半天，航空公司不可能沒有其他解決辦法。後來得知，可併入飛法蘭克福再轉飛倫敦的航班，比原定到達的時間約多兩三小時，馬上打電話查詢，果然可以，這家叫英航的航空公司，為何絕口不提，服務態度令人失望。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四日

愛沙尼亞

不知是否交通太方便，不少香港人都遊過愛沙尼亞。這個小國，與波羅的海的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齊名。由北歐到對岸的小國，方法很多，我們選擇了從芬蘭的赫爾辛基坐渡輪，不到兩小時就抵達，這是名副其實的渡輪，航程時間，就像跟我們到遠一點的離島差不多，每日對開超過十多廿班，但這是遊輪，設備與規模，比香港渡輪大得多。

對愛沙尼亞心儀已久。二十多年前，蘇聯還未解體，是戈爾巴喬夫改革與開放的年代，電視台派同事到蘇聯採訪，其中一個就是經濟政治改革走在前沿的愛沙尼亞，這個採訪任務，我只有看的份兒，欣羨不已。專題內容印象已經模糊，但記得無論男女老幼都輪廓分明，非常漂亮。今次北歐之旅，第一個就想起愛沙尼亞。

我們在網上訂了旅館，跟着地圖也不算太難找，到達了，大門鎖着，只有門牌而沒有招牌，非遊客區也非商業中心，比較像是住宅，心裏納悶，是否找錯了地方？

星期日早上十一時多，我們在樓下等着，幾乎沒有人煙，好不容易等到有人推門出來，趨前查詢，那位年輕的女士看過我們的訂閱信函，說地址沒錯，她是這裏的住客，從沒聽過這大廈有甚麼旅館，也不知道有房出租。糟糕了，難道我們真的給人賣了豬仔，被迫流落他鄉？

訂房單有旅館的電話號碼，但我的電話即使用漫遊也打不通本地線路，見女士手中拿着無線電話，膽粗粗求她與旅館聯絡，了解是甚麼回事。

想不到這位愛沙尼亞女士二話不說，拿起電話按掣打通，一輪聽不懂的愛沙尼亞話，收了線，女士隨即向我們轉述，旅館主人說，我們來得太早，上手的住客還未離開，他們還需要時間打掃清潔，着我們個多小時後回來。

了解情況後，放心許多，連忙向女士再三道謝，怕耽誤她到教堂望彌撒的時間。

這是我對愛沙尼亞第一個良好印象。陌生人，亞洲臉孔，穿得不算光鮮，查家宅般問這問那，又要借電話甚麼的，都沒有拒絕，甚至沒露出半點不耐煩。很難想像，這種情況會在香港發生，遇着這類可疑的外來者，防人之心不可無，不懷疑你居心叵測，或不兩句就把你打發掉才怪。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七日

愛沙尼亞婆婆

來到愛沙尼亞，我們參加了舊城區導賞團，為時兩個半鐘頭。導遊是位超過七十歲的婆婆，整團人就只有我們一家，婆婆為我們獨家導賞，多了提問的機會。

舊城區有相當歷史，有些更保留幾百年前舊貌，路面由一塊一塊小丁方的石頭砌成，走起路來，我們也要小心翼翼。這位上了年紀的愛沙尼亞婆婆，薄施脂粉，穿着一條長裙、一雙矮蹲鞋，有知識分子的氣質。無論上斜路還是落樓級，走起路來相當矯捷。

婆婆非常熟書，對愛沙尼亞的歷史瞭如指掌，每到一個景點，都說個不停，但英語口音有點重，我們對愛沙尼亞的古代歷史也不熟悉，聽得一知半解。

旅遊車停在一個露天音樂會場地，遠遠看去，黑色帳篷形上蓋，建在舞台上。沒有座位，可以容納數以萬計觀眾。

愛沙尼亞婆婆帶我們來這個場地，原來大有來頭。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政策，不但動搖東歐集團的鐵腕管治，更令蘇聯自己變天。愛沙尼亞的公民社會為了爭取民主和自主，開始了一連串的反抗運動，運動由

音樂會開始，他們稱為「歌唱革命」，而革命的發祥地，就是我們身處舉行露天音樂會的地方。

數以萬計的民眾，在音樂會上，高唱愛沙尼亞愛國歌曲，這些民族歌曲，長期被蘇聯嚴格禁止。他們不但唱歌，還集會、演說、遊行。後來，波羅的海三小國數以百萬計國民，手牽着手做成人鏈，跨過國境，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表達對蘇聯統治的不滿。

蘇聯管治期間，曾大力鎮壓愛沙尼亞的反抗運動，更把數以萬計的反抗者流放到西伯利亞。蘇聯強硬派原本打算用坦克鎮壓民主運動，就像幾十年前蘇聯佔領三小國時，把反蘇運動徹底消滅一樣。由於蘇共內部的鬥爭與分歧，波羅的海三小國，終於宣佈脫離蘇聯，再度成為獨立國家。

以這位婆婆的年紀，即使沒有親身參與，也應該親歷這場民主運動，是歷史的見證人。我問婆婆當時在隊伍中嗎？婆婆沒有吹噓自己的事迹，只輕輕說了：我當然在……說的時候，兩眼充滿神采。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時代，問題是，你選擇站在推動歷史進步的一方，還是站在它的對立面。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面對自己的歷史

我們到愛沙尼亞歷史博物館參觀，這個小國，沒有甚麼輝煌歷史可以炫耀，沒有甚麼深厚歷史可以記載，有的，只是悲慘的過去，和不堪回首的記憶。

小國寡民的愛沙尼亞，面積四萬五千多平方公里（香港的四十倍），人口卻只有一百三十多萬（香港的六分之一）。愛沙尼亞沒有甚麼天然資源，因為臨近波羅的海，地理上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多番被鄰近強權佔領，近世八百年，只有短短四十年，由愛沙尼亞人統治。愛沙尼亞的佔領者包括丹麥、瑞典、波蘭，近代的有俄羅斯、德國。一九四一年被蘇聯強佔長達五十年，至一九九一年才脫蘇聯獨立。

在紅色蘇聯統治時期，愛沙尼亞人受到的痛苦最深。二戰期間的一九四一，一直到一九四九，三十萬愛沙尼亞人被流徙到西伯利亞，他們多是半夜被迫離開家園，用牛車運走，在嚴酷的地域被折磨至死，永遠無法重回故土，永遠不能再和家人團聚。戰後，同樣數目的愛沙尼亞人，被送去勞改。數萬人逃到西方，不少人走入叢林中入打游擊，反抗蘇聯統治，最後也難離覆滅的命運。

流徙、勞改、監禁、逃亡、反抗至死的國民以十萬計，試想想，人口只有百多萬的愛沙尼亞，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到兩個成員，有着同樣經歷。面對慘痛的過去，在愛沙尼亞歷史博物館，看不到慷慨激昂的陳述，也沒有復仇雪恨的意識，有的只是誠實和坦然。

我們看見愛沙尼亞人這樣面對自己的歷史：

「愛沙尼亞人是地球上最不快樂的人民之一，除了是因為北歐的氣候，也是因為被強權蹂躪的歷史……」

「對愛沙尼亞人而言，這是我們割離與精神分裂的半個世紀。人民在毀滅性的力量，和保存性命之間的掙扎……」

「我們有需要保存和顯示愛沙尼亞的歷史，用以學習歷史、政治、國民心理。記憶的消失或空白，對國民是危險的。保存歷史的記憶，可以加強國民身份的認同，不管過去是快樂還是痛苦，是榮耀還是恥辱，都應該永記……」

愛沙尼亞人有句口頭禪：我們是現實的人，快樂就是能夠活下來。雖然如此，不表示愛沙尼亞人都認命，都認為現實不可轉變，都逆來順受，不然，怎能在九十年代末創造脫離蘇聯統治的奇迹？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郵輪假期

一直認為，郵輪假期是上了年紀的老餅玩意，不是我的那杯茶，因為太靜態、被動，也會很悶，煮到嚟就食，一點探索精神都沒有。到今天，我的結論都沒有太大改變，但卻有少少修正。

我們從芬蘭的赫爾辛基坐船到愛沙尼亞的塔林，坐的雖然是七層高的郵輪，但航程只有短短兩小時，時間太短，一點郵輪假期的感覺都沒有，反而更似香港的渡輪。

在塔林暢遊古城，參觀了歷史博物館，盡興地遊玩了幾天，我們從塔林坐遊輪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因為航程長達十九小時，在船上有豐富的自助晚餐，一家四口在郵輪的房間過夜，此刻，才有開始體會，坐郵輪渡假，原來算是這麼的一回事。

郵輪七、八層高，不是那麼超級豪華，沒有誇張的泳池球場甚麼的，但也算是五臟俱全。除了兩層房間，還有名店、超市、酒吧、不同口味的餐廳。可以碰碰運氣，玩玩電子廿一點，漫漫長夜也不愁寂寞，亦可以到酒吧聽歌跳舞，如果有你懂

的歌，也可唱唱卡拉ＯＫ，總之是各適其適，自由自在。

如果你對鶯歌燕舞沒多大興趣，也可選擇到甲板上曬太陽吹海風或看日落。郵輪雖大，但只也是波羅的海一葉輕舟，極目遠望，偶爾只有船隻遙遙相對。茫茫大海，杳無人煙，看不見盡頭，體會到人類身處大自然，只是一粒微塵，沒甚麼可恃。

女兒堅持在漆黑的大海看星星，半夜出動，冒着寒風走出甲板。午夜，太陽的餘暉還未捨得完全退下，天色依然微亮，星星當然被嚇得無影無蹤。

不得不提的是船上的自助餐，不包在船費內，要另行購買，但我大力推薦，一定要試試。不是甚麼極品食物，但新鮮可口，也做得相當精緻，拍得住香港酒店幾百港元一客的水平。在大海的波濤上，忘情地大吃大喝三小時，由陽光燦爛吃到日薄西沉，別有一番景致。

選擇這個航程，起初也擔心會很貴，在網上訂票，交通住宿自助餐，一家四口，其中一位小孩計，平均每人約七百港元，比在岸上一晚酒店的價錢便宜很多。食物質素，房間舒適，節目安排，真的非常超值。

經此一遊，我對郵輪假期沒那麼抗拒，但時間切勿太長，一晚就夠了。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帶米去旅行

北歐物價高，果然名不虛傳。出發前，朋友警告，麥記漢堡要吃得飽，巨無霸餐也要港幣一百大元，其他物價如何，可想而知。

聞名不如見面，除了愛沙尼亞這個前蘇聯集團國家，物價還未與彼岸的國家看齊外，包括芬蘭、瑞典和挪威在內的北歐諸國，物價確實貴得驚人。住宿還可以在網上格價，千揀萬揀，負擔得起的才碌卡落訂，交通費和一日三餐，我們是否毫無選擇，無論如何都頂硬上，幾貴都夾硬啃？這也未必，只要花點心思，總有一些慳錢攻略。例如我們到過的幾個城市，有特別為旅客而設的「旅遊通行證」，時效為兩三天的，約幾百元港幣，除了包幾十間博物館的昂貴入場費外，還有一些特別活動，例如船河暢遊城市的風景名勝，或陸上導賞團等等，如果你有足夠時間和精力，去齊所有博物館導賞團，肯定值回票價。最重要的是，這些通行證，一般都包括交通費，地鐵巴士任坐，不用再擔心天價交通費用的問題。

昂貴的入場費和交通費總算解決了，但吃的問題怎麼辦？我們的策略是，在網

上搜尋住宅式賓館，最好有廚房兼設備齊全，最低要求是有微波爐。如果附近還有超級市場，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超市物價當然比香港貴，但也不算太離譜。早餐牛奶麵包多士果醬，順便做些三文治帶到參觀地點，不同城市不同地區，總會找到適合野餐、視野開闊的草地，享受綠茵和陽光。晚餐呢，當然是買回賓館煮飯仔，紅汁意粉沙律再加隻燒雞開兩罐啤酒，豐儉由人，一家大細入廚，享受真正的旅遊樂趣。我們還發現，北歐的麵包，比香港的做得認真，特別可口，不算太貴，而蔬果沙律，非常新鮮清爽，都是負擔得起的食材。

吃了無數三文治意粉餐，特別掛念米飯的香氣。我們作了一個新嘗試，帶了一個微波爐飯煲，塑料外殼瓷器內膽，細小便攜，可煮四人飯，效果出奇的好，可一解思念飯香之苦。至於米呢？在北歐超市也可買到，當然貴。如果不嫌重，也可半斤一斤封好放入行李中，向你保證，是明智的選擇。

沒錯，帶米去旅行，成為我們今次行程的特色。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諾貝爾和平獎

北歐有兩個諾貝爾獎博物館，一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個在挪威奧斯陸，這是諾貝爾的遺願，物理、化學、生理和醫學、文學，由瑞典的學術機構評審和頒發，和平獎則由挪威議會的和平獎委員會負責，至於經濟獎，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才加上去的，由瑞典國家銀行負責獎金，不是諾貝爾本人的原意。

瑞典的諾貝爾獎博物館並不很大，但設計得非常精彩，導賞員不說，我們不會留意到天花上諾貝爾得獎人的肖像、名字和簡介，在繞着整個展覽大廳的運輸帶上，一幅又一幅在你的頭上經過。諾貝爾獎已超過一百年，得獎人數以百計，不用這個方法，不能一次過將他們的名字和相貌展示出來。

更值得一提的，當然是在挪威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的地點在市政府會堂，起初我們一無所知，只見會堂四周佈滿色彩斑斕的壁畫，部份是關於抵抗強權追求自由的故事，有些眼熟。後來問到駐守的警衛，他以頗為驕傲的語氣回應，對，頒獎禮就在這裏舉行，挪威國王和王后就坐在這個位置，舞台重新搭建，得獎

人的椅子，就放在舞台的那個位置。警衛手比指劃，很熱情地介紹着。

會堂裏不少強國同胞，小孩坐在梯階上玩平板電腦，不亦樂乎，大人左奔右跑，呼朋喚友，繁忙地拍照。不曉得他們是否知道，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那張轟動一時的空椅子，就放在你們蹲着拍照位置的附近。這張椅子，一度成為了全國的禁忌，至今仍未完全解除，更令敢於打擦邊球的媒體記者和編輯，成為停職審查丟掉飯碗的主因。

諾貝爾和平獎中心不在市政府會堂，而設在一個已經有超過一百五十年歷史的舊火車站，古色古香的外貌，令人有一種歷史的沉重感。

館內電子互動的展覽，別具心思，有一本神奇電子書，講述諾貝爾的生平，導賞員介紹得生動有趣，千萬不能錯過。到訪前先上網查查導賞時間，有真人介紹和解釋，更是印象深刻。

各和平獎得獎人的生平事迹和名句，都通過一個互動的電腦牆詳盡介紹。我當然不會錯過劉曉波的部份。把控制桿拉到劉曉波的名字，除了出現劉曉波和劉霞的照片，竟然還與香港扯上關係。

二〇一三年九月一日

和平獎與香港人

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已是二零一零年的事了，仍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香港時間的下午，一眾同事圍在電視機前，焦急地等待着結果。聽見和平獎評審委員會主席讀出「劉曉波」三個字，腦裏轟一聲，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劉曉波得獎，當時是頭號大熱。中國政府全面圍剿，左右開弓，喊打喊殺，又制裁又影響外交，國際社會對大國崛起忌憚三分。全方位全天候恐嚇，有機會把評審嚇倒，令劉曉波只能與和平獎擦身而過。聽到「劉曉波」三個字，整個辦公室，頓時泛起一陣歡呼。

我站在挪威奧斯陸市政府會堂中，彷彿聽見和平獎評委會主席大聲疾呼要求釋放劉曉波，他把和平獎放在台上的空椅子上，成為了中國違反人權的象徵符號，舉世矚目。我聽見著名的美籍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演奏了中國名曲《茉莉花》和《彩雲追月》，如泣如訴。我也聽見挪威著名女演員麗芙•烏曼用英語深情演繹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即使我被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劉曉波劉霞的

深情，使人動容。

和平獎評審委員會，表揚劉曉波「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而非暴力的奮鬥」。「我沒有敵人」，製成了海報，掛在展覽館中。

劉曉波得獎，全中國閉口噤聲，內地媒體被要求按照官方口徑照本宣科，不得越半步雷池。香港，成為全國唯一自由的窗口，媒體毫無禁忌報道和評論，把中共違反人權的事實呈現，民間舉行示威，抗議囚禁劉曉波，立法會動議辯論，議員的立場和觀點，記載在香港官方史冊。

世人記着香港人所作的努力。諾貝爾和平館刊載了兩幅圖片，紀錄了香港人參與聲援劉曉波的歷史。一幅是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立法會動議辯論釋放劉曉波，泛民議員戴着劉曉波的面具，象徵着「我們都是劉曉波」。另一幅是二零零九年「七一」銅鑼灣街頭示威，要求釋放劉曉波。

香港人的關注，或許作用有限微不足道，更或許無法改變劉曉波和劉霞的命運。但面對不公義，是把頭別過去，還是大聲疾呼，作何選擇，拷問着我們的良知。正如愛因斯坦所言：世界不會被作惡多端的人所毀滅，而是選擇袖手旁觀的人。

二〇一三年九月四日

卑爾根

我們在挪威奧斯陸，參加了一個叫 Norway in a Nutshell 的行程，坐火車，轉小火車，再轉遊船，搭巴士，最後再搭一程火車，超過八小時，才抵達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卑爾根（Bergen）。色彩繽紛歐陸小屋，如茵綠草，放牧牛羊，山頂積雪反射着和暖的陽光，像鏡子一樣的湖泊，寧靜得時間停頓，眼前的景象，叫做世外桃源。

遠遠不止，還有壯麗的冰川、峽灣、山巒和瀑布，大開眼界。可惜天公不作美，整個行程都天陰陰，有陣雨，而且到處人頭湧湧，眾聲喧嘩，影響了欣賞風景的雅興，有點美中不足。

到了卑爾根，已過了晚上八時，天還很亮，帶備的早餐午餐早已吃完，飢腸轆轆，好在旅館離車站很近，很快就找到了。安頓好後，問明超市的方向，買餸煮飯。

這是一家類似青年旅舍的賓館，四人房有兩張碌架床，浴廁全館共用，還有一個大廚房。這種共用設備的旅館，對我家孩子是新經驗，有機會與來自不同國家的

旅客交流，學懂如何遷就、相處和禮貌，機會難得。

歐洲到處都是歷史，這家其貌不揚的小旅館也不例外。不得不提的是升降機，是有鐵閘再加掩門的那一種，還有座位可供休息。小時候，這種升降機在香港舊區還可見到，今天已消失得八八九九。

到達樓層的顯示器，並非數字也不是亮燈的那種，而是像錶面，秒針停頓的刻度，顯示升降機停在的樓層。這座古老升降機，孩子當然沒有見過，引起我們全家人的興趣。牌照還完好無缺地放在那裏，一看，不得了，歐洲名牌，一九三四年開始運行，嘩，還差一年就八十高齡，雖有一點老態，仍運作如常，保養如新，歐洲人對歷史的尊重，已有點像宗教崇拜。

卑爾根值得一遊的景點有不少，世界文化遺產的木造建築 Bryggen，有些經祝融光顧年月洗禮變成危樓，看看他們如何整體修復又保留原貌，也是一門高深學問。

瀕海的卑爾根，海產豐富，附近的魚市場，更有著名的挪威三文魚出售，價格不算很貴，但處理三文魚刺身的方法，比日本輕率，我們擔心衞生要求不足，雖然新鮮味美，也不敢吃得太多。

美景美食固然難忘，但更值得一記的，是我們在卑爾根遇到的人。

二〇一三年九月七日

大學生

在卑爾根魚市場吃了一頓頗為豐富的三文魚午餐，還未夠喉，繼續閒逛，邊走邊看，還有甚麼又平又靚的美食。

海鮮很多，琳瑯滿目，邊煮邊賣，香氣四溢，但絕不便宜，反正不餓，用鼻子聞用眼睛吃過就算。不覺又來到賣三文魚和海鮮的攤檔，一把略高的女聲，主動熱情地用國語跟我們打招呼，確定我們聽得懂，就滔滔不絕的介紹各種有特色的三文魚和海鮮。見她推銷得如此落力，我發揮記者的職業本能，索性打爛沙盆問到底。

她自我介紹，是天寒地凍的哈爾濱人，把哈爾濱和挪威的冷作了一番比較。她兩年前來挪威留學，今天已在這裏嫁人，不回去了。魚檔不是自己開的，只是打工，幫補生計。

這位哈爾濱姑娘好像他鄉遇故知似的，侃侃而談，落力向我們推銷各種海鮮產品，不停要我們試食，由養殖到野生到香草三文魚，然後是由外觀到肉質都像牛肉的鯨魚肉，一塊一塊的切給我們嘗嘗，份量不輕，吃了不知多少，幾乎飽了。

挪威魚檔老闆在後面忙來忙去，當然不知我們在說甚麼，但對這位哈爾濱姑娘的慷慨，沒有甚麼微言，似乎默許了這種推銷手法。試食太多了，不好意思不買，又買了香草味的三文魚生，真空處理，帶回去做晚餐，味道頗有新鮮感，一天兩頓三文魚，夠滿足的了。

卑爾根是個大學城，剛巧碰着開學，大學迎新，很多年輕大學生，穿着顏色一樣的T恤，編上號碼，在不同角落游走，邊走邊喊口號，原來是迎新活動，與香港的大學新生 City Hunt 沒有太大分別，彼此熟絡，也可認識這個城市。青春無敵，靚仔靚女，配上藍天白雲，站在路旁看着他們無拘無束的預備大學的新生活，為他們鼓掌打氣，也算一種觀光活動，是很好的享受。

與香港學生不同的，是迎新活動要喝酒，由早到夜，要喝整整一星期。後來再遇到另一幫迎新學生，他們把酒瓶拿到超市，放入回收機器換錢，問他們是甚麼回事，大學生踴躍回答，把挪威的按樽制度、環保回收政策、售賣者責任制等，一一道來，回答很清楚利落。大學生不怕生，說話條理分明。香港由父母湊返學的大學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

倫敦單車

香港人認識倫敦海德公園，是可以站在肥皂箱上自由發表意見。據聞，當年張大姐設計港台城市論壇，就是仿效海德公園肥皂箱演講，無論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人人都可以暢所欲言。

不知當年有沒有海德阿伯，青筋暴現粗口亂飛的打斷演講者的發言。但肥皂箱演講，只是言論自由的象徵，到今天，已沒有甚麼實質需要。

這天下午，來到了海德公園，有一個寫着 Speakers Corner 的亭子，看不見肥皂箱，更沒有人在演講，只見有售賣雪糕零食之類的東西，人們悠閒地坐在長椅上餵鴿子。不知這個亭子，是否就是當年擺肥皂箱的地方？

海德公園的作用，發表政見應該是次要的，休閒娛樂才是主體。一家大小，坐在偌大的草地上，三文治沙律野餐，餵餵鴿子海鷗，調笑嬉戲，閒話家常，或睡個午覺，或脫掉上衣曬曬太陽，玩個家庭遊戲球類活動，沒有香港的公園那種這又不准那又禁止的諸多限制。

海德公園有一條單車徑，流行活動，就是踏單車。忘了是哪位市長的德政，在倫敦街頭，都設有租單車的設施，全自動電子化，海德公園，就有幾個。

單車整齊地卡在車架，電子鎖鎖着。用信用卡付了錢，機器吐出了一張有密碼的收據，在選中的單車架上輸入密碼，就可把鎖解開，拿走單車。

收費架構頗為複雜，如果沒有理解錯誤，是這樣的：一英鎊可使用單車半小時，如果每程都是半小時內還車，可以另取一架，廿四小時內不另收費，如果超過半小時，每半小時收費一鎊。這種收費模式，顯然是鼓勵人們用單車代步，半小時內車程，上班下班，由一站到一站，到達目的地，只需把單車放入車架，電子鎖自動鎖上，就算還了車。

有這樣的設施，當然要試試，一家大小租了幾架，在海德公園玩得興高采烈，大家都樂而忘返，四架車共付了十二英鎊。

在倫敦，單車不是純玩意，而是實實在在的交通工具。上下班時間，不少人踏單車，有穿戴整齊打領呔的西裝友，也有着裙子的上班女郎，都戴上頭盔，做足安全措施。倫敦是個單車友善的城市，不少大街都有單車徑，駕駛者也很禮讓，不像香港，對單車友有極大壓迫。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三日

倫敦地鐵

原本不知道倫敦地鐵已一百五十年，到過，一點都不會意外。翻查資料，原來倫敦的公共鐵路，早在一八六三年一月十日正式運作。這上了年紀的鐵路系統，處處都看到歲月痕迹。通道窄、車廂小、樓梯峭。香港人最不習慣的，是車廂幾乎沒有空調，熱不可耐。

雖然倫敦地鐵第一條扶手電梯在一九一一年已經開始運行，但到今天，不少車站只有樓梯，升降機也欠奉。翻開地鐵路線圖作粗略統計，有電梯升降機，「免樓梯」的地鐵站，少於一半。像我們一家，拿着大包小包行李，遇着要走多重樓梯轉線的地鐵站，動輒上落幾十上百級，可慘了。行動不便的長者和傷殘人士，還能坐倫敦地鐵嗎？

雖然地鐵老舊，也非一無是處，我欣賞的是文化氣息。

地鐵月台廣告，反映城市文化。香港地鐵的廣告很有季節性，中秋賣月餅，端午賣糭，但長年大月，都以化妝品神仙水和豐胸減肥作為主打，返工放工，日日被

迫看搔首弄姿的大胸女郎，令人吃不消。倫敦地鐵，商品廣告不多，大部份都是宣傳音樂劇的廣告：《孤星淚》、《辣身舞》、《獅子王》、《護花傾情》、《歌聲魅影》，還有小孩子都喜歡的 Matilda……這是市政府政策規定？倫敦地鐵對文化廣告有特別優惠？還是音樂劇真的有很大市場？在倫敦幾天，看過《孤星淚》，全院滿座，是幾個月前訂的票，無論舞台設計和演員表現都令人歎為觀止。地鐵滿是音樂劇廣告，反映倫敦人對文化節目的喜好，肯定有龐大市場。

倫敦地鐵雖然老態龍鍾，但卻有其獨特的文化底蘊。當你人生路不熟，搞不清哪條線跟哪條線轉錯車滿頭大汗的時候，在長長樓梯的盡頭，傳來美妙的爵士音樂，精神一振，煩惱也盡消。

表演者都非泛泛之輩，甚有職業水平，即使乘客匆匆而過，也無法不受音樂的氣氛感染，會稍為放慢腳步，駐足細聽，有共鳴的，會跟着拍子和應，或放下一個銅板，以示鼓勵。倫敦人對這種地鐵音樂可能習以為常，但對我來自像文化沙漠一樣的香港地鐵乘客，卻有一番喜悅和新鮮感。只要稍為做點管理，就可以增加不少文化氣息，香港地鐵為何偏偏甚麼都不做。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六日

手機寫稿

開始用電腦寫稿，已是二十多年前，人行不久，薪水不高，電腦很貴，微軟還未流行，但朱邦復的倉頡輸入法，已在中文軟件中佔一席之地。

下決心學中文輸入法，不是甚麼高瞻遠矚，知道遲早電腦化，也不是公司政策，人人都要一技傍身，而是出於很怪異的理由。

用原稿紙寫稿，名副其實爬格子。我對原稿紙要求不高，只要有格仔就可以，但稿紙要整潔乾淨，近乎病態潔癖。

寫錯字，一般都劃花刪掉，在旁重新再寫，我忍受不了一隻一隻刪掉的錯字或段落堆在稿紙上，總是看不順眼，影響思路，寫不下去。塗改帶還未流行，只能用極像化學實驗的塗改液，濃郁嗆鼻固然難頂，難乾難處理，在上面再寫會一塌糊塗難以控制才是真正問題，塗多兩次，就索性把整頁稿紙撕掉。寫完一篇稿，像歷劫餘生，廢紙爛紙一大堆，浪費資源，影響進度。後來又改用白色貼紙遮蓋錯字在上面再寫，但效果仍未盡理想。

想方設法用較整潔的方法寫稿，電腦真的很貴，都要買，沒有章法的倉頡輸入法的確很難學，也要學。為了學成，對着報紙新聞一篇一篇的打，刻苦當然是有成果的。中學沒有電腦課，大學也不用中文輸入，同齡行家，用手寫板寫中文仍大有人在。他們沒有學的迫切性，到今天全面電腦化了，還用手寫。

工作要到處走，花在公共交通時間很多。用電腦寫稿方便，但離家途中，沒有電腦，有靈感都要停工。當年沒有甚麼平板電腦，電話也以今天已沒落的諾基亞最流行，就僅是一部電話，並無其他功能。後來買了一部小型電腦，嘗試坐地鐵寫稿，「論論盡盡」，效果不太理想。

蘋果三星相繼出了平板和智能手機，有齊電腦功能，簡直喜出望外。平板屏幕雖大，但捧着太累也不太方便，我還是喜歡智能電話，雙手拿着，拇指飛快的在倉頡鍵盤上轉，一程地鐵，專欄瞬即完成，時間趕起來，死線到，還可馬上用智能電話傳出去。

手機寫稿已成為習慣。旅行途中，坐飛機坐火車坐輪船，靈感到，馬上動「筆」，多少篇就這樣完成。文字處理的軟件都是免費的，簡直功德無量，低頭族和拇指功，我做定了。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九日

再寫倫敦地鐵

《明報》副刊做了一個倫敦地鐵一百五十年旅遊特輯，挑起我再寫倫敦地鐵的興趣。停留在倫敦頭加尾只有一星期，每天三程計，搭地鐵最多二十多次，扮倫敦地鐵專家，班門弄斧，寫錯了不怕人家笑話。不知怎的，這條又舊又古老又熱又常常壞上落又不太方便的地鐵，總還有一些東西，想跟人分享。

坐在倫敦地鐵又細又焗的車廂，各種膚色語言的乘客都有，大家斯斯文文，先出後入，不會橫衝直撞爭位坐。看完免費報紙，放在座位後面給下一個乘客，已成為地鐵文化的一部份。聞說，手機網絡在地鐵無法接通，大聲講電話或低頭上網族都絕無僅有。倫敦地鐵，還是讀報看書和看人居多，落得耳根清淨。以香港標準，倫敦地鐵車費確實貴得驚人。交通費貴，可能整個歐洲都如是。旅行者想方設法減低交通開支，用類似香港八達通，可以乘搭各種公共交通的儲值蠔卡（Oyster Card），應該最為划算。請勿高興得太早，划算不等於便宜，只幾個地鐵站，蠔卡車費為二鎊一，超過二十四元港幣，這似乎已是最低消費了。

但用蠔卡可以將車費封頂，二十四小時內車費累積到某個數額就不再增加，計算機制頗為複雜，很多住過倫敦的人都不清不楚，懶得去弄個明白。如果不嫌煩的話，可上官方網頁查看。好幾次一日之內多程來往，收費封頂，大家不約而同發出歡呼，賺了！如果不是已經筋疲力盡，還想多搭幾程。

倫敦地鐵分為不同區域，跨區域收費特貴，繁忙與非繁忙時間也有很大差別，要搞通倫敦地鐵的收費結構，要花點精神和時間。手機網絡不通，地鐵謝絕低頭族，但對依靠上網找資料的旅行者，就帶來極大不便，一入地鐵，甚麼都收不到，變成又盲又聾。倫敦地鐵有十多條線，迂迴曲折，打開地鐵路線圖，像蜘蛛網一樣看得令人暈頭轉向。

有一個 App 值得推介，名叫 TubeMap，類似香港地鐵的程式。輸入起點和終點，哪條線、哪個方向、在哪個站轉車，馬上在路線圖上呈現，一目了然，毋須上網也可查看。若連接到網絡信號，可馬上知道每條線的狀況，相當好用，有了這個應用程式，就不怕迷失倫敦地鐵。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排隊

到銅鑼灣某商業大廈辦點事。千萬個不願意到銅鑼灣，除了空氣污染叫人透不過氣，還有就是人山人海，已是我不想踏足的最重要理由。那幢大廈有兩列升降機，一邊稀稀落落無人問津，另一邊卻排滿了人，要警衞維持秩序，人龍一直排到街外，足有幾十呎長。我沒有問他們排甚麼隊，聽人說是甚麼名錶鑽飾，又或名牌衣物手袋散貨場之類。看排隊人龍的陣式，就知道是強國遊客。

觀察了一陣，無論男或女、老或嫩，穿得時髦還是老土，排起隊來，無一不是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後面的緊緊貼着前面的，有些甚至用手拉着前面的衣服或身體某部份，總之前面和後面，不會容許存在任何空間。

前面和後面排隊的人，當然不會關係密切，甚至是素未謀面，來這裏排隊才第一次互相見面，彼此都是陌生人。好奇的是，我們對陌生人，都有一種保持適當距離的防衞本能，即使有必要說話打招呼都不會靠得太近，當然更不會有任何身體接觸。這種距離，是自然的界限，大家都有默契，不會隨便入侵。

但內地同胞的排隊方式，卻不存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自然界限，連陌生人，不論男人女人，都可以背貼胸，胸貼背，手抓着人家的手臂或衣服不放，為的又是甚麼呢？據我粗淺的觀察，他們之間互相靠近的程度，與他們是來自農村還是城市、受過甚麼教育等等，都有關係。

排隊的時候彼此緊貼，不容許任何空間存在。看見銅鑼灣內地同胞的排隊人龍，使我不期然回憶起三十多年前到大陸旅行的情景。

每個火車站必有長長的買票人龍，也是「三唔識七」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身臭油汗確實難頂，你跟後面的說不要靠得太近，明明聽得懂，卻像聽了外星話似的一臉驚訝，然後跟你說萬萬不可，因為只要留有些微空間，就會有人見縫插針，打了尖，票給人買了，座位沒有了，不知甚麼時候才回到家鄉。

我這樣猜想：因為火車班次疏落，買不到票可能要等幾天，在物質匱乏之下，人與人之間的自然界限，這種精神需求不能當飯吃，寧願犧牲掉。如果邏輯對的話，今天的強國同胞物質豐裕，應該戒掉這種習慣吧！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胸部緊貼着陌生人的背脊

強國同胞排隊，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前面和後面，不容許存在任何空間，這種排隊陣式，是否與物質匱乏有關？這只是我的推理和猜想，未必準確。到今天，強國同胞肥得漏油，走遍天下，他們排隊的方式，無論在國內國外，在歐美還是香港，本質上沒有多大改變，如此看來，又未必可以與匱乏扣上任何關係，而是一種外國人以至香港人都難以理解的內在文化。

很多年前，帶孩子到海洋公園遊玩。那時自由行剛剛開放，迪士尼還未建成，內地同胞以海洋公園為首選。有一回排隊坐吊車下山，人山人海，前前後後都是操普通話同胞。香港人的習慣，對陌生人都保持適當的距離，盡量避免碰觸到別人的身體，我們一家，與前面相距大概半隻手位，留有不少空間。

突然，前面多了幾個人，先來的是小孩，然後兩個本來在我們後面的男女，相繼打尖插隊。我對這種明目張膽不守秩序的行為，向來不會容忍，疾言厲色的質問

他們為何打尖。男人氣不喘心不跳，毫無愧色，這樣回答：「你們前面有空位嘛……」

見縫插針，有空位就要鑽，這種習慣怎樣形成，與物質匱乏、文化傳統、遺傳基因，還是小農經濟有關，需要研究。但肯定的是，已成為強國同胞文化習慣的一部份，早已溶入血液之中，不會改變。正因為這個原因，為了防範人家打尖插隊，一定要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密不透風，不讓其他人有機可乘，這是他們的防衛機制。

人與人之間有適當距離，保持自然界限，防止別人超越，是自衛本能的一部份。當陌生人越過我的自然界限，碰觸甚至長時間緊貼我的身體，正常人都會渾身不自在，認為是一種侵犯，要盡快擺脫，甚至作出反抗。

但對強國同胞來說，防止別人打尖與防止他人侵犯自然界限，兩者相衡，前者更重要。以強國同胞的經驗，肆無忌憚地打尖是常態，輪到你都唔到你，時間和精力都會白花了，為了好好保護自己的位置，即使犧牲自己的胸部緊貼着陌生人的背脊，也在所不惜。

如果「胸部緊貼着陌生人的背脊」是成本的一部份，賺來的是辛苦排隊的成果，對強國同胞來說，也是划算的。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讓座

報章在地鐵做讓座測試，發現年輕人讓座的比率很低，看見腹大便便的孕婦逼入車廂沒有座位，個個扮低頭族裝睡，視而不見。更有學生嘻嘻哈哈說：除非你是跛的，才會讓座給你。

結果顯示，年輕學生中年男人多數不會讓座，讓座給孕婦的，多為中年婦女，可能都是過來人，知道懷孕之苦。更有懷孕四個月的讓座給八個月的孕婦，而其他坐在同一個車廂的卻無動於衷，香港讓座風氣之差，叫人慨嘆。

香港地鐵優先座時間不長，儘管已把座位塗成搶眼的鮮紅色，又有笑哈哈圖案，提醒乘客座位應留給長者、殘疾和孕婦等有需要人士，但乘客似乎仍未習慣，實情是扮作不知。衝入車廂，見有空位，不管是甚麼座，都大剌剌搶先坐下，不理其他人有沒有需要。

有一回坐地鐵，以今天自由行氾濫、行李箱成災的標準，乘客不算很多，鮮紅色的優先座空着沒有人坐。列車到站，有一家三口上車，夫婦已屆中年，帶着一

位年輕兒子，媽媽見有座位，正想坐下，突然停住，向着兒子說：是博愛座，不能坐……講的是國語，台灣口音，而「博愛座」，也是台灣捷運的叫法。兒子看了一眼，與爸爸一起站着，中年媽媽在對面找到了座位，一家人快樂地聊天。

車到下一個站，有兩位婆婆上車，看見優先座空着，笑逐顏開：「乜咁好有兩個位留畀我哋兩個阿婆……」欣然坐下。我在旁邊看見這一幕，感受很深。

現在回想，如果那天發現優先座的不是台灣遊客，而是香港人，甚至是強國同胞，會有完全不同的光景。兩岸三地華人的禮讓表現，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異？

台灣捷運一開始就有博愛座，即使空着，一般人都不會坐，即使坐了，看見有需要的乘客，會自動自覺讓座，如果年輕人搶先坐了博愛座，即使其他人沒有需要，會給人白眼，甚至被罵。

有一次，剛在陽明山走了一段，拿着行山杖坐台北捷運回酒店，我拄着手杖步入車廂，站了一會，一位年輕女士起來，她以為我行動不便，起身讓座。我既尷尬又驚喜，笑說不用了，我沒事，女士也微笑回應。

在台灣，讓座已成為生活習慣，根本不需別人提醒。

二〇一三年十月一日

搶位

自由行氾濫，無論鬧市郊野，到處都見到強國同胞的蹤影。公共交通，更是任何時間，逼爆車廂，上車落車，要小心翼翼，萬分提防，給巨型行李箱轆轤過腳背，又或小腿骨上五寸下五寸給撞個正着，痛不欲生。因水貨客滋擾要光復上水的朋友，也應發起光復地鐵運動，把香港地鐵還給香港人。

任何時間，強國同胞逼爆地鐵，為爭分奪秒、要準時上班赴約的香港人帶來極大困擾，這還算了，他們有一種行徑，令我難以理解，就是無論遠近，坐一個站還是兩個站，都要逢位必搶。

車到站，門打開，走在前頭的強國同胞，見有空位，十居其九像執到寶似的，搶先霸位。成功搶灘的先行者，如發現超過一個座位，會迅速把手袋背包之類放上，又或打開雙腿張開雙手，把疆界延伸到三、四個座位之外，向遲來的乘客，宣示神聖不可侵犯的主權。

如果座位不夠，一團人或站或坐，到站後有人落車，出現空位，就像發現新大

陸似的，先霸位，再向同行者發出呼喚，由車廂頭大聲嗌到車廂尾，叫他們快快來坐。

地鐵一排五或六個座位，剛好一個屁股一個坑，但強國同胞，卻偏偏要多坐一個。公德心稍好一點，坐在同行者的大髀上，無論男女，在公眾場合，這樣做就已經夠難看了，更離譜的是，明明坐滿了，兩個有座位的同伴向左右擠壓，中間挪出一點空間，第三個就坐在這擠出來的隙縫上，然後再往內擠，結果左右兩旁的乘客給他們逼得空間愈來愈少，很厭煩的站起來，怒目而視甚至破口大罵，一臉不屑地走開。把別人擠走了，非但沒有歉意，還一臉得色，自以為戰略成功，霸佔了別人的座位。

出外旅行，節目緊湊，非常疲累，找個座位休息一下，可以理解。但有時只是幾個地鐵站，幾分鐘車程，為何還是要大費周章，非坐不可，好像買了票沒有座位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又或覺得很蝕底，連最基本的禮貌和儀態都不顧，非要搶位不可。

搶位現象的根源是甚麼，有待查考，但不是香港獨有，在倫敦地鐵也見過同胞搶位，當然令老外側目，這已成為強國文化的一部份，立多少條旅遊法也無法改變。

二〇一三年十月四日

自貿區

上海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掛牌開張，充滿中國特色。自由，只限於貿易，自由貿易，更只能在區域界線內進行。離開這個區域，既沒有自由，貿易也受諸多限制，這種情況，只此中國獨家，別無分店。

但是，招牌寫着「自由貿易區」，就有真的自由了嗎？如果真是這樣，這個世界就簡單得多了。北韓的全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但這個師承毛澤東，與中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國家，既沒有民主，也毫不重視人民的生命，遑論是共和國了。自吹自擂，改個名就以為做咗，也充滿社會主義特色。

自貿區掛牌前，大陸人民充滿期待，網上盛傳，自貿區會撤銷網絡的審查和管制，面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這類在大陸被禁的社交媒體，在自貿區將暢通無阻。

原來，這只是內地人民一廂情願的主觀良好願望。為了不讓這個謠言繼續散播，動搖民心，早在自貿區掛牌前，官媒正式澄清，開放網絡的傳言子虛烏有，並

提出警告，自貿區只是貿易特區，而非政治特區。

單單是這個原因，這個所謂自由貿易區，一開始就注定失敗了。即使在區內人民幣可以如何自由流通自由兌換，即使外資企業在自貿區內開設公司，公務員效率多高，如何精簡程序幾天內就完成手續，但是，如果沒有法治和廉潔，如果沒有新聞資訊流通自由，自貿區只是名不副實，不會有真正的自由貿易。

先談新聞資訊流通自由。在這裏做生意，設想出現這樣的境況，有傳言說跟你做生意的公司，炒熾股票外匯，虧損甚巨，影響資金運轉。這家背景雄厚的公司與太子黨關係千絲萬縷，內地媒體提都不敢提，完全沒有報道。就連充斥小道消息的微博，因為造謠法生效，轉發謠言會觸犯刑法，知情者噤若寒蟬，連用含沙射影的方法暗示，也怕惹禍上身。

一個連謠言都不准傳播的國家，其實是相當可怕的。事實還是謠言，不是由人民的智慧來決定，而是由執法公安來定奪。在這裏，謠言不是止於智者，而是止於公安。

即使身處所謂自由貿易區，也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通過多重渠道才能獲得稍為準確的資訊。生意的成本和時間，便會大大增加。

二〇一三年十月七日

法治與自貿區

自由貿易區能否成功，除了資訊流通和言論自由，關鍵的，還有司法獨立。

中國的法院是共產黨開的，重大案件裁決，罪名是否成立、死刑還是死緩、坐牢多久，一切都並非由法官決定，而是由隸屬於黨的政法委員會拍板。判決結果，要因應當前的政治需要，也與上層的權力鬥爭密切配合。最近審判薄熙來的司法大戲，年前陳希同、陳良宇的貪污案件，甚至更早前的公開審訊四人幫，都是同樣的產物，幾十年來沒有進步過，所謂法治的性質，也沒有變過。

如果閣下在自由貿易區做生意，遇上商業糾紛，對手又是有勢力有背景的人，你最好是託人事講關係，私下解決算了，得回多少算多少。如果仍是毫無寸進，你指望用最文明的辦法，作為最後的手段，依賴司法制度來解決，那你只能自求多福。因為法庭不是解決紛爭的最好仲裁者，當對手是太子黨甚麼的朋友親戚，根深葉茂，人脈廣闊，你的勝算等於零，請了一流律師，訟費最後可能全打水漂，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機會，可能是百分之百。

這是中國的政治現實，也是司法制度的現狀，在全國範圍都一樣，期望掛牌開業，靠甚麼圍起來的自由貿易區，能有甚麼質的重大改變嗎？

另一個要面對的法律問題，叫做「國家機密」。香港曾經出現幾宗與內地的商業爭議，都涉及「國家機密」。有內地企業以「國家機密」為名，不肯披露相關資料，亦拒絕被查帳，結果香港證監出手，告上法庭。

中國到處都是國家機密，簡直多如牛毛，最恐怖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並無嚴格定義。何謂機密？全憑當時政治經濟的需要，由長官意志一錘定音。不管自貿區不自貿區，如果這種習慣不改，公司資料開放透明，就變成了廢話一堆，外資跟他們做生意，就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一樣危險，令看的人無不捏一把冷汗。

上海搞自由貿易區，有香港人震騰騰慌失失，完全失去自信，認為大禍將臨，自貿區將完全取代香港。如果香港繼續沉淪，為了眼前利益，最基本的價值，法治、廉潔和自由都棄如敝屣，香港不但會不如自貿區，將被任何一個中國城市取代。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日

社區驗毒

數年前，政府推出校園驗毒計劃。贊成與反對雙方爭論激烈，相持不下。反對者說，要所有學生驗毒，雖然經家長同意，也是違反人權，贊成的一方，卻振振有詞：如果光明正大，沒有吸毒，真金不怕洪爐火，怕甚麼接受檢驗。

某程度上，這是中西法律觀念的衝突。當被權威指控，或受群眾壓力，中國人要不惜犧牲私隱，甚至違反個人權利，要千方百計證明自己清白。而在西方實行普通法的地區，要由指控的一方拿出實證，直至法庭裁決有罪，否則，你仍然是清白無辜。校園驗毒的整個觀念和氛圍，是用權宜的辦法來找出可能吸毒的學生，但卻違反了香港實行無罪推定的普通法原則。在學生、人權組織和法律團體的強烈反對下，校園驗毒計劃步步縮減，幾年下來，通過這個計劃發現吸毒的學生，幾乎絕無僅有。

校園驗毒沒有太大成效，政府又在民望低迷、官民關係緊張的時候，將計劃推出社區。

不少香港人，包括我的一些學識豐富的朋友都有這樣的誤解，以為吸毒並不犯法，只有製毒、販毒、帶毒和藏毒才犯法。香港法例第一三四章《危險藥物條例》寫得清清楚楚，管有或吸食危險藥物，最高可罰款一百萬，判監七年。

吸毒犯法，為何找出吸毒者，成功檢控，要如此大費周章？原因很簡單，要蒐集足夠證據，甚為困難。警察查牌，現場毒品散滿一地，有關人等鼻孔周圍有可疑的白色粉末，只要在他們身上搜不出任何毒品，都無法檢控。控告吸毒，一定要找到身體內的證據，例如尿液血液、口腔鼻腔內的體液、頭髮樣本等。香港法律，非常尊重私隱和個人權利，除非當事人自願向警方交出體液樣本，否則不能強制檢驗。顯而易見的矛盾就是，既然吸毒犯法，會被罰巨款和判重刑，犯者又豈會甘冒牢獄之災，自願提供證據來檢控自己。這就是為何難以成功檢控吸毒者的真正原因。

無論是校園驗毒，後來市民頗為接受的反藥駕驗毒，再到今天範圍更廣的社區驗毒，目的都非常近似，表面理由，是要找出吸毒人士，幫助他們提早戒毒，但實際效果，是要把檢控吸毒者搜證門檻，一一打破。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驗毒的迷思

無論是推行校園驗毒還是社區驗毒，主事者都有一種主觀良好願望，就是把吸毒者找出來，讓他們及早戒毒，與此同時，透過大規模驗毒，令吸毒者無所遁形，甚至有可能面對檢控，起着阻嚇作用，令他們吸毒前有所三思。

這種說法並不是全無根據，但作用有限，如果無限放大，會變成一種自我催眠的迷思，以為驗毒就等於可以打擊吸毒，如此想法，一葉障目，不見森林。

對吸毒行為稍有研究的學者都會明白，吸毒是非常複雜的行為，有個人、家庭、朋輩、經濟、心理、教育等等因素。由初作嘗試到不能自拔，原因、背景、過程，不是表面看來那麼簡單，也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了。

即使對社區驗毒提出強烈質疑的反對者，都同意毒品害人影響一生，都明白令吸毒者戒除毒癮，至關重要。但問題是，甚麼人用甚麼方式介入，使吸毒者明瞭吸毒的禍害，然後戒毒，最為有效，是整個問題的關鍵。今天的社區驗毒，介入者是有權使用武力、有權對犯罪行為作檢控的警察，方式就是在不同場合，對任何認為

行為可疑的人，可以帶回警署，強制他們交出尿液血液樣本以驗毒。不少人會提出質疑，用雷厲風行社區驗毒的辦法，會達到預期的，還是相反的效果？

傳統的觀念說，不少年輕人吸食的都是社交毒品，一大幫人趁高興齊集在酒吧派對，一起吸食，警方查牌，既可以把他們找出來驗毒，也可打擊販毒，可謂一舉兩得。如果他們在公園等設施集體吸毒，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找出來，送他們去戒毒。

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早已脫離現實。今天的吸毒者，比以前隱蔽性更強。如果警察大張旗鼓到派對酒吧查牌，到公園驗毒，吸毒者會索性躲回家裏，趁父母上班家中無人，在更安全的環境下，三五朋友集體吸毒，又或會北上，尋找更便宜的毒品。如此一來，吸毒者在社區消失，以前社工可以在酒吧、公園找到吸毒者，今天，介入無從。

製毒、販毒、帶毒、藏毒，這些嚴重罪行，由執法部門解決，司法機關施以重罰。但我始終認為，吸毒問題複雜，最好的方法，留待社會工作者來處理好了。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驗毒與警權

有關方面再三保證，社區驗毒的門檻很高，警察不會因此濫權。

門檻究竟有多高呢？首先，驗毒警員都經特殊訓練，有辨別吸毒者的能力。第二，要有合理懷疑，才可強制驗毒。例如警察到酒吧卡拉ＯＫ查牌，丸仔散滿一地，幾個可疑的後生仔口鼻沾滿粉末、腳步浮浮、神情呆滯，法例未修改前，警員沒奈他們何，無法有足夠證據控告他們吸毒。社區驗毒計劃推行後，就有權帶他們回去警署，或適當地點，強制他們提供血液尿液，進行驗毒。

社區驗毒，是否只限酒吧卡拉ＯＫ這類場所，警方才有這樣的權力呢？也不完全是，那只是為方便說明而舉出的例子。合理懷疑的地點，可以在街上，也可以在後巷，可以在你工作地點的附近，也可以在你屋企樓下的公園仔。而何謂合理懷疑，也可以很主觀。開通宵收工精神恍惚路過警察掃毒查牌，碰巧食完「沙翁」滿嘴糖粉還未抹掉，也極有機會殃及池魚。以上當然是假設出來的狀況，但誰說絕對沒有發生的機會。

在官民失卻信任、警民關係如此惡劣的今天，推出由警察主導的社區驗毒，衝突必然頻生，效果也是事倍而功半。誰可以排除有人被「砌生豬肉」的可能性？只要出現一宗警方濫權誣告的個案，就令整個社區驗毒的公信力徹底崩潰。而令人最擔心的是，社區驗毒，更可能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對政治麻煩分子，用驗毒為名，先通知傳媒，在鏡頭林立、眾目睽睽下帶返警署驗毒，即使驗不出甚麼來，無法入罪，但已經做成人格謀殺，再傳播不利的耳語，達至令其身敗名裂的效果。

可能有人會說，不要用天馬行空的陰謀論看待社區驗毒，如果所有事情都看得如此負面，甚麼事情都不要做了。在一個正常社會，這個邏輯當然沒有問題，但即使設計社區驗毒的學者教授和公務員如何善良，主觀願望如何良好，如何全心全意為拯救癮君子於水火之中，但只要看看梁振英政府今天這副德性，甚麼事情不會發生？甚麼事情做不出來？誰能排除社區驗毒成為政治打壓工具的可能性？

只要稍為留意民情，都會明白，現時絕對不是推行社區驗毒的好時機。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九日

王維基的盲點

王維基的免費電視牌照死得不明不白，坊間揣測評論，多如牛毛。所謂「倒瀉牛奶，喊都無謂」，死因研究已經無關宏旨，重要的，是王維基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王維基被中大三千學生感動，說要重新考慮何去何從，又說更 risky（冒險）的計劃都會做，但何所指？卻沒有進一步透露。

王維基白手興家創業，他絕對不是怕冒險的人，但他在中大與學生對話，一口回絕了以互聯網作為電視平台的提議，可以看出，即使王維基如何敢於創新，如何變通靈活，平日潛水與鯊魚共游，登珠穆朗瑪峰傲視世界，但人總有盲點和死穴，總有不敢冒險不敢逾越半步的地方。

王維基拒絕網絡作為電視平台，總結他的公開言論，和對中大同學的解釋，覺得他的理據和邏輯並不一致，甚至前後矛盾。

王維基說，電視觀眾很傳統，對新科技陌生，即使用機頂盒，需要一個以上的遙控器來看電視，也有困難，何況上網？因此，網上平台，完全不適合對科技不熟悉的香港傳統電視觀眾。

在網上足本播出的《警界線》第一集，由劇情到拍攝，由橋段到說故事的方法，都顛覆了香港電視劇的傳統，令人耳目一新，網上點擊，觀眾超過七十五萬。連王維基自己都承認，他拍的電視劇，不是傳統的師奶劇，普通師奶不會看得明白，甚至沒有興趣看。

一方面說傳統電視觀眾不懂上網，不會選擇在網上看電視，另一方面拍的劇又不是傳統師奶劇，拍給非傳統的觀眾看，王維基的目標觀眾是哪個群體哪些階層，王維基自己有沒有想清楚？

沒錯，知識水平低，七老八十的一輩，較為複雜的電視遙控都不懂怎麼用。但只要年輕五到十年，除非是堅決抵制學習新生事物，上網尋找喜愛的娛樂資訊，誰能難得到他們。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的覆蓋率極高，幾乎人手一部，不知從哪裏下載的日本韓國英美，甚至中國大陸的劇集，連坐地鐵巴士都大煲特煲的，大有人在，更漸成主流趨勢。

七、八、九十年代，一家人圍着電視追看劇集的年代早成歷史，互聯網年代，資訊娛樂都極度個人化，一部手機、一部平板，各自尋樂，用互聯網作為平台，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紙牌屋》的啟示

十二萬人上街遊行包圍政總，要求梁振英公佈拒絕發牌的真相。由星期二（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行會拍板，到星期日（十月二十日）人人穿黑衣上街，前後只有短短六天，動員超過十萬群眾，這就是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威力，絕對不可小覷。王維基以新科技互聯網起家，絕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

王維基拒絕以互聯網作為電視平台，是一種看不起互聯網的心結作祟：人人拍條片都可以放上網，人人裝個咪就可做電台，要幾簡陋有幾簡陋，質素要幾差有幾差。既粗口亂飛，又不堪入目，全無規範可言。網台是一種又 cheap 又山寨的貨色，與正式又有規模的電視台，簡直有天壤之別。更重要的可能是，放在互聯網的廣告極少，市場份額只有幾個百分點。用王維基自己說法是：我拍一集電視劇一百萬成本，在互聯網播，何時才能收回一百萬。無線黃金時段，每小時三百萬到四百萬廣告費，從生意經營的角度，這就是入屋的免費電視最大的吸引力。王維基更說，廣告公司負責人，都是看傳統電視的，很少上網，他們負責落廣告，順理成章

就是先把大部份廣告費放在電視，用剩的才考慮其他媒體。由於無線一台獨大，份額當然一面倒了。

在商言商，如此巨大的吸金力，王維基鍾情免費電視台，當然無可厚非，但作為敢冒險肯創新、觸覺極度敏銳的創業家，沒可能不認識到互聯網強大的爆炸力。今天香港互聯網的廣告不成氣候，是因為還未有具規模、質素佳、恆常節目的電視台，觀眾收看還未成習慣，市場力量還未發揮出來。

美國今年（二零一三年）艾美獎獲最佳劇情類導演大獎 *House of cards*（《紙牌屋》），是一齣在互聯網播出的網劇，內裏描述美國政治鬥爭，不是一般師奶肥皂劇，無論是卡士、製作和劇情，水準甚高，深受好評，亦獲收視佳績。《紙牌屋》得艾美獎，被視為一個里程碑，一種網上播放平台不可逆轉的新趨勢。

我在家中的大電視播放早已放上 YouTube 的香港電視招牌之作《警界線》，效果與高清電視根本沒有分別。我是將電腦駁上電視看的，一條線就搞掂。如果變成一個簡單的機頂盒，點擊肯定超過今天的七十五萬，收視高，又豈愁沒有廣告。

（王維基的盲點 • 二）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不搞政治

港視員工再三強調，只做娛樂，不搞政治，遊行集會、圍堵政總，也與政黨和社運團體切割。爭取發牌的主體，無疑應該是香港電視的員工，怕運動被左膠和右膠騎劫，如此小心翼翼，當然無可厚非。

但港視員工必須明白，要求政府交代拒絕發牌理據也好，最後希望爭取得到牌照也好，除了員工努力，也要港人支持，更需要立法會議員裏應外合，用盡議會手段和民眾聲援，向當局施以政治和群眾壓力，才有機會爭到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每一步每一寸都是政治，根本避無可避，不是說一句我不搞政治，就可以變成易潔鑊不沾鍋。

港視員工集體「不搞政治」，其實是師承他們的老闆王維基。王老闆「不搞政治」、「不懂政治」、「對政治冇興趣」，不是今天才說，認識他的人，這番說話，在公開私下聽了無數次。王維基的既不懂又不搞政治的表態，明眼人都知道，其實是一種政治計算。

王維基是醒目仔，當然深深明白，經營電視不是賣鹹脆花生，是與意識形態有關的敏感行業，中共靠槍桿子筆桿子起家，電視這麼厲害的武器，是否落在可靠的人手裏，相當在意，是重中之重，認為是香港管治的關鍵。

王維基也心知肚明，自己背景未夠雄厚，不是大財團，在內地沒有大生意，與當權者既非世交，也沒私交，並無任何要害掌握在當權者手裏。王維基當然知道，以他的條件，要表現得對政治愈無知愈白癡，才愈能取得北京的信任。

這套香港仔自以為可以成功，靈活變通、適者生存的法寶，正正是王維基的另一個盲點。五千年歷史帝王心術的中國文化，混和共產專權意識形態的大朝大國，再融合本地官僚揣摩上意的太監慣性，王維基不但水土不服，而且撞得焦頭爛額，甚至粉身碎骨。

再三拚命表達非政治化的忠心，也無法令當權者放心。但王維基也不是省油的燈，雖口口聲聲不懂政治，卻玩得出神入化。他刻意把矛頭直指梁振英，再三強調此事與中央無關，明顯是留了一手，為了將來有轉圜餘地。問題是，當政總的支持者熱情減退，相繼散去，王維基還有甚麼繼續爭取的本錢。（王維基的盲點●三）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我是左膠

這邊廂，人家港視員工水深火熱爭取發牌，那邊廂，一幫閒極無聊的鍵盤戰士，卻在面書陣地，水乳膠融，上下膠煎，左膠右膠，膠得不亦樂乎。把整個爭取發牌運動騎劫，牢牢綁在他們的膠味甚濃的口水之中，名副其實膠着狀態。如果不是整個星期都在面書洗版，膠味嗆得難以忍受，我都不屑摻和在這種浪費時間的討論中。

甚麼時候開始，對不同路向、不同分析，甚至只是不同意見的人，都一律封膠？不肯蝗蟲大合唱、不肯把新移民雙非視為敵人的，就叫大中華膠；不用激進衝擊手法搞社運、不唱高調要搞革命推翻政府的，就扣人家歡樂今宵唱K式社運膠的帽子。還有一款叫作左膠的，應用範圍更廣，凡有點點異見的，與一眾鍵盤戰士的意識形態稍有不同、稍有頂撞，又或敢於在網上講清楚說明白的，都無一倖免，集體打為左膠。

當然，還敢駁嘴駁舌死不悔改冥頑不靈的，就升級為港奸，打入十八層地獄，

送去紐倫堡受審，肯定是必然的下場了，我是過來人，當然有權威評說。

左膠的定義是甚麼？我念理科出身，比較講究客觀事實和嚴謹邏輯，必須問個究竟。在電台向一位主動提起這場爭論的聽眾討教，他煞有介事的說了一通，說搞社運的，意識形態比較左，相對傾向社會主義，都可以稱為左膠。

聽了一輪，還是一頭霧水，明啲唔明啲。我雖然不搞社運，定位做新聞工作者，但自問意識形態左傾，也比較傾向公平分配的社會主義，同情弱勢社群，對新移民雙非甚至自由行都可以理性討論。這都是網上罵得疾言厲色，儼然像殺父仇人般的聲討對象。那我豈不也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左膠？

有好心的網友，提醒我到「香港網絡大典」查查，這個比維基還要權威的本土網絡，對左膠有這樣的定義：

「常見於網上的政治討論術語，指持左傾思想但行為『硬膠』的人士，是一個貶稱。」

明嗎？對我這個老餅來說，這些來自網絡的術語，不止一頭霧水，簡直滿腦白煙，左膠已經不明所以，還來一個「硬膠」，不是更擰命嗎？只有硬着頭皮，再看下去尋求更詳盡的答案。不看猶自可，愈看愈對號入座。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五毛與左膠

權威的「香港網絡大典」，對「左膠」一詞，洋洋灑灑下了幾百字定義，其中兩段是這樣的：

隨後，社會焦點關注自由行及雙非等有關大陸人及香港人之間在文化、政策、資源等的對立問題。由於左派信奉平等、公義的思想，因此大多以公平原則支持部份相關政策，惹起支持以本地人為先的本土派不滿。另一方面，社會對各種議題及整體政治環境不滿加劇，左派和理非非式集會因被視為沒有實際效用而未能滿足部份人的抗爭需求，反而是消耗群眾力量。因此，這批左派的社運人士漸漸被定性為「左膠」，而其示威方式亦被標籤為「維穩社運」。

有指「左膠」的出現其實並非以政治意識形態來定位，而是為了確立與本土派政治對立的現象。

不知是否看得明白，編輯也可能媽媽連聲，罵我為何要把沒有多少人聽得懂的小圈子討論，拿到主流報紙。老實說，我也認為這種動輒扣帽子的互相攻訐非常無

聊，浪費時間。但當這種討論一出。馬上淹沒所有社交媒體，模糊了焦點轉移了話題，把本來應該更深入探討的觀點和策略攔腰斬斷，每次幾乎都是同樣過程、同樣結果，客觀效果就是討論停頓，正事不理，口水橫飛，大打泥膠摔角。隱然覺得這似乎絕不偶然，也非巧合。

我本以為，天下烏鴉，全世界都會一樣。小圈子反對派內鬥內行，精於從內部尋找敵人，展開批判，打在地上，再踏一腳。用詞之狠毒，出招之攮命，比面對真正的敵人還要兇猛百倍。這是中國人搞政治的基本模式，沒有改變。他們猛烈批判的中共，本質就是如此，毛爺爺就是他們的老祖師。

但我觀察了很久，似乎並不只如此，愈看愈不對勁。他們對左膠、大中華膠、社運膠批判之力度，下手之狠毒，攻訐之頻密，遠遠超過主要的敵人，好像這幫人才真正要除之而後快。目的似乎要製造一個動輒得咎，令人害怕，走避也來不及的紛亂局面。你看，政治就是這樣，稍為冒出頭來，就馬上受左和右的夾擊，不得好死，最後意興闌珊，敬政治而遠之。策略之高明，戰術之狠準，豈是泛泛五毛所能企及。

這場泥膠摔角，誰會躲在旁邊竊笑。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三日

一抓就靈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老毛以階級鬥爭為綱，把中國推入萬劫不復之地。我也聽過某理論大師移植毛理論，改為「族群矛盾，一抓就靈」，並非光說不練，指頭鍵盤，身體力行。

由納粹德國的希特拉，到印尼幾次排華，到盧旺達等非洲部落仇殺，到前南斯拉夫種族戰爭，世界不同角落大大小小的種族血腥衝突，最殘酷最滅絕人性的，不一定是正統軍人的槍炮和常規武器的攻擊，而是平民百姓，用原始武器和人類獸性的種族滅絕。

縱觀以上提及和未提及的種族衝突和仇恨，都有大同小異的族群矛盾論述，不外乎以下幾部曲，最徹底的是：「劣等民族污染我們的血源。」最情緒的是：「不講禮貌、污糟、不衛生，甚至有傳染病。」最惹起眼紅症的是：「他們有錢，霸佔我們的土地，掠奪我們的資源，是吸血鬼。他們窮，好吃懶做，吸啜我們血汗。」總之，今天的處境，都是他們造成的。

當然還有更細緻、更能煽動種族仇恨的論述：他們繼續強大，有財有勢，我們將陷入沒頂之災。他們勾結敵人，我們勢必被吞併。他們的生育能力很強，長此下去，我們成少數和弱勢，處境愈來愈艱難。

有甚麼可以阻止他們繼續污染血源、傳播疾病？我們可以如何搶回土地和資源，可以如何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沒有其他辦法，只有一途，就是要他們消失。希特拉選擇了毒氣室式的種族滅絕，印尼就以不同借口，例如共產奪權的威脅，驅趕和屠殺華人，順便奪走他們豐厚的財產。

看過一齣有關前南斯拉夫內戰的電影，最震撼的不是戰爭場面，而是敵對雙方的種族屠殺。軍人攻陷一條敵對種族的村莊，把男人全部殺掉，把年輕仍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用車運走，集中到類似集中營的地方。女人排好隊，逐一叫出，被軍人當眾強姦，目的是播種，要她們生產更多軍人種族的後代。對方的男人愈來愈少，我方的後代愈來愈多，種族得以延續和強大，即使對方未能滅絕，也反抗無力。

今天敵對的種族，不是老死不相往來，有些更是左鄰右里相識的街坊，族群矛盾，一抓就靈，一經煽動，最血腥暴戾滅絕人性的都會幹得出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誰是台灣人？

族群矛盾的論述，對頭髮眼睛皮膚語言和血統都不同的種族，比較容易煽動情緒，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人類共同劣質價值。

同文同種，但來源地不同族群，有其獨門挑動矛盾的方法，以台獨過去幾十年的論述最為典型：台灣四百年歷史，與中國隔絕，經濟政治文化制度都與對岸不同，更發展出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民族。為了與中國血脈中華文化徹底割裂，除了以台灣話為國語，堅決不說中國北京話外，更曾主張放棄中國文字，改用拼音台語，並認真着手進行，以顯台灣獨立決心，結果當然不了了之。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中國豬滾回中國去」，口號曾經叫得震天價響。整個政治論述的中心思想是：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他們的統治是非法的，號召台灣人起來推翻國民黨，獨立建國。

台獨論述，說起來頭頭是道，但經不起邏輯推敲，再問誰才算是台灣人？台灣人的定義是甚麼？他們會詞窮答不上來，不少台灣人的祖先都來自中國大陸，而

且原籍福建，到台灣有早有遲，早的可追溯至明朝鄭成功年代，遲的可能是逃避戰禍，近世才由唐山過台灣的大陸人。究竟在台灣多少代才算台灣人？對台獨論述至關重要。

為了擴闊團結面，於是又有這樣的定義：一九四五年二戰後日本將台灣歸還中華民國，之前在台灣的，是台灣人。之後來接收台灣的，特別是四九年後跟隨蔣介石來台的外省人，是中國人。台灣人愛台灣，外省人都是出賣台灣利益的賣台集團。

這樣的定義，也有說不通的時候，早年到台灣的外省人，算不算台灣人？又例如台灣人在大陸出生，後到台灣定居，那算是外省人還是半個台灣人？除了原住民是真正台灣人無可爭議之外，硬將同文化同種族的人分類，一定會出現無法解決的漏洞與分歧。

這種硬分台灣人、中國人、愛台、賣台的論述，目的不是為了台獨，而是為了迫使國民黨結束獨裁統治，開放專制政權。果不其然，實行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後，所謂台獨主張，幾乎馬上煙消雲散。

今天香港鬧哄哄的本土論述，有點重複台灣當年的軌迹，香港人的定義是甚麼？怎樣才算本土？值得更仔細討論和研究。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新台灣人

十五年前（一九九八年），馬英九第一次參選台北市長，選民對國族認同的爭論，非常濃烈。湖南省籍香港出生一口破台語的國民黨人馬英九，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愛台還是賣台？受到本土選民的強烈質疑。中華民國第一任公民直選總統兼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在大型造勢晚會上，挽着馬英九的手，高高舉起，問：你究竟是哪裏人？馬英九大聲回答：我是「新台灣人」。

這個劇本，這場演出，我在電視看到，記憶猶新，恍如昨日。

馬英九因外省身份而獲原罪，忠誠受到懷疑，當時民望極高的李登輝，創造出「新台灣人」這個名詞，成功為馬英九解咒。得到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加持，馬英九以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選票，壓倒尋求連任的陳水扁，順利奪得台北市長之位。

但至於何謂「新台灣人」，卻未見嚴格定義。後來有人解釋，大致是指在台灣生活，不分省籍，只要認同台灣價值，為台灣打拚，都是「新台灣人」。如此寬鬆的定義，顯然是為了平息爭議，統一還是獨立、愛台還是賣台先放兩邊，最重要是

贏得選舉，這明顯是政治權宜之計，獨派的李登輝是否真的認同，令人懷疑。

後來，李登輝愈走愈獨，與國民黨主流鬧翻，更被開除出國民黨，成為台獨大老，都是後話了。已入暮年的李登輝，回憶起「新台灣人」這個名詞，會有甚麼感慨？

十五年前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是他問鼎總統寶座的重要一步，民望跌至谷底的馬總統，是否還記得一九九八年這關鍵的一幕？

道不同不相為謀，馬英九和李登輝形同陌路。「新台灣人」成功為馬英九洗底，解除原罪，這個魔幻名詞今天已鮮有人提及。上維基百科查看，來自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的外籍配偶，入籍中華民國，會被稱為新台灣人，生下的子女，是新台灣人的第二代。

在台灣民主化，總統全民直選，政黨也經歷了第二次輪替之後，愛台賣台的爭議幾乎全面平息，再沒有人以省籍質疑政治人物的忠誠，台灣人也沒有新舊之分。

操弄省籍族群矛盾，作為迫使國民黨開放政權的政治手段，已經達到目的。不統不獨，維持現狀，不分黨派不分族群，成為台灣人民的共識。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港人優先

今天我們討論的「港人優先」、「本土優先」，台灣當年也有類似的激烈爭論，甚至引起過零星衝突。不過，經過民主選舉政黨輪替洗禮，一切歸於平靜，化解於無形。

「本土優先」、「港人優先」的主張不應該有很大爭議，一字咁淺，任何社會任何族群，都應該維護生長和居住地的利益，根本不需要花太多唇舌。

但討論問題必須嚴謹，不能流於口號，煽動情緒，指望跟隨者不經大腦，人云亦云。要搞清楚的是，甚麼是本土？誰才算是香港人？需要經得起邏輯的推敲。

常常聽到，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香港是移民社會，即使你土生土長，你的上一代或上上一代都不一定在香港出生，都是在不同時期避秦南來。或是逃避國共內戰，或中共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以至文化大革命，都有大大小小的逃港潮。

以我為例，我並非土生，我是大陸移民，一歲已在香港生活，但港齡比動輒

罵人左膠大中華膠的鍵盤戰士都長，我這個大陸移民，都算港人，也應該可以優先吧！

不少人都說，你何必急不及待出來認大陸移民呢？你在香港長大，當然夠資格當港人有餘，也應納入優先之列。

好了，原來「港人優先」的港人，不一定要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的，也可以算是優先的港人。那麼，幾歲在香港生活，才算在香港長大呢？根據香港永久居民在法律上的定義，中國血統合法居港住滿七年，就已經是香港永久居民了，這裏沒有規定他們一定要在香港長大。根據這個定義，新移民住滿七年，成為永久居民，也是香港人，也應該得到優先吧？

一些本土論者猛烈批評新移民，他們說，中共治下的六十多年，這些中國人已經變質，自私、貪婪、不守秩序、不講衞生，早已喪失了華夏文明。他們來香港霸佔我們的土地，佔據我們的資源，不應把他們視為港人，當然也沒資格優先。

問題來了，組成港人的成份異常複雜，有大躍進後大饑荒，有鬥人殺人無數的文化大革命，以十萬計大陸人逃港，更有「改革開放」後每日持單程證來香港的七十多萬人。究竟哪個時期的移民，才算喪失了華夏文明？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論述盲點

城邦派本土論述最大盲點，就如當年基本教義派台獨論述一樣，對何謂本土人，界定粗疏，定義模糊，非常隨意。有用省籍劃分，有用到達台灣的年份為界，也有追溯在台灣生活了多少代為準則。稍有常識都明白，以這種標準來硬分台灣人外省人、愛台還是賣台，紛爭必然沒完沒了，共產黨還未登陸，內部已經爆發分裂，鬥得不亦樂乎。同樣情況也出現在香港，即使同稱本土派，對何謂港人本上，都有截然相異的說法。

有說新移民住滿七年就是香港永久居民，不應受歧視，港人優先，當然應該包括他們。

又有說新移民是大陸人，是搶奪港人資源的蝗蟲，仇恨語言，衝口而出，咬牙切齒，說他們不能算是港人，當然不能優先。因此，凡為新移民爭取權益，認為家庭團聚是不能剝奪的基本人權，房屋和福利都應受到照顧，提倡者主催者，無論是團體或個人，都等同引狼入室，與民為敵，出賣香港利益，劃為港奸，要下地獄，

到紐倫堡受審。

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說法，提倡港人優先本土優先的朋友們都公開說過。誰是主流？誰是正統？請從你們內部先把問題從理論的高度辯個清楚明白，否則這分鐘罵左膠港奸，下分鐘自己人打自己人。你們的追隨者，除了跟着你們變化萬千的口號暈頭轉向，躲在鍵盤後面得閒罵兩句粗口之外，永遠無法提升理論基礎和論述水平。

本土派另一個要搞清楚的問題是，甚麼才叫本土？

理論，是咁的：香港保留了華夏文化的精髓，被共產主義毒害幾十年的大陸人，早已喪失了華夏文化，不是原來的中國人，我們要保衞本土，完整地保存華夏文化。這種說法有沒有過份吹噓，把香港人捧到上天，先放下不論。但本土香港人，只有華人嗎？一些南亞裔香港永久居民，殖民地早已跟隨英國人來香港，好幾代人落地生根，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比不少本土派的祖先還要早來香港。但他們的背景，有你們心目中的華夏文化嗎？他們又是否納入你們聲稱的本土優先之列？非華裔的香港人，不但有南亞，還有歐美，更有混血，來自世界各地都有，活像聯合國大熔爐，本土優先，能把他們排除在外？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油喉開咪

商業電台陳姓的行政總裁，真的沒有自知之明，以為人家叫他做「志雲大師」，是恭維的說話。這個稱號，其實是指他經常金句連篇，故作高深，活像佛偈。作為影視新聞，確實娛樂性有餘，但以他的一副油腔，擔大旗做嚴肅的時事評論節目，卻明顯說服力不足。

另一個致命的缺點，他是一個太自覺的演員，在任何公開場合，都以為自己在演戲，「開麥拉」擺在面前，燈亮了，就要把預早準備好的台詞唸出來，沒螺絲沒蝦碌，太流利太沒瑕疵，顯得很假，虛假，就不會有任何公信力。

大師挑戰記者的年紀，大言不慚自認二十年前主持過論政節目。此時彼時，那時候的所謂論政，只是拿着報紙讀一讀新聞背景，然後加點個人感受，離論政的定義還很遠很遠，至多可以稱為新聞雜誌式節目。與今天論政節目，有立場有原則有看法有態度，炮聲隆隆，火力威猛，簡直差天共地。大師衝口而出，面不紅氣不喘自認老行尊，可見他何其懷緬廿年前的往績，用以前的社會政治背景來做今天的論

政節目，大師是真的落後於形勢。

聽大師開金口論政，果不其然，只幾分鐘就無法聽下去了。聲音太油腔太靚太沒有火氣，只適宜做回「我係韋家晴」、「志雲飯局」式的風花雪月節目。不知是甚麼原因，在字正腔圓的聲音中間，我不停重複聽到「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的油腔。我懷疑是收音機壞了，還是自己產生了幻聽，害怕得馬上把收音機關掉。

以節目改革為名要換掉主持人，發生過在我的身上，更荒謬的理由，早已聽過不止一次，耳朵已經起繭。問題是，如果換了主持人，把節目改得更能回應時局脈動，那還算了。但今次所謂改革，與官台當年的「烽煙」節目改革一樣，把節目改得拉雜零碎，加插不少環節，甚麼聲音專欄，甚麼健康資訊，甚麼金融經濟，把論政的元素稀釋了，把主持人的稜角磨平，把火氣減低，甚至把烽煙熄滅，把監察政府的烽煙節目，變得人不像人，鬼不似鬼，與港台的烽煙看齊，節目的軀殼還在，但靈魂早已變質，淪為言論自由的陪襯花瓶。油喉開咪，切切實實完成了政治任務。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頂得幾耐得幾耐

商台烽煙重炮手李慧玲由晨早調到黃昏，引起軒然大波。拉闊一點看，這只是歷史重演，十年前（二零零三年）發生過鄭經翰、黃毓民等名嘴封咪，肅殺之氣撲面而來，我也由官台的早上烽煙，調到黃昏節目。電台早上黃金時段聽眾最多，影響力最大，議題設定能力最強，調動的政治含意，不說自明。

李慧玲由早晨調到黃昏，只是故技重施，目的是降低節目主持人的政治影響力。這些媒體高層，究竟用甚麼器官來思考，統統都如此窩囊，老是想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解說來回應質詢，而且答案更是熟口熟面，愈解愈糟愈描愈黑，老闆給他們高薪厚祿，算是白花了。

傳出李慧玲被調職，消息不是來自商台內部，而是來自特區高官。如果屬實，在全世界都未知之前，商台先向官府通報節目改革人事變動，耐人尋味。李慧玲的尖刻批判，成為特區政府眼中釘，已是街知巷聞，據悉，梁振英曾在內部會議，點名狠批李慧玲「阻礙政府施政」，這種莫須有的罪名可大可小，在極權社會，分分

鐘死無葬身之地。

令人無法理解的是，當施政不順，民怨沸騰，為何特區當權者，都會把責任往外推，歸咎傳媒，彷彿只要把人家封筆封咪，把批評聲音徹底禁絕，一切就會萬事大吉，政通人和。這種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心態，成為了不少當權者的通病。

董建華年代二十三條立法，民怨載道風起雲湧，激發五十萬人上街，一報一刊兩支咪成為施政失誤的替罪羊，一報一刊無法控制，只能封掉兩支咪，作為續牌的交換條件。

當年，我也從晨早烽煙調到黃昏節目，不久就受到左派報紙「追殺」，一年六、七十篇幾十萬字的大批判，令人聞風喪膽。在這樣的大形勢下，沒有心存僥倖，自知「死期」不遠，當時下定決心，堅持原則，堅守陣地，做一條稱職的頂心杉，頂得幾耐得幾耐，直到最後一刻。奇迹地，在黃昏烽煙這個崗位上，竟然可以捱足九年，最後也同樣以節目改革加強陣容為借口被粗暴封咪，雖有遺憾，但卻無悔。

我想知道的是，當年官台操刀謀殺烽煙節目的劊子手們，個個已經升官發財，看見今天這個爛局，是否能夠安睡？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扼着喉嚨

李慧玲晨早烽煙，被指控「阻礙政府施政」，調到黃昏，雖然聽的人少了，影響力下降了，議題設定的能力減弱了，不也仍會阻礙施政嗎？

照此推斷，李慧玲由晨早調至黃昏，絕對不是終結，而是剛剛開始。在特首競選時，唐英年踢爆，時任行會召集人的梁振英，主張拒絕商台續牌十二年，只以三年牌照吊命，懲罰商台與政府對着幹。梁振英今天已貴為特首，對着要拔掉的眼中釘，會如此順攤，只調走一個節目主持人李慧玲，就讓商台續牌十二年？

建制媒體放風，說調動李慧玲，除了因為她言論辛辣，嚇走高官，統統拒絕上電台接受訪問，除此之外，更嚴重的指控，是李慧玲的節目趕客，不是趕走聽眾，而是趕走廣告客戶。

商台是商業機構，廣告是收入的重要來源，一個節目主持人被指趕客，當然嚴重，應該馬上炒魷兼永不錄用，為何只是調動主持節目的時段，而不是馬上辭退？

李慧玲主持晨早烽煙，有否流失大量聽眾？有否失去大量廣告客戶？商台有做

內部聽眾調查，廣告量更有清晰數據可稽，躲在暗處放風空口講白話，肆意抹黑，又拿不出任何證據。

但商台真的是以盈利為最重要目的嗎？似乎又不是，當年大班鄭經翰主持的晨早烽煙《風波裏的茶杯》，聽眾和收入都是全港之冠，更是替商台賺錢的金牛。如果商台僅是一盤生意，應該繼續讓大班在烽煙崗位做十點前特首。但事實剛剛相反，最終被逐。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是當年商台成功續牌十二年，與特區政府達成的交換條件。

十年一晃就過，又到續牌的關鍵時刻，事情的發展，幾乎百分百重複，理由又是那麼牽強，又用同樣的方式，以犧牲節目主持人、犧牲聽眾權利、犧牲言論自由來乞憐續牌。

當然有人會說，連牌照都沒有了，還奢談甚麼言論自由？但一家廣播機構，連用誰做節目主持人都要看高官的臉色行事，都無法自主，即使今天得到牌照了，見你這麼容易大開中門，肯定會得寸進尺，甚麼交換條件都要你接受，即使順利續牌，也等同被人家扼着喉嚨，脅迫成為政府喉舌宣傳機器的一部份。拿到牌照了，還剩下甚麼丁點言論自由？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惱羞成怒

無線記者直播「做扒」，「事旦男」舉牌抗議「無線新聞事事旦旦」，CCTVB這個臭名昭著的惡名，不脛而走，唱遍全城。無線沒有自我反省，反而變本加厲。自我審查愈來愈嚴重，內地敏感政治問題，要麼不報要麼少報要麼淡化，要麼放到新聞尾縮到最小。就連本地新聞，例如貨櫃碼頭工潮專題，也懾於香港首富的威權，突然臨時抽起，變成轟動香港新聞界的醜聞。

新聞部的主事人，我行我素，不回應，不改正，厚薪高位，我自為之。人們都懷念黃應士年代的新聞部，當年大專新聞系畢業，人人爭入無線新聞部，薪高糧準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無線新聞，確實為香港新聞界奠定了標準，以無線新聞人自豪。今天，只記得新聞河蟹、小花爭寵，事事旦旦，沒有甚麼值得引以為榮，告訴人家你在無線新聞部工作，甚至羞愧得抬不起頭來。無線新聞部的形象，徹底毀在這一代人手裏。

無線沉淪，當然不止一個新聞部。劇集無論時裝古裝，劇情犯駁、橋段重複、

製作馬虎、蝦碌穿崩，笑話連篇，早已在互聯網瘋傳，成為恥笑對象。飲食節目雞汁傻笑；遊戲節目胡鬧色情，物化女性身體，盡情剝削，令人極度厭惡。

惡行纍纍，劣迹斑斑，罄竹難書，連中央圖書館也無法裝得下。

更離譜的是，在免費電視發牌的爭議中，無線完全不顧自己是個會出現衝突的利益相關者，竟然公器私用，在黃金時段的大氣電波，肆意抨擊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可笑的是，這個本來報道娛樂花絮的節目，可能是製作人員的水平不足，也可能是時間倉卒，更可能是刻意為之，犯了連初入行的記者也不會犯的低級錯誤，最基本的資料也搞錯，將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資金混在一起，企圖達到預設的結論：三個牌照申請者，王維基的財力最不濟，梁振英拒絕發牌，理所當然。

當輿論點出這致命的低級錯誤，無線非但死不悔改，還再三在節目中，詞窮理屈地為錯誤辯解。

對於輿論的抨擊，無線一貫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惱羞成怒怪罪於人，成了本能反應，用封殺手段對付視為不友好的傳媒，應了「上帝要他滅亡，必先使他瘋狂」的魔咒！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今日吾軀他朝君體

無線封殺壹傳媒，強詞奪理，說與新聞自由無關。封殺令涵蓋範圍，不止無線電視城，還包括與無線沾上關係的公開活動。不但無線參與封殺，其他機構、政府部門、慈善組織，也主動配合，爭先恐後向無線霸權獻媚，墮落至此，無話可說。

民政署出錢，無線製作的宣傳節目，在康文署轄下的公園拍攝。這類公益活動，向來歡迎傳媒採訪，以收宣傳之效，尤其出資單位，斷無拒絕之理。但民政署竟然與無線聯手，把壹傳媒記者拒諸門外，作為政府部門的民政署，淪為無線電視的打手，簡直匪夷所思。

歡樂滿東華籌款騷，在酒店舉行記者會，東華竟也與無線配合，全面封殺壹傳媒記者，不准他們進內進行採訪拍攝。東華三院雖然是個慈善機構，委託無線製作節目，無線從來都當一盤生意來做，收足貴得驚人的製作費，數目多少，從來沒有公佈。是來自善款？還是其他渠道？透明度欠奉，也無從得知。

這類慈善騷的效益成疑，更淪為機構所謂總理的私人活動。闊太爭妍鬥麗、闊

佬走音唱歌。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袒胸露背搔首弄姿的女明星坐枱，每次都幾乎成為指定動作。這類徹底變質，愈來愈醜陋的所謂慈善籌款節目，稍有正義感的普通市民，別無選擇，只能抵制杯葛，拒絕捐款。

大氣電波是公有資源，電視台是持牌機構，無線更是上市公司，每一個環節，都理所當然應受政府和輿論監管。無線以受到抹黑攻擊為借口來封殺傳媒，目的是逃避監管，赤裸裸的妨礙新聞自由，應該受到嚴厲譴責和抵制。

但無線封殺壹傳媒的做法，沒有泛起多大漣漪。除了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開聲批評、記者協會與無線隔空罵戰之外，其他媒體，當成是一宗無線與壹傳媒之間的恩怨、一宗普通的新聞來報道。那種隔岸觀火的冷漠、自欺欺人的短視，叫人心寒齒冷。

今天壹傳媒受到封殺，難保他朝其他傳媒不會遇上。今天無線封殺不友好的傳媒，難保他朝其他機構公司部門不會有樣學樣，爭相仿效。這絕不是個別事件，而是無線一台獨大有恃無恐的惡果。今日吾軀，他朝君體，切勿心存僥倖。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拐B與極右

拐B案水落石出，結局峰迴路轉，並非完全無迹可尋，閉路電視拍到媽媽推着完全密封的嬰兒車，失蹤前嬰兒長時間沒有露面，媽媽接受媒體訪問鎮定自若，都在在惹人懷疑。當全港民情幾乎一面倒，這些疑問，沒有人想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敢公開提出質疑。

案情佈局雖然不算天衣無縫，也並非沒有破綻，但尚算精密，博得大部份香港市民同情，集體欺騙了港人感情。真相大白，民情反彈，引發全港嘩然，不無原因。

親生女兒突然死亡，母親非但沒有求助，反而用自己的方法處理掉，還涉佈局妄圖欺騙警方和市民，更不害怕事情公開和鬧大，接受媒體訪問，更是對答如流，毫無懼色。冷靜、冷酷，以至冷血，尤其令人心寒。

拐B騙局的其中一個細節，是媽媽言之鑿鑿，報警尋B，說在街頭從嬰兒車抱走B B的，普通話口音，貌似內地人。此說馬上引起恐慌，內地拐子黨來港犯案，

如水銀瀉地，在網絡瘋傳。

鍵盤戰士，借拐B疑案，敲起捍衛本土的警鐘。內地拐子黨在香港肆虐，是特區政府聯同左膠大中華膠包容新移民、包容自由行、包容大陸人的惡果，包容如今變成縱容，搞到如斯境地，是因為政府沒有盡力捍衛本土利益。

這種說法雖然邏輯混亂，因果顛倒，但在民粹主義高漲之下，附和者眾。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借拐子黨疑雲的恐懼，造成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效果。

用突發刑事罪案來攻擊不同族裔，盡情煽動民粹，甚至觸發種族暴亂，絕非新鮮，在民主國家，也無可避免，屢見不鮮。早前英國網站流傳一則「女孩被拐啟事」，啟事圖文並茂：一名金髮碧眼的六歲白人女孩，被拐子黨綁架，作案的是南亞裔匪幫。啟事附有女孩照片，隨即被以萬計網民瘋傳轉貼，理所當然引起家長恐慌。

後來警方查明，此案屬子虛烏有，啟事上的女童照片，是從網上取的，根本沒有失蹤。虛假啟事，由英國一個反移民的種族主義極右組織炮製。被揭發造假，還死撐說，啟事有這麼多人轉帖瘋傳，說明問題之嚴重，值得重視和警惕。這個極右組織弄虛作假誣陷新移民，不是第一回，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極右弄虛作假

英國有個極右組織，叫 BALE，全名是 Britons against Left-Wing Extremism（英人反對左翼極端主義），表面上只反對極端左翼，實質本身是極端右翼種族主義的仇恨組織，利用各種社交媒體，面書、推特、網誌，宣揚種族仇恨，躲在電腦屏幕後面，名副其實是鍵盤戰士。

他們最擅長的，是弄虛作假，事例之多，劣績斑斑，罄竹難書。上文提過的六歲女童被拐啟事，是這個極右組織最典型的造假傑作。我在網上找到這則啟事，斗大的字寫着「失蹤人口」，然後是女孩 Amy Hamilton 的半身照片，金髮藍眼，非常可愛。以下才是啟事的重點：相信這女孩被亞裔匪幫綁架。女孩六歲，最後見到她是在倫敦的 Croydon，穿粉紅色上衣、藍色牛仔褲。請廣傳，使我們能找到她。

啟事更留下一個電話，呼籲有任何消息，馬上聯絡。

女孩失蹤涉及拐帶兒童，作案者是亞裔匪幫，當然引起整個社區震動，啟事在網上快速流傳，瞬間超過二萬個分享。

後來警方查明，根本沒有這個女孩失蹤的事情發生，啟事刊出的電話，屬於一家保險公司，澄清與此啟事沒有任何關係，要求盡快將他們的電話號碼移走。後來更發現，女孩的照片，是來自一位攝影師拍的網上照片。

給人揭發，這個極右組織的網誌負責人仍然死撐：這不算造假，啟事在面書有超過兩萬個分享，證實了亞裔拐子幫肆虐的嚴峻事實。極右組織的負責人更直認不諱，Croydon 這個地區，是他們地圖上隨便挑的，根本不理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提高市民對拐子黨的關注，這才是重點。

由女孩的名字、照片、地區、失蹤事件，到電話號碼，全部都子虛烏有，造假造得如此徹底，插贓嫁禍，處心積慮污衊少數族裔。散播種族主義仇恨，一竹篙打盡一船人，用種族、膚色、口音、來源地來界定一個人好與壞，是多麼的可怕與可憎，令人不寒而慄。

在 BALE 的網誌上，弄虛作假的事例不可勝數，大家不妨上網一看，作為笑談之餘，也增加對這些極右主義者的認識。

不要以為這些荒謬的事情不會在香港發生，有些人為了達到他們自以為高尚的目的，手段和言行，一天比一天極端化，徹底破壞我們珍視的核心價值，才叫人擔憂。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鳥為食亡

又到鳥節。天氣還未轉涼，珍貴瀕危的黑臉琵鷺，已從極北嚴寒之地，飛越千里，來到南方的溫暖國境，覓食休息，補充體力。

在南生圍三河交匯的岸邊，有幸見到多達五隻的黑臉琵鷺，優哉游哉的涉水尋食。跑得真快，我們拿着沉甸甸的鏡頭，連跑帶跳才追趕得上。琵鷺扁平的嘴巴，在水裏沙堆撥來撥去，抬起嘴來，一尾大魚就緊緊夾在兩喙中間，掙扎了一會，就動彈不得，不消幾秒，大魚就被活生生吞進喉嚨，只見琵鷺的長頸脹起，整條活魚滑過，在外頭看得一清二楚。我連忙按下快門，把這奇特景象，定格在相機的儲存卡裏。

不少鳥類的牙齒，都沒有太大作用，食物不需咀嚼，就即時吞下，靠塞滿沙粒的胃來徹底消化。是牠們的生存環境和覓食方式，練就這種本領，可以把食物迅速吞下，再慢慢消化，才不會給別的動物搶掉，或意外丟失，這是一種怎麼樣的進化過程，留待科學家進一步研究。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是人類借鳥兒夫子自

道，也可能是真實的觀察。野鳥是非常警覺的動物，任何突如其來的動作和聲音，都會嚇怕牠們，遠走高飛，躲開危險，以保存自己的性命。

鳥兒在尋食的過程中，警覺性也相當高，表現得慌失失，不時抬頭張望，看看附近有沒有潛在危險。但我有這樣的觀察，如果錯了，請專家們糾正：當鳥兒找到食物，叼在嘴裏，尤其魚蝦之類，正在掙扎，要盡力與之搏鬥的時候，鳥兒的警覺性就相對降低，即使走得很近，長鏡頭就在距離不遠的位置，也不會嚇怕牠，直至鳥兒把食物吞掉，回復正常，才意識危險就在附近，二話不說，馬上飛走躲開。這種情況不止遇過一次，普通翠鳥，我們叫牠小翠，顏色艷麗，在水面掠過，發出耀眼的翠綠光芒。小翠是獵魚高手，幾乎百發百中。有一回親睹牠飛身插水，捕到小魚，用盡全身氣力夾在嘴裏，魚兒繼續掙扎，小翠緊張得連全身羽毛也鬆起來。魚兒在小翠的嘴裏翻了幾個跟斗，才被一口吞下。

我愈走愈近，把鏡頭對準拚盡全力要征服魚兒的小翠，這隻漂亮小鳥，渾然不覺我的存在，連環快拍，攝入鏡頭。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求偶

觀鳥吸引之處，不只可親眼看到一隻一隻漂亮動人姿態美妙的鳥兒，還可觀察牠們各種生活形態、叫聲、覓食，如果幸運的話，還會碰到鳥兒求偶的美態。

看過在網上的片段，在原始森林裏，攝影師把攝錄鏡頭隱蔽地裝在高高的樹上，自己藏在保護色的帳篷裏，徹夜等待，天還未亮，鳥兒發出響亮的鳴叫，節奏起伏跳着求偶舞來吸引異性。

精彩之處遠不止這些。雄鳥一般比雌鳥顏色鮮艷，當求起偶來，更會把原來不易顯露的羽毛亮出來，美態色彩，前所未有，有些把自己變成一把顏色鮮艷的羽扇，有的豎起斑斕的羽毛成一個球狀物體，搔首弄姿，向牠的對象一步一步靠近，看起來完全不似一隻鳥，美得令人窒息。

鳥兒求偶展現的美態，如果不是專業生態攝影師的艱苦等待和高超技術，現實裏，絕不輕易看得到。

我倒是目睹過一回。那時，大概農曆年剛過，天氣很冷卻陽光燦爛，一個令人

充滿希望的早晨，叉尾太陽鳥在初開的象牙花之間穿來插去，吸着美味的花蜜。傳來一陣鳥鳴，一隻雄鳥在枝上跳上跳下，向附近的雌鳥靠近，發動攻勢。

太陽鳥雄鳥比雌鳥漂亮，雌鳥呈綠色，姿態雖然優美，但顏色不算起眼，雄鳥頸項艷紅，肚部淡綠，翅膀翠玉，頭頂深藍，長着閃耀的鱗片。

雄鳥忘情地跳着求偶舞，瞬間，突然亮出從未見過的鮮黃色羽毛，跳躍的節奏更快更頻密，閃藍、艷紅、翠玉，已經夠好看了，再加上求偶的鮮黃羽毛，像一個在樹枝上舞動的花球，看得令人神醉。

如果在旁邊等着的十幾個攝友有足夠耐性的話，或許還能看見在後頭的好戲，但他們總是如常地按捺不住，見到如此罕有的情景，登時起哄。突如其來的聲響，驚擾了人家的好事，嚇得雌雄兩鳥，呼的一聲飛走了，白白浪費了更美好的光景。這可能只是我的一廂情願，情到濃時的親密行為，豈會眾目睽睽，現於光天化日之下。

走在路上，只要稍為留神，你也有機會看到鳥兒求偶，一對雄黑灰雌的鵲鴝，雄的不斷上下擺動尾部的羽毛，發出悅耳的叫聲，向伴侶試探，又會從這個枝頭追逐到那個枝頭，打情罵俏，煞是好看。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翠鳥調情

翠鳥的獨特色彩和飛翔美態，是鳥攝者的至愛。見過一名發燒友，長時間躬着身躲在特製的帳篷裏，鏡頭用迷彩保護色的物料蓋着，拍攝翠鳥捕魚的美姿。有些急功近利的鳥攝者，把小魚放到河水裏，誘拍翠鳥插水捕魚的鏡頭，這種餌誘拍攝的方法，與做假沒有多大分別。

雄性鳥兒一般比雌性長得漂亮，翠鳥也不例外。雌雄翠鳥顏色和體型都十分相近，但一眼就看得出來。牠們的翅膀都是翠綠色，在陽光下閃着藍光，胸肚的羽毛都呈橙色，雌鳥顏色比較暗啞，雄鳥色彩比較鮮艷。牠們的大嘴巴就最易認了，雄鳥上下都是深褐色，而雌鳥嘴巴上面深褐、下面紅色，像塗了口紅一樣。

在一般情況下看到的翠鳥，都是形單影隻，鮮有看見牠們一雙一對出現。我算是比較幸運了，不止看到翠鳥雙雙對對，更有幸看到牠們調情，非常有趣。

只見這對翠鳥停在近岸的小舢舨上，旁若無人的圍着船邊團團轉。奇怪的是，並非雄鳥求偶，而是雌鳥在發動攻勢。

雄鳥呆呆地站在船舷上，雌鳥飛到旁邊，一步一步靠近雄鳥，然後冷不提防急飛過去，嚇得雄鳥馬上飛走，又停到小舢舨的另一邊，如是者你追我逐，在船的四周來來回回。

翠鳥調情，就像覓食的時候一樣，完全失去警覺性。我把鏡頭愈靠愈近，牠們好像毫不察覺我的存在，又或根本完全不在乎，繼續忘情地嬉戲，我站在那裏幾乎拍了大半個小時，兩隻小翠似乎還未想飛走，我當然是滿載而歸，愛上鳥攝以來，拍攝的對象還在，我就非常滿意地離開現場，還是第一次。

我在同一地點連續拍了三天，夠多了，也拍膩，到第四天，雌鳥芳蹤杳然，現場只剩下一隻雄性翠鳥，也是呆呆站着，偶然直插水中，夾着一條小魚，飛到安全地方，把牠吞下。平時的翠鳥，比調情的翠鳥警覺性高得多，稍有風吹草動，呼一聲，雄鳥就飛得無影無蹤。

為甚麼只剩雄鳥，雌鳥哪裏去呢？我推測，最大的可能，是牠們交配成功，媽媽躲在鳥窩，養好身體，準備生蛋，爸爸四出覓食，把魚兒帶回鳥巢，再過一會，子女出生，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兩夫婦肯定夠忙的了。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掛住太后

我在港台《頭條新聞》扮演過幾個角色，穿起西裝做一個正常主持，與曾志豪插科打諢諷刺時事外，還要扮鬼扮馬演戲。除了小學聖誕聯歡會上台表演過之外，我實在沒有甚麼戲劇細胞和經驗，在電視鏡頭前出現，都是正經八百的新聞節目，演戲對我來說，既外行又很勉強。

《頭條新聞》的幾個角色，無論是心戰室的森叔，六、七十年代包租公，我認為都是失敗之作，沒有甚麼睇頭，既不突出又演得不好，無法為觀眾留下甚麼印象。當年高層提出要撤換主持的其中一個罪名，就是「沒有演技」，我認為真的沒有冤枉我。但這個全港獨有的諷刺挖苦時事節目，找個演技出眾的職業演員來演，就會失掉原來的味道，我在《頭條新聞》的價值，就是沒有演技。

我們的演出不大成功，新一季來臨，監製提議變角色，度來度去，有人提議我扮女人。超人在《頭條》扮又肥又醜的女人，堪稱一絕。如果我又扮女人，小新又經常以蓄鬚的女人出現，《頭條》台前豈非沒有一個男人是正常的？

製作團隊不但提議我扮女人，還要扮古裝女人，慈禧太后與太監小豪子演對手戲。自問生得醜，抹胭脂塗口紅化濃妝，必成徹頭徹尾的醜女人無疑，試問，《頭條新聞》要這麼多醜女人幹甚麼？

初演太后，緊張得睡不着覺，電視播出時，沒勇氣再看自己的樣子，女兒的反應最直接：「爸爸好醜樣，唔好再扮太后得唔得？」但神奇的事卻發生了，我演過《頭條》的幾個角色，沒有一個比太后更深入民心，街上碰到觀眾，特別是中年女士和小朋友，都會很熱情地拉着拍照，太后前太后後，說很喜歡這個角色。

《頭條》季度停播，有時停得太久了，觀眾等得不耐煩，遇到的、在臉書的，都會直接問：《頭條》停咁耐，太后幾時返？

這個奇醜無比的女人，究竟有甚麼吸引力，會令觀眾掛住太后？可能是這個角色的時空跨度很大，既可借古諷今，又可批評大陸亦可諷刺香港，甚至辣着其他國家。我雖然沒有甚麼演技可言，但小豪子卻演活了一個唯唯諾諾、靈活走位、看太后眉頭眼額行事的小太監。太后與小豪子深入民心，不是沒有原因的。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太后掛了

太后與小豪子的角色，由二零零九年開始，做了差不多四年，又要考慮改變。讀者或許仍然記得，在新角色醞釀的過程中，發生了所謂「希特勒」事件，對一個在討論中稍有提及，但很快就被否決的建議，政務官空降的處長，大興問罪之師，又要交代時序，又要思想匯報，借機整頓港台。但在員工的奮力反抗下，事情才匆匆告一段落。

後來，製作團隊決定以唐三藏孫悟空取西經的故事，代替太后與小豪子，取名《西環遊記》，為甚麼會是西環？看過的人都會心領神會，毋須多費唇舌。

《西環遊記》演了一季，《頭條》又要暫別，停了接近半年。不知是停得太久了，是演得不好，還是太后與小豪子太深入民心，似乎沒有人記得已變了角色，太后的影子，在觀眾心中，仍是揮不走、忘不了。

無論我到甚麼地方，認識的朋友還是不認識的觀眾，仍有不少人叫我太后，甚至有觀眾向我打躬作揖，叫聲「太后吉祥」，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有觀眾問我：

「太后幾時返？」我心裏納悶，太后的角色已停了足足四個月，為何還會這樣問？我解釋：「啲家已經冇太后了，改咗做唐三藏……」他們都異口同聲，反應差不多一樣：「係喎，不過太后好笑啲，會唔會做番？」我無語，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心裏掙扎，《西環遊記》出生不足半年，我的演技固然是個死症，路線和角色還未揣摩得通透，是否應該給個機會讓這個角色有所發揮呢？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唐三藏與孫悟空，在空間和跨度上，確實比太后與小豪子相差太遠，太后與唐三藏在性格上也南轅北轍，一個張狂跋扈，一個慈祥內斂，對於一個沒有演技可言的人，誇張比較容易演，內斂的角色，肯定吃力不討好。要把唐三藏演得滑稽惹笑，除了能文能武、生丑皆宜的大老倌羅家英外，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演了四個月唐三藏，自問江郎才盡，也無法發揮，我期待太后可以復活，或是復辟，找個機會復出電視屏幕。

我探討過事情的可能性，但似有難言之隱，總之沒有明確的答案，以我的新聞嗅覺，確實事有蹺蹊。觀眾掛住太后，但太后可能已經掛了。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太后之死

頭條新聞的太后是不是死了？死因為何？還是仍有半條命吊在那裏，還有機會翻生？有沒有人從中作梗，阻止太后復活或復辟？即使不是當事人，作為一般觀眾，都好奇想知道，何況我是記者，當然希望了解當中有沒有新聞題材。

太后之死，表面上死於自然，是因為做了幾年，想換角色。但實際是死於突然，事前毫無迹象，事後也不問究竟。新角色唐三藏和孫悟空，無論佈景服飾化妝都已經做到十足，但始終做不起，就像以前的心戰室和包租公的角色一樣，觀眾記也記不住，遑論深入民心，停了這麼長時間，人們仍是衝口而出，掛住太后。

按照正常電視人的邏輯和思路，如果不是只講政治正確，或要照顧當權者意識形態需要的話，既然受歡迎，又有口碑，收視不錯，欣賞指數也有不俗的表現，是否應該考慮讓太后再出來，跟觀眾見面？但我也應該有自知之明，不會人人都喜歡太后。

例如跟我同期的保守傳媒人，見到我，似笑非笑，一臉不屑：「估唔到你咁嘅

嘢都肯做。」彷彿我做了甚麼作奸犯科有傷風化殺人放火的事似的。他們都有這樣的心結：做新聞傳媒，一定要四平八穩，不能出位，否則便有失身份。

還有一種人，像我的老餅同學，年紀當然與我不相上下，每次見面，都重複相同的說話：「我頂唔順你個樣，接受唔到囉，一見到就熄機……」我知道，這類人，人老了，就保守，接受不了新生事物，永遠活在自己的年代和圈子中，稍有偏離，都認為是大逆不道，無權就避開，視而不見，有權了，就想方設法加以禁制，無論如何，都不能在自己權力範圍眼皮底下出現。

最關鍵的可能是政治原因。極左建制派，透過左報批判《頭條》，無論甚麼角色，即使不是太后，《頭條新聞》陰陽怪氣反政府，已經定了性，鐵案已成，絕不能翻。但太后與小豪子兩個丑角，演活了當今的政治醜態，無可否認，又的確特別乞人憎。

不喜歡太后的，還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和理由，有些是個人喜惡，有些是政治考量，不管如何，觀眾和我都想知太后的死因是甚麼？要死，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總要給個理由，有個說法。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生態攝影破壞生態

近年，香港時興生態攝影，到過不少觀鳥熱點，隨時遇到幾十個攝影發燒友，長火短火腳架陣，千軍萬馬，實虛場面，好不嚇人。

香港沒有大型野生動物，也沒有非洲動物大遷徙的壯觀場面。本地生態攝影，拍的是鳥類昆蟲、蝴蝶蜻蜓之類。拍友們攝影器材非常專業，態度也非常認真，精益求精，務求得出最佳效果。喜愛大自然本來是絕對的好事，但他們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行為，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我在專欄寫過不止一次，亦親眼見過餌誘拍鳥的荒謬情況。拍鳥者用針釘着小蟲，放在樹枝或花葉中，引誘鳥兒，要拍到鳥飛翔啄食的畫面，有些雀鳥連針帶蟲一起吞食，被鋒利的針尖刺到受傷，後果嚴重。有些拍友為了拍到稀有的蝴蝶，不但用糖水誘蝶，還把黏液塗在花朵上，把蝴蝶黏着，再無法飛走，拍完了，蝴蝶也無法再生存下去。

本地生態攝影對生態的破壞和蹂躪，其實遠遠不止餌誘拍鳥，也不限於黏液拍

蝶，有些行為，更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程度。

最近，香港觀鳥會發出通告，指出不少鳥攝者經常破壞生態的情況，通告說：「近日鳥況漸佳，很多人到塱原觀鳥和拍鳥，但不少農夫向本會及長春社投訴一些鳥友和攝影者（主要為攝影者）為求看到／拍到雀鳥，經常踩到農地中，部份人更不聽旁人勸喻，不肯走回田壆，甚至展開對罵。另外，亦有攝影者拖着手拉車在田壆上行走時，把農夫種在田壆上的農作物輾死。」

觀鳥會通告所說的全部都是事實，但卻描述得相當客氣，攝影者因為不懂，所以才會破壞農田，觀鳥會苦口婆心地勸說：「就算農地看似沒有種植農作物，亦請勿走入農地中，因為有些貌似沒有農作物的農地，可能是農友留菜種的農田，或者種了一些我們不懂的農作物。」

「另外，無論步行或拖着手拉車，請先看清楚田壆上有沒有農作物，如果不懂得分辨，又看見田壆上長滿植物，請繞道走其他田壆路，避免踐踏任何植物，招致不必要的損失。」

鳥攝者肆意踐踏農田上的農作物，真的是因為不懂嗎？我看未必。最近去了一趟塱原，有些鳥攝者絕對不是不懂，而是明知故犯。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踐踏生態

在塑原觀鳥拍鳥，例必看到一大堆鏡頭，對着一串凌空拔起的花朵，又或瞄準插在地上水裏的枯枝。花朵枯枝上，擺着誘鳥的小蟲，用鐵線穿起，用鐵針固定。這種情況，幾乎在每個觀鳥點都出現，但早已見怪不怪。

餌誘拍攝的鳥兒，都較為少見，冬天才來港一遊的候鳥，如藍喉歌鴝、紅喉歌鴝、北紅尾鴝之類。在鮮活食物的誘惑下，牠們通常都會被吸引過來，像在攝影棚一樣，幾乎是任由擺佈，擺出預期的姿態，乖乖就範，滿足鳥攝者的要求。

罕有鳥類出現，吸引的人會愈來愈多，窄小的田塱，擠滿了人，長炮短火，大小腳架，擺滿一地。遲來者無地容身，為了爭取有利位置，便連人帶架，站到田上。

城市人五穀不分，田上種些甚麼當然無法分辨。表面上好像甚麼都沒有，就以為是廢田一塊，在田裏走來走去，肆無忌憚地踐踏。

看不見田裏有甚麼，並不表示甚麼都沒有。不細心觀察，難以看出田裏有幼

苗，或泥底下有留下種子的植物，像蠻牛一樣在田裏橫衝直撞，還有甚麼生命能活下來？

不知道田裏種些甚麼，真的是沒有知識又不懂，這還罷了。親眼看見，農家為防拍友誤闖亂闖，在田的四周豎起小竹竿，再縛上膠帶，把整塊田圍起來。膠帶紅白相間，甚為搶眼，一眼就應該看出不應闖入田裏。當然，比起警方用藍白膠帶圍起的犯罪現場，沒有相同的權威，拍友們根本不放在眼內，跨過膠帶，壓倒它，甚至拔起竹竿，大剌剌的就站到田裏去。

攝影器材愈來愈專業，無論體積和重量都愈大愈重，為了減輕負擔，會放在類似行李車的袋子裏，這下植物可遭殃了，用腳踐踏、用行李車輾過，菜苗、種子都被踩躪得五勞七傷。不單在田裏，在田　也種了不少植物，番茄、矮瓜、秋葵等，也被恍如蠻牛的鳥攝者輾得踩得無法存活下去。

當有人提醒他們行為不當，要他們返回田塱，他們更會怒目而視、惡言相向，繼而破口大罵。須知道塱原是私人土地，農作物是農友們的財產和心血，亂闖私人土地毀壞私人財物已是犯罪行為，還死不悔改。生態攝影，應宣揚愛護環境，為何會成為破壞生態罪魁禍首？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歷史留名

歷史是勝利者寫的。當權力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時候，可以命令文武百官為其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甚至捧上神枱，叫天下百姓鋪天蓋地，對其個人崇拜。即使是最無法無天的暴君獨裁者，也對史官的筆，怕得要死。獨裁暴君可以運用權力，對不聽話不肯寫讚歌的太史簡和董狐筆一個又一個誅滅，但史官是無法殺光的，只要有一個史官肯講真話，獨夫的真面目就會無所遁形地暴露人前。

一旦權力盡失，獨夫的地位被推翻，樹倒猢猻散，從前的頌歌被發現統統是謊言，獨裁者馬上從神壇的地位掉下來，更會被踩得一錢不值。

任何人都逃不過自然的規律，即使能夠善終，叱咤一時的獨裁者，最害怕的，就是身後的惡評和罵名。因此，在還掌握權力的時候，就千方百計的掩飾自己的惡行，想方設法在臉上塗上各種油彩與胭脂。

在任者如果真的希望在離任下台後，仍能夠留下好名聲，為世人頌讚，不是語言偽術，不是弄虛作假，不是塗脂抹粉，而是為民眾做實事，為下一代建設美好的

未來。

（二零一四年）元旦遊行人數遠比預期中少，不知是否這樣的原因，令這位只有六百八十九人選出的小圈子特首得意忘形，又或故意向他看不起的港人示威，變得語無倫次。梁振英在網誌中，寫到在禮賓府的一項「小特首」活動：「我和二十三位小特首和他們的家長，今天下午在禮賓府的草坪喝茶交談。我經常說：政府的大部份工作，都是為下一代做的，因此我十分重視跨代合作。」

然後又說：「有小特首提到大家都關心的普選。我回應說：『二零一七年實現普選，既是我這位特首的憲制責任，也是歷史使命。我希望將來的教科書能說，普選是在我梁振英任內實現的。』」

「普選是在我梁振英任內實現的」，這句話當然不是隨口嗡臨時爆肚，而是深思熟慮經過計算才說出來，說明梁振英很介意身前身後，歷史留下甚麼名聲。

但當普選特首只是鳥籠民主，候選人要經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集體意志」的篩選才能出閘參選，這種徹頭徹尾的假普選，寫在教科書中，說「普選是在我梁振英任內實現的」，究竟可以名留青史，還是遺臭萬年？

二〇一四年一月五日

這麼好騙？

「我希望將來的教科書能說，普選是在我梁振英任內實現的。」驟聽，馬上起了一身雞皮疙瘩，非常難頂。梁特首要急着為自己塗脂抹粉樹碑立傳之猴擒情狀，赤裸裸的全無保留，簡直令人歎為觀止。

梁特首這句話當然不是鬧着玩，也不是臨時想出來的，是經過深思熟慮，甚至與左右智囊商討後，才在「小特首」活動中宣之於口，然後再寫在特首網誌上，為的是立此存照。他日「特首普選」一旦成事，梁振英必定會運用權力，把他的名字寫在官方文件和書籍中，然後中小學的教科書也必然會擦鞋唯恐不及，大樹特樹梁特首的權威，大讚特讚梁振英對推動香港普選的偉大貢獻。

權力和地位，對政客來說，有如會上癮的春藥。單單手握大權還遠遠不夠，還要將政績寫在官方史中，流傳後世，名頌千古。梁振英的教科書論，猶如把「權力是春藥」這幾個字寫在臉上。政改領軍的林鄭月娥也說：「我都希望教科書裏面也會順帶講下香港行政長官普選都是在我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任內實現

的。」這是諷刺，還是嘲笑。但無論是北京阿爺們也好，梁振英或政改三人組也好，他們是真的不知道，還是詐傻扮懵，以為香港人追求了三十年的民主普選，就只是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只要給每個選民派一張選票，給你們有機會投票給北京阿爺們揀出來的幾個候選人，在選票上圈出一號梁振英、二號陳振英或三號黃振英，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三十年的特首普選，終於大功告成，香港人就心滿意足了。

北京阿爺們有這種想法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受他們直接管治的大陸人民，從來未試過貨真價實的選舉，連一張真正的、有效用的、會影響選舉結果的選票，他們都未見過，沒有嘗過投票的滋味。只要給一張有幾個候選人的選票讓他們有所選擇，已經感恩戴德了，他們不一定會追問這些候選人如何產生？在哪裏橫空出世？

經過選舉洗禮的香港人，隨便塞幾個候選人出來，不去問他們產生的方式是否合法，我們都會接受？香港人是這麼好騙的嗎？

我寧願原地踏步，也不要讓梁振英或A貨假普選，出現在教科書上。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

終於輪到《明報》了

《明報》突然換老總，社會反應強烈。跟一位資深傳媒人聊起，他卻沒有太大擔心，表示老闆入主《明報》十九年，編輯方針沒有改變，「希望今次變化也不會影響。」

我倒沒有這位資深報人的樂觀。我是《明報》的長期讀者，學生時代開始看，工作後定期訂閱，是晨早派到門口，打開鐵閘，急不及待要看看今天是甚麼頭條的那種百分百忠實讀者。

後來在《明報》寫評論、開專欄。雖然近年不少人對《明報》的編採方針時有批評，梁振英上場，更有人將其歸類「梁粉」，但我總是抱着支持的態度，疑點利益盡量歸於《明報》，認為《明報》雖有瑕疵，但瑕不掩瑜，不少大新聞，仍做得非常出色。《明報》仍然是一份值得買、值得讀、值得寫的報紙。

但突換老總，我對《明報》的看法動搖了。空降一位對香港全不熟悉，連政治生態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的東南亞人做老總，固然是匪夷所思，但拉闊來觀察，會看到《明報》換老總，絕不偶然也並非個別，而是政治和媒體大氣候的一部份，傳

媒受到操控，陸續變成河蟹，非自今日始，也不會明天就結束。叫人痛心的是，終於輪到《明報》了。

兩年前（二零一二年）我被迫離開港台烽煙節目，只是整個傳媒大氣候的一個小插曲，關注了一陣，很快就淡了，不少傳媒人和記者團體，也認為這只是節目改革，屬港台編輯自主，難以插手，不好出聲。工會組織瞻前顧後，結果成了幫兇。

在這之前，老牌中文報紙被收購染紅。英文大報換上政協老總，獨立思考的記者編輯陸續離開，《南早》被揶揄《紅早》，議論了一陣，又是很快就淡了下去。

特首選舉期間，資深中國評論員劉銳紹的文章被改到體無完膚。音樂人周博賢最近在建制報紙的專欄，「梁振英」三個字成為敏感詞被刪走，已經沒有多少人關注了。

發生DBC事件，大多數傳媒，包括《明報》，只當成是商業糾紛，有些更幾乎不聞不問，政總萬人集會，只有幾百字放在報紙屁股。一宗關乎言論自由的重大事件，在媒體的冷漠下，很快就在香港人的視野消失。

這遠遠不是事情的結束，而是剛剛開始。可憐的是，對如此惡劣的處境，善觀政治形勢的媒體人，是無動於衷，還是視而不見？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寸土必爭

香港傳媒生態急劇沉淪，事例罄竹難書，數極也數不完。港台自從政務官主導，電台部早已歸順，電視部只作垂死掙扎；《南早》換了個政協老總，敢言編輯記者主管相繼離開，變成《紅早》；《成報》幾經易手，內地資本收購，取向和作風有目共睹；香港一些老牌報紙股權仍由香港人持有，但已成建制喉舌，變了宣傳工具；兩個免費電視台，一個被內地資金購入，慘變零收視，更是醜聞不絕，成了笑話。另一個變成一隻徹頭徹尾的河蟹，比內地傳媒還要聽話，溫馴如羔羊，自我設限自我審查已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最後，只剩下兩份中產報。以評論見稱的財經報紙《信報》，在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地位，創辦人林行止賣盤，財團收購，評論水平急速下降，愈來愈多似是而非陰陽怪氣的評論。後來更將總編調任網絡，主筆離開，政情編採團隊大換血，水平一落千丈。好在還有林行止、練乙錚的定期評論維持水準，立場仍然企得很硬，但兩人先後透露，在政治低氣壓下可能封筆，情況叫人擔憂。

舉頭望去，四野無人，只剩《明報》了，令人心寒。《明報》變天，是香港政治和傳媒大氣候使然，雖說是遲早要來，逃不掉，避不了，但如果還像以往一樣，逆來順受，裝睡扮懵，再不挺身反抗，香港的傳媒，將會徹底沉淪，再無翻身之日。

在網上，在電台煙煙，看到很多斥責指罵《明報》的言論，說《明報》早成了「梁粉」，社論左右逢源，立場搖擺。論壇版充斥着很多令人噴飯水平參差的奇談怪論。更有人翻出舊帳，當年高鐵爭論激烈，老總接受政府的安排，坐內地高鐵以記者身份採訪，盛讚高鐵如何舒適安全，為香港興建高鐵背書。有網民聽眾咬牙切齒，對主流傳媒已經死心，從今以後只看只聽新媒體。

《明報》絕對不是一份可以毫無保留地衷心擁護的完美報紙，但也不是一個死不足惜，必須除之而後快的本地媒體。《明報》的中國新聞、調查報道，堪稱冠絕全行，為人津津樂道。言論平台開放，不同意見百家爭鳴，可以筆戰，也是《明報》僅有。

香港人，守護我們的平台，即使是丁點空間，也要寸土必爭。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開天窗

李柱銘在《明報》專欄「法政隨筆」開天窗，其性質雖與八九「六四」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開天窗有所不同，但對《明報》讀者，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李柱銘此舉，為《明報》的五十多年歷史添上一筆，這一筆是光彩還是恥辱，全在《明報》管理層的一念之間。

《明報》作者，包括我自己，近日都寫過《明報》換老總風波，有些是感性回憶《明報》的人和事，有些毫不客氣批評《明報》管理層決定的不智。「豆腐」專欄的七、八百字，統統不及「黑手蓋日月本報頓失明」十個字來得震撼。

雖然就只有這麼的十個字，下面是一片空白，甚麼都沒有，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生怕漏了甚麼，反覆咀嚼，確保沒有理解錯誤。我拿着報紙，久久無法放下，心裏翻滾着，不能自已。

連日來，對《明報》風波的討論，《明報》高層很在意、很不滿。「有些同事利用外邊的人攻擊公司，用電台等破壞公司」、「我們的報紙又有人訪問外邊的人批評老闆」、「又找作者寫文章攻擊我們」。以上內容，白紙黑字登在《明報》的

新聞版面上。

如果這是高層的真正想法，李柱銘「黑手蓋日月本報頓失明」的天窗，肯定是「罪大惡極」了，按照高層的邏輯，這不正正是批評、攻擊和破壞《明報》嗎？由李柱銘決定要開天窗，只交了十個字標題給編輯，到這個開了的天窗給刊登出來，要經過多少道手續？多少個編輯過目？根據高層的邏輯，他們豈不都成為了李柱銘的「共犯」，會面臨秋後算帳？

如果《明報》高層真是這樣想，我認為他們大錯特錯了。沒錯，不少《明報》作者，用《明報》的版面，對換總編的決定提出異議，但他們的批評，絕對不是攻擊和破壞，剛剛相反，他們都是愛護《明報》、珍惜《明報》，希望《明報》維持編輯自主，秉持公正形象，希望「公信第一」的美譽能失而復得，希望《明報》是一份有堅持、有脊樑、有風骨、有報格，受知識分子尊重的一份報紙。

傳媒不是老闆的私產，而是社會公器，《明報》換總編已成為政治社會事件。《明報》之獨特，在於容許百家爭鳴，不同政見可以筆戰。如果《明報》的版面不容許作者討論這樁與香港利益攸關的事件，把不同意見禁絕，《明報》還是《明報》嗎？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滅聲封我筆　不屈人自明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新聞自由只是老闆的自由？

三十多年前入行傳媒，已聽過新聞老行尊講過類似的說法。我把這話貼在卡片盒上，放在枱頭，每天返工，對着念念有詞，戲謔一番，提醒自己。

原話是英文，是一位美國資深新聞工作者的名言：「新聞自由的唯一保證就是擁有新聞機構」，這是典型的美國式自嘲，或許道出了要維護新聞自由的殘酷事實。美國把新聞自由幾乎放在第一位，有關權利寫進了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官司，成為一個又一個經典案例，提醒後人他們應擁有的權利和自由。

有抱負的新聞工作者，不會輕易認命，甚麼事情都是老闆說了算，除非斷了氣，否則會據理力爭，要求傳媒老闆按新聞規律辦事。

這句說話傳到香港華人社會，顯然被扭曲了，變成「新聞自由是老闆的自由」。據悉，《明報》的創辦人查良鏞先生，也說過類似的話，於是，有人將之理解為：甚麼是新聞自由，查先生是老闆，由他一個人說了算。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查良鏞先生也講過「事實不容歪曲，意見大可自由」，那麼，如果「自由的意

見」和「老闆的意見」相左，是否就不能刊登呢？如果報道的全都是事實，但老闆不高興，或影響他與權貴的關係，影響生意和廣告收益，是否就可以把與社會利益攸關的重要新聞，隨意槍斃掉？

「新聞自由」當然是複雜的，不是三言兩語講得完，但也絕對不能將之簡化為「新聞自由只屬於老闆」，一切由老闆說了算。

即使是最自由的西方社會，新聞自由都不是天掉下來的，無時無刻不在媒體老闆、新聞工作者、政府和權貴之間角力和拉扯，有時權貴財團贏，但也有新聞工作者大獲全勝的時候。五角大樓文件、水門事件，還有大大小小媒體與權貴角力的故事，不少都是峰迴路轉，扣人心弦，可歌可泣，這些西方報業史或報人回憶錄，值得我們細讀，教我們用怎樣的策略，堅守陣地，堅持下去。

沒錯，媒體是私人企業，與老闆的生意利益人脈關係都可能糾纏不清。但更重要的，傳媒不只是老闆的私產，而是公器，要為公眾利益服務。如果報紙老闆把自己的角色定位都搞清楚，自然知所行止，底下的人，也不會亂來。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請不要傷害讀者的感情

包括我在內的香港《明報》四位專欄作者開天窗，抗議加東《明報》抽走提及《明報》換總編的稿件，本來預計，四個天窗仍會繼續日月無光，不見天日。但開天窗的翌日，朋友第一時間報料，加東《明報》把四個天窗原封不動保留，確實令我相當意外。加東「當地負責同事」從善如流，對不起，應該是錯而能改，算是向正確方向行了一小步。但不能確定的是，這一小步，是否會為日後更大的動作做準備。

香港《明報》負責人解釋，加拿大版與香港版，面對不同的市場和讀者，讀者的需要應由當地同事判斷。又有管理層回應指，兩地讀者群不同，加東有較多大陸新移民讀者，而且兩報獨立運作。

我不明白的是，新移民讀者與抽起提及《明報》換總編的專欄，究竟有何因果關係？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香港也有愈來愈多新移民，為了面對這個市場，香港《明報》是否遲早與加東《明報》看齊？

這個說法，立即引來不少加拿大讀者的反彈，我收到多封電郵，憤怒之情，溢於言表：

讀者問：「香港與加拿大的《明報》讀者群有何分別？」然後用英文繼續寫道：「今天，我已改買另一份在多倫多暢銷的中文報紙，這是我過去二十年的第一次。」署名：失望的前《明報》讀者。

另一位譚先生，電郵只有一句：「我是加東《明報》讀者抗議抽稿行為不尊重讀者。」

還有一位是經常來郵發表看法的讀者：「我是加東版的讀者，我十多廿年來一直訂閱《明報》，就是要看齊香港《明報》副刊內的每一篇文章。在加東《明報》抽起副刊專欄，就是貨不對辦，就是欺騙加東讀者。我絕對相信這是出自××××，或是《明報》高級管理層的指示，而不是所謂由當地同事判斷。《明報》管理層現在的反應及辯護，使我感覺到愈來愈不是味道，愈來愈顯得坊間的各種傳言愈可以相信了。」

這位讀者還特地把拍下加東版《明報》的相片，傳給我參考，如此認真熱情的讀者，能不令人感動嗎？還有一些更激烈的批評，不方便在這裏公開了。

寫出幾位加拿大讀者的電郵，目的並不是想令甚麼人尷尬，而是希望《明報》的管理層知道，真的有很多很多幾十年來從不間斷看《明報》的忠實讀者，請不要再傷害他們的感情。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戀童癖教幼稚園

名牌幼稚園聘請首席英文老師，千揀萬揀，終於從外國請了一位學歷超高經驗豐富、又有幼兒教育學位的洋人。正當校董會和校長都深慶得人之際，有家長在互聯網人肉搜尋，發現這名洋人身份可疑，再追查下去，原來此君有戀童前科，已經入了黑名單，被禁再做與兒童有關的工作，在當地無法立足，遠渡重洋，尋找機會。

消息傳出，老師家長登時嘩然。尤其一眾家長，憂心忡忡，豈會親手送自己的寶貝兒女進入狼虎之口，紛紛向校長提出交涉，希望學校收回成命。

校方與該老師早已簽妥合約，毀約要大額賠償，更可能被告上法庭索償精神損失。鑑於群情洶湧，校長與家長老師關注組開會，極力安撫，說此君雖有戀童前科，但罪行不算嚴重，並且已經受到懲罰，為何不再給他一次機會改過自新？

校長更說，況且，這位首席老師還未上任，還未有任何表現，你怎知他的作風能力如何？馬上判定他會再犯戀童罪行，是否過於武斷？屬於未犯先判，完全違反

法治常識。

家長老師關注組無法接受校長的歪理，發起抗議行動，訴諸輿論，集體穿上黑衣，在學校前舉行靜默集會，打出「守護兒童」的橫幅，要求確保學校是兒童快樂安全成長的淨土。畢業同學亦組成舊生會，聲援老師和家長。

學校高層與關注組再開緊急會議，席間，有校董指摘老師這樣做影響學校形象，聯同外人做出傷害學校聲譽的行為，絕對不能接受。亦有校董表示，我們是一間私人機構，由股東出資營運，做得有聲有色，成為區內首屈一指的名幼稚園，證明我們的辦學理念深受家長歡迎，現在連請一位老師都沒有權力，都不能自主，還成甚麼世界？此君雖有戀童前科，但家長和老師根本不用擔心，有校長、副校長和其他老師看着他，眾目睽睽，應該不敢再犯。校長再強調，這位老師請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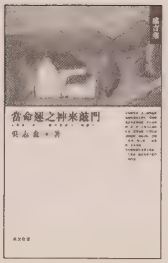
也有家長力排眾議，在校門貼出小字報，寫道：你們這些人有沒有胸襟？為甚麼不給人家先做做，看看會不會再犯，才下定論？人家未上任，你們就這樣做，與集體凌遲有甚麼分別？……

以上情節，相當離譜，全部虛構，如有雷同，實屬悲劇。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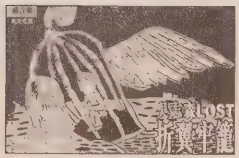
吳志森◎作品
感言集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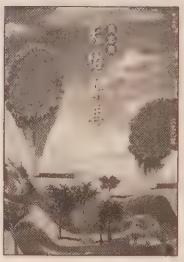
《天堂沒有豆腐渣》

《這一天終於來了》



《折翼牢籠》

《我沒有敵人》



《天佑香港》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___本（每本港幣52元）（連郵費）
	《天堂沒有豆腐渣》	___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折翼牢籠》	___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我沒有敵人》	___本（每本港幣64元）（連郵費）
	《這一天終於來了》	___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天佑香港》	___本（每本港幣62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掛住太后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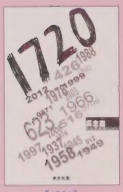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吳志森作品

《英治時代》

《這一天，終於來了》



《1720》

《我沒有敵人》

《天佑香港》

《識言治港》

《父女同郵 1》

《父女同郵 2》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話到口中留幾句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9954623 6

…的體制如此脆弱，四十年基礎，一個貪官、一個貪汚就可以徹底打爛，…？

…，人以群分。從梁振英身邊的人連番出事看來，孟嘗君被指「雞鳴狗盜出…不也可以應用在當朝政府身上嗎？

…段改變制度，爭取合理權益的行為，在民主文明的社會，根本就是家常便飯。指摘這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翻版，只是夏蟲未見過冰是甚麼模樣。

- 演過《頭條》的幾個角色，沒有一個比太后更深入民心，街上碰到觀眾，都會很熱情地拉着拍照，太后前太后後，說很喜歡這個角色。這個奇醜無比的女人，究竟有甚麼吸引力，會令觀眾掛住太后？
- 《明報》絕對不是一份可以毫無保留地衷心擁護的完美報紙，但也不是一個死不足惜，必須除之而後快的本地媒體。香港人，守護我們的平台，即使是丁點空間，也要寸土必爭。

——吳志森

從是處讓三分

DS
796
H757N455
2014
c.1
CHKL

：陳安迪

¥ 978-962992357-0 88
9 789629 923570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619 $88
ISBN : 978-962-992-357-0
Printed in Hong Kong